



續名醫類案卷四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傷風

孫文垣治王祖泉乃眷朝飯後稍寒惡風發熱，傷風遍身疼

痛，汗大出不止。傷風則有汗口中熱，腹中不知饑，小水短，肺金不利

而汗多也六脉皆濇。營衛不和投以白芍五錢，白朮二錢，桂枝黃芩

各一錢，甘草八分。二帖汗止，寒熱除去。白朮加當歸，身痛

亦愈。

費一吾六弟婦遍身痛發熱汗大出昏如醉卧不能起孫
診之兩寸短弱六脉皆數而無力此勞倦之餘故汗大走
也身痛發熱不僅傷風黃耆三錢白芍四錢甘草一錢五分桂皮八
分當歸一錢石斛二錢與前藥俱就建中加減
孫於雜症多用此方一帖熱除
痛汗皆止惟倦不能起前方加人參陳皮兩帖而痊

一婦人先傷風發熱咳嗽二月乃分娩熱尙未退食雞汁肉
等太早嗽熱愈盛已八日矣胸膈脹痛頭痛口渴大便秘
肺氣壅而
血液燥也咳出之痰色黑而臭小水短少脇下扯痛氣逆
而喘不得卧左脇不能着席汗出不止症甚危以瓜蔞五
錢蘇子一錢枳殼酒芩各六分前胡桔梗各五分甘草三

分薑三片，製方服之。胸膈之痛減半，喘少定。再進藥，大便
用蜜導下。就方加減服之，熱盡退，諸症尋愈。

8

胡鏡陽尊堂，年七十二，脾泄十五年不愈。近加吐紅咳嗽，痰
多不易出。肺金壅滯可知申酉時潮熱，胸膈壅塞，不能就枕。飲食
大減且惡風，終日坐幔中。諸醫謂發熱吐紅，法當寒涼。脾
泄多年，氣虛老邁，法當溫補。二症矛盾，難於投劑。身熱脈
大，又血家所忌，束手無策。皆辭去。孫診之，兩手脉皆浮洪
而數，皆帶滑。攏脈洪數爲熱，滑爲痰，浮爲風邪在表。以傷
風故惡風，法當清解，可無恙也。謂二病矛盾者，暗於先後
也。夫脾泄已久，未嘗爲害。新病熱熾，宜當速去。所謂急則

治標俟邪去後補脾未晚。且潮熱爲風邪所致之熱。非陰虛火動之熱。吐血乃當汗不汗之血。非陰虛火動之血。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當汗不汗。邪鼓血動。但得表解。斯熱退血止矣。胡曰。昔老母過錢塘。遇風濤受驚。因發熱咳嗽。血出痰多。今以公言質之。誠由風邪起病也。用蘇子麻黃薄荷解表爲君。枳殼桔梗桑白皮瓜蔞紫苑貝母消痰治嗽爲臣。酒芩甘草爲佐。二帖五更微汗而熱退。胸膈不壅。嗽亦少減。血止大半。始進粥。次日減麻黃加茯苓。夜服七制化痰丸。嗽亦減半。自是不惡風而去。慢矣。前方減枳殼加苡仁。調理而安。

減枳殼加苡仁、調理而安。

黃履素曰。予弱冠患傷風。不謹床第。每晨起卽鼻中流涕。竟日痰不絕口。留連月餘。遂見痰中縷血。遺害無窮。諺云。傷風不醒結成勞。蓋金水二藏。情關子母。金傷則不能生水。子瀉則其母愈虛。水不能制火。火乘金而金益敗。此虛嗽之症所由成耳。信乎。傷風雖小病。最不可不慎者。故補脾保腎。乃養生家第一義。而肺病極宜斷色慾。相關相應。捷於影響也。

又曰。予臨塲慮不耐風寒。合玉屏風散服之。反自汗津津不止。益防風與黃耆各等分之謬也。本草云。黃耆得防風。其功愈大。用黃耆七分。分配防風三分。斯得之矣。凡傷風未經和解。此方斷

不可服

慎之

喻嘉言治石開曉傷風咳嗽未嘗發熱自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診之見其頭面赤紅躁擾擾不歇脉亦豁大而空謂曰此症頗奇全似傷寒戴陽症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參附子等溫補下元以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爲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寧片刻又爲牀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服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由云連服麻黃藥四帖遂爾躁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戴陽症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

陽易於上走矣

傷風而服麻黃至四劑卽壯實人亦不能無害矧下虛者哉

惟按原

雖似風實非傷風乃下元根久虧腎水泛濫以爲痰浮陽衝激而成嗽也今夏余偶診高石泉之脈左關尺浮絃而空因謂其仲郎雋生曰令尊之脈甚可慮也旣而無恙迨雋生舉于鄉計偕有日而石泉陡患傷風馮某爲之解散次日便瀉多次黃某爲之分清第三日痰升氣逆自覺脣腫不能吸飲速余視之脣何嘗腫而舌色晦黯無津脈似蜘蛛絲欲絕乃陰脫於下陽越於上也藥不能追已而果逝洪張伯孝廉令堂病同此余一視而決其不治蓋雖似傷風而脈先虛促難尋也旬日果敗皆十二月春前事也聞許吉齋山長秋分後傷風數日而亡諒亦此類耳

8

盧不遠治嚴忍公內人病發熱無汗

傷風亦當浮多無汗

嘔吐不止脉反

沉弱

傷風脉當浮今沉故曰反

人皆以爲少陰症盧脉之沉弱中獨右

關表弦而中滑蓋風邪挾胃中水飲停積所致用乾葛半

夏吳萸黃連急煎緩服嘔吐遂止而熱轉盛復診視脈勢

欲浮。命其進粥。皆不敢。再三強之。呷濃米飲半杯。遂有汗而熱平。再進薄粥。汗多而熱退。乃問曰。風寒之邪。世俗大禁飲食。今啜粥而熱退何也。曰。風之與寒。原自有別。世益溷之耳。仲景桂枝湯治風。服已啜粥。古人之精義也。蓋風者木也。木克土。脾胃受之。仲景治法妙在不治風木。但令濕土氣行。而風木之邪自散。今熱轉盛。而脉勢欲浮。是風邪欲散也。非穀氣揚溢。則胃力孱弱。汗何從來。是借桂枝之義。以除風邪之不能汗者。

○按傷寒及感症。日久津液既枯。不能行汗。得大三才一氣湯一服。乃蒸變爲汗而愈矣。若多服風藥。及香燥等。

藥入必大作脹一二時許然後來蘇後賢以此爲內訣之竒子謂仍是仲景啜粥法耳後人安能越古人之範圍哉

吳孚先治盧敬菴暑月感寒服羌防發散汗出已愈後復感冒又用發散旋愈旋感前藥不應吳曰屢散不愈肺氣已虛徒攻表而不救表風邪乘虛而入無已時矣方用君黃芪五錢實肺氣以固衛佐防風一錢助芪力以祛邪玉屏風散如是則舊邪無所容而新邪無可入也二帖而痊

愚謂傷風一症殊非小恙有寒燠不時衣被失節而成者此必鼻塞聲重咳嗽多痰在元氣平和之人卽弗藥

自愈。若在腎水素虧，肝火自旺者，不過因一時風寒所
束，遂作乾咳喉痛。此外邪本輕，內傷實重，醫者不察，肆
行表散，致鼓其風木之火上炎，反令發熱頭痛，繼又寒
熱往來，益與清解，不至十劑，肝腎與肺三藏已傷，損無
遺，久者周年，近者百日，溘然逝矣。而世俗談者，咸以傷
風不醒便成勞爲言，噫！彼勞者，豈真由傷風而成也耶。
愚哉言也！當易之曰：傷風誤表必成勞耳。雄按損由外
感而成者甚多，雍乾間歙人吳澄字師朗著不居集一書專論外損，自成一家，惜用藥未盡善耳。

柴嶼青曰：乙丑新正，張妹婿家人之婿董四患傷風，來寓求
診，卽決其不治。內人曰：彼少年麤人，傷風小病，何遽若此？

柴曰脉象已敗不可爲也後果然。此必肝腎大傷之候也

張三錫治一人傷風自汗發熱不止自以爲虛服補中益氣湯熱轉劇診之脈弦而長實有力與升麻葛根湯倍白芍加桂枝少許一劑汗止熱退治法

一人瀉而左脈浮急自汗鼻塞乃傷風作瀉也與五苓散加防風白芷升麻葛根薑葱煎服全上

陸肖愚治吳遜齋夫人年六旬外素有脾泄之症三月間患咳嗽吐血痰多而咯之不易出日潮熱胸膈支結不能就枕畏風寒或以脈數吐紅身熱咳嗽皆血虛火盛也與養血清涼泄未已而痰壅益加更醫以高年久瀉用六君子

君往伏使
与孫文博
治胡後陽
考寒葉相
仿

瀉未已而痰壅殊甚二醫商治一以吐血不宜身熱脉大一以泄瀉不宜身熱脉大俱辭不治脉之左寸關浮洪右寸關滑數兩尺弱此表邪不清也蓋脾泄乃宿疾吐血乃表氣之鬱矣詢之果受風數日後而病作用炒黑麻黃蘇葉前胡解表爲君杏仁蘇子陳皮利氣爲臣桑皮片芩花粉石膏清熱爲佐甘草桔梗散膈和中爲使二劑後微汗症頓減去麻黃蘇葉石膏加白芍茯苓二劑症如失與丸方治其脾漏人參白朮茯苓爲君白朮霞天麴爲臣炙草乾薑砂仁爲佐棗肉神麴糊丸以爲使服數旬而痊

陸祖愚治陳理刑因勞頓後頭疼鼻塞咳嗽胸膈不利咽乾

身熱行動卽有微汗、有痰不能咯出、兩寸浮弦而數、左關弦緊。右關弦滑、兩尺平和。先用疎解和氣二劑、繼入養血二劑。二三日間諸症頓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素清苦、勤於女工、因感風邪、自用表散之劑、反朝寒暮熱、自汗盜汗、形氣甚虛、其脈或浮洪、或微細。其面或青白、或痿黃。此邪去而氣血愈虛也。用十全大補湯三十餘劑、漸愈。又用加味逍遙散兼治、半載而痊。

○秀按傷風誤表多成勞損、觀此可鑒。

林觀子治一婦人、浴後被風、遂自汗出身熱、然無頭痛體痛、惡風諸症、旬日來雜治皆不效、其胸以上痞隔、漸至渴飲

探吐法

到喉而止。脈之關以上微浮。此喉蒂散症也。其人素虛。與桔梗蘆一兩煎服。到咽一吐。悉涎濁酸穢之物。又與一服。再得吐。始快然。熱除。調理數日而安。

毛氏子傷風喘嗽。復以飲食起居失調。遷延轉劇。診之。面色枯白。夢泄不禁。飲食減少。喘嗽發熱。兩脈虛微。知其喘爲真氣上脫。熱爲陽氣外散。不與陰氣純虛者同。面色枯白。不爲虛而爲榮也。飲食減少。脾胃氣弱而不化也。夢泄不禁。腎藏氣衰而不固也。此皆本氣爲病。用人參二錢。黃耆三錢。肉桂五分。炙草五分。茯苓一錢。半麴一錢。橘紅八分。服數劑。喘漸平。熱漸退。隨與大造膏調理。飲食進而神

行矣

亥仲歲

旺如初

麻黃不
妄用

朱翰文偶患風寒小疾。或以麻黃大發其汗。汗出不止。遂致語言短怯。神氣不收。面色枯白。時有寒熱。已瀕危。診其兩脈微濶而虛。虛則氣少。濶則陰傷。此元氣津液兩傷之候也。傷風小症。何遽至此。蓋以麻黃辛甘氣溫。爲傷寒發汗重劑。今不當用而用之。不特刼其津液外亡。并元氣亦因而脫矣。治法宜陰陽兩補。用人參、製首烏、茯苓、白芍、丹皮、甘草、廣皮、半夏麴等三劑。脉象有神。諸症漸已。漸加耆朮而安。

與喻嘉言
案合宗

劉雲密曰。丁酉臘人病頭痛惡風。鼻出清涕。兼以咳嗽痰甚。

一時多患此。用冬時傷風之劑而愈者固多。然殊治者亦不少。蓋是年君火在泉。終之氣乃君火。客氣爲主氣。寒水所勝。經曰。主勝客者逆。夫火乃氣之主。雖不同於傷寒之邪入經。然寒氣已逆而上行。反居火位。火氣不得達矣。所以雖同於風。投以風劑如羌活輩。則反歟。蓋耗氣而火愈虛也。至於桂枝湯之有白芍。固不得當。即桂枝僅泄表實。而不能如麻黃能透水中之真陽以出也。故愚先治其標。用乾薑理中湯佐五苓散退寒痰寒水之上逆。乃治其本。用麻黃湯去杏仁。佐以乾薑人參川芎半夏。微微取汗。守此方因病進退而稍加減之。皆未脫麻黃。但有補劑不取。

汗矣病者乃得霍然

聶少吾曰一友以醫自負稟性素熱慣服涼藥在京朝覲因傷風久咳求治於予予曰咳因風寒必先除寒邪而後可以清熱先用桑杏麻黃防風等藥彼自是已見以爲素不用燥藥單用梔芩花粉等涼劑服多一日聲啞不出復求治乃戒之曰公能任吾意用藥勿參己見則聲可立出若必自用不敢與聞彼不得已而聽予因與加味三拗湯一劑畢而聲出矣杏仁二錢生甘草五分羌活桔梗各八分防風八分一錢生薑三分水煎帶熱服

魏玉橫治孫敦夫女十歲許冬日感冒微嗽耑科與發散太

過反致身熱不退。更醫投六君子加炮薑五味一劑。熱退矣。而咳嗽轉甚。下利頻併。裡急後重。中有白膿。醫以熱退爲藥對症。再與之。則面赤口燥。惡食不眠。余適診其大父。因求視。脉之虛而馳。曰四劑可愈。然必少衄血。與生熟地。杞子各四錢。天麥冬。黃仁各錢半。乃詫曰。今病已洩瀉。又從而滑利之。寧不增劇乎。余笑曰。第服之。病自減。乃始進半鍾。覺咳嗽稍瘥。遂連進二劑。果愈四五。再以前方加酒芩。酒芍各一錢。不二劑衄血一小盞全安。或問故曰。兒稟素弱。所病卽俗名火傷風也。不治亦愈。乃以荆防廣半芎蘇前桔諸燥藥。鼓動三焦之火。至陽擾而熱盛。後醫謂虛。

蘇前桔諸燥藥。鼓動三焦之火。至陽擾而熱盛。後醫謂虛。

是矣。宜以甘寒潤澤與之。則症自平。乃用六君燥補。加以炮薑之辛溫。五味之酸斂。藉人參之力而熱退。其內燔之火盡入於肺。若傷寒傳裏。然肺熱甚。則下迫大腸而爲痢矣。其中白膿。乃燥金壅熱所化。與痢疾正同。茲但養其榮氣。潤燥清熱。病自愈也。又問。何以知其當衄。曰。初時下痢。則火從下泄。痢止餘熱反走諸絡而上溢。否則炮薑五味之性。何由稍釋。其衄也。亦猶傷寒陽明熱邪。得紅汗而解矣。

尤在涇曰。評熱病論云。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强上冥視。

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治之奈何。曰。以救俯仰。巨陽引精。

寒勞病
難治之理

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清黃涕。其狀如膿。
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者死矣。讀
此可悟傷風不解成勞之故。勞風者。既勞而又受風也。勞
則火起於上。而風又乘之。風火相搏。氣壅於上。故云法在
肺下也。肺主氣而司呼吸。風熱在肺。其液必結。其氣必壅。
是以俯仰皆不順利。故曰當救俯仰也。救俯仰者。卽利肺
氣。散邪氣之謂乎。然邪氣之散與否。在乎正氣之盛與衰。
若陽氣旺而精氣引者三日。次五日。又次七日。則青黃之
涕從欬而出。出則風熱俱出。而肺無恙矣。設不出。則風火
留積於肺中。而肺傷。肺傷則喘欬聲嘶。漸及五藏。而虛勞。

之病成矣。今人治勞。日用滋養。而不少益者。非以邪氣未
出之故歟。而久留之邪。補之固無益。清之亦不解。虛勞病
之所以難治也。

徐靈胎曰。凡人偶感風寒。頭痛發熱。欬嗽涕出。俗謂之傷風。
非傷寒論中所云之傷風。乃時行之雜感也。人皆忽之。不
知此乃至難治之疾。生死之所關也。蓋傷風之疾。由皮毛
以入於肺。肺爲嬌藏。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
出。太熱則火燥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精液。
太洩則汗出而陽虛。太澁則氣閉而邪結。并有視爲微疾。
不避風寒。不愼飲食。經年累月。病機日深。或成血症。或成

肺瘦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誤治之害不可勝數。諺云傷風不解變成勞至言也然則治之何如一驅風蘇葉荆芥之類二消痰半夏象貝之類三降氣蘇子前胡之類四和營衛桂枝白芍之類五潤津液棗仁元參之類六養血當歸阿膠之類七清火黃芩山梔之類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類八者隨其症之輕重而加減之更加以避風邪戒辛酸則庶幾漸愈否則必成大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乾薑之類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類則必見血既見血隨用熟地麥冬以實其肺卽成勞而死四十年以來我見以千計矣傷哉

懷孕傷風
欬

張路玉治姜如農長媳患風熱咳嗽無痰灼熱自汗而懷妊

七月先曾服和解清肺藥二十餘劑其咳轉劇胎漸不安
診之六脈皆濡大無力右手寸關獨盛而濶曰此熱傷肺
氣也反與和解藥逼汗出致肺氣益燥而咳逆愈甚不得
已復用苦寒折之則火轉鬱伏而不散也遂用大劑萎蕤
及川芎杏仁白微甘草取萎蕤湯之半更以當歸桔梗五
味黃芪益氣生津因以欬肺二劑汗止欬減胎亦向安更
加生訶子皮一劑而痊

○郁金巖勞役後傷風自汗胸滿痰結欬出青黃涕大如彈丸
此卽內經所謂勞風法在肺下也與茯苓桂枝白朮甘草
湯以治之

湯加薑汁竹沥二劑而安。又治宋襄之女，素多鬱乾咳，春間感冒風邪，欬逆愈甚。以小建中湯用蜜煎生薑，加蜜煎橘皮外，邪卽解，而欬不止。次以逍遙散，仍用蜜煎薑橘，更與異功散，用蜜製白朮薑橘而安。

○吳佩玉女傷風咳嗽，自用疎風潤肺之藥，轉加嘔渴咽痛，診之六脉浮滑應指，作半夏散與之，三啜而病如失，或問咳嗽咽痛而渴，舉世咸禁燥劑，而用半夏卽效何也？曰：治病必求其本，此症風寒邪挾飲上攻之暴迫，故用半夏桂枝以開通經絡，迅掃痰涎，兼甘草之和脾胃以救津液，風痰散而營衛通，則咽痛燥渴自己。設用清潤滋其痰濕，經絡

愈。回津液愈結。燥渴咽痛愈無寧宇矣。近世治風寒咳嗽。
雖用表藥。必兼桑皮黃芩花粉甚。則知柏之類。少年得之。
必種吐血虛損之根。中年以後得之。多成痰火喘咳之患。
初時元氣未衰。邪熱暫伏。似覺稍可。久之真氣漸傷。轉服。
轉甚。及見吐血。則不問何經臟腑。屬火屬傷。血之散結色。
之晦鮮。瘀之有無。概以犀角地黃寒涼止截之劑投之。致。
血蓄成根。向後或兩月一月一發。雖日服前藥不應矣。嘗。
見一人患項腫發熱。延傷寒家視之。則曰大頭傷寒。以表。
藥發之。并頭亦脹。確大頭無疑矣。病家以其治之益甚。另。
延雜症家視之。則曰濕熱痰火。以裏藥攻之。則頭與項前。

病隨舌變

左半皆消。但項後右側偏腫。則又確乎非大頭而爲雜症矣。病家以腫在偏旁。疑爲癰毒。更延癰疽家視之。則曰。對口偏疽。以托裏兼敷外藥治之。則氣血益滯。熱不得泄。鬱遏竟成潰瘍。頭本一病也。治之迥異。證亦屢遷。可見病隨藥變之不訛耳。

暑者

許叔微治一人。頭痛身熱。心煩燥渴。診其脈大而虛。授以白虎湯數服。愈。仲景云。脉虛身熱。得之傷暑。又云。其脉弦細。芤遲。何也。素問曰。寒傷形。熱傷氣。蓋傷氣不傷形。則氣消。

而脈虛弱。所謂弦細芤遲者。皆虛脉也。仲景以弦爲陰。朱
龐亦云中暑脉微細。則虛可知。

癸丑年故人王彥龍作毗陵倉官。季夏時胸項多汗。兩足逆
冷。且譖語。醫者不曉。雜進藥已經旬日。診之其脈關前濡。
關後數。曰當作濕溫治之。蓋先暑後受濕。暑濕相搏。是名
濕溫。先以白虎加人參湯。次白虎加蒼朮湯。頭痛漸退。足
漸溫。汗漸止。三日愈。此名賊邪。誤用藥有死之理。有人難
曰。何名賊邪。曰。難經云。五邪有實邪、虛邪、正邪、微邪、賊邪。
從後來者曰虛邪。從前來者曰實邪。從所不勝來者曰正邪。
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者爲正邪。假令心病中暑爲

正邪中濕得之爲賊邪。五邪之中最逆也。難經曰。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濡弱見於陽部。濕氣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氣蒸濕也。故經曰。暑濕相搏。名曰濕溫。是謂賊邪也。不特此。予素有停飲之疾。往往至暑月。汗雨足熱。熱未嘗乾。每服此藥二三盞。卽愈。

○張子和治小鄭。年十五。田中中暑頭痛。因卧不起。以雙解散汗之。又以米泔湯投之。未解。晚又以三花神祐丸大下之。遂愈。

○張子和治張叟。年七十一。暑月田中因餓。因傷暑。食飲不進。時時嘔吐。口中常流痰水。腹脇作痛。醫者槩用平胃散理。

A32726

中丸導氣丸不效。又加針灸皆云胃冷。乃問張張曰。痰屬
胃。胃熱不收。故流痰水。以公年高不敢上涌。乃使以一筋
探之。不藥而吐痰涎一升。次用黃連清心散導飲丸玉露
散以調之。飲食加進。惟大便秘。以生薑大棗煎調胃承氣
湯一兩奪之。遂愈。

○萬密齋治縣丞李天泉六月中暑腹痛。渠有婢妾。醫謂病寒。
進理中湯一劑。痛止乃發熱。一身骨節盡痛。又進十神湯。
發汗熱退身不痛矣。萬候之。李稱病愈。觀其面色帶赤。知
病未解。請脉之。洪滑而數。色脈相對經曰大則病進。今汗後脉
猶洪數。病方進也。而彼自稱愈。萬未去。食頃而病作矣。滿

腹急痛狀如奔豚。上下左右舉手按摩亟延萬至曰汝先
診脉不言而去知我病也幸急救我萬曰無傷乃進建中
湯一服而痛定次日有省祭官萬朴來問疾朴善醫診之
且駭且顧李亦疑懼萬診之謂朴曰汝怪其脈之促止乎
蓋心下怔忡故脉如是耳李卽應曰我心下跳亂不寧卽
命取藥方用人參、麥冬、甘草、白芍、生地、五味。獵猪心煮湯
煎一服心跳止脉不促矣蓋心惡熱用熱治熱向服理中
十神俱犯禁故病復作也。

李少華知醫六月得暑病服九味羌活湯一劑汗出不解謂
藥劑少發汗不透復作大劑服之汗大泄而熱轉甚連進

解釋頃詳
惜未載方

三劑病益亟如癥如狂舌強言語蹇澁手足掣動小便不秘。莖中痛以手捏之纔下二三滴不食唯能飲水萬脉之微弱而遲或問病可治否曰壞病也醫之過耳心惡熱壯火食氣方今盛夏火氣正壯而重發其汗汗之過多則傷心心藏神如狂如癥者神氣亂也非畜舌內應乎心汗多則血虛不能榮舌故強不能言也手中掣動者汗多筋惕肉瞤也非中風渴飲水汗多津液涸也非陽明發渴小便不利者心移熱於小腸小腸移熱於膀胱津液少而氣不化故莖中痛連五劑而愈未載方殊嫌疎漏

○汪懷江中暑復傷食一醫用五積燥熱之劑陽氣外散陰津

內竭陽強陰弱。皮膚燥而無汗。當先養其陰。而後制其陽。
使汗出而表和。遂以涼膈散去大黃。芒硝。加知母。石膏。淡
豉。竹葉。一服微汗出。而身潤矣。方議下之。又一醫至。稱是
陰虛火動。不可下也。用四物湯加炒乾薑。觸動陽明之火。
齒縫出血。足冷成陽厥矣。乃復用涼膈散。服之利三行而
病愈。

龔子才治一婦人。暑月因廚房熱極。遂出當風處。脫衣乘涼。
卽頭痛發熱。惡寒身痛。醫誤以爲傷寒。用附子理中湯。一
服下咽。立時不語。口中無氣。唇口青紫。心頭微溫。診之。六
脈洪大而數。此熱症悞用熱藥。令以燒酒噴其胸。將鏡撲

治法妙語

之更以新汲水和蜜用雞翎沃入其口數次少頃患人卽伸舌探水以益元湯灌下卽活。

○李士材治張邑尊合郎六月間未申時暈絕不知人更餘未醒此得之生冷太過也皂角未吹鼻中無嚏舉家驚惶教以皂角灰存性新汲水灌之更取沉檀焚之俾香氣滿室以達其竅至子後方甦服十味香薷飲而安。

○吳孚先治一人奔馳烈日下忽患頭疼發熱或時煩躁汗大出大渴引飲喘急乏氣服香薷飲尤甚此暑症也然受暑有陽有陰道途勞役之人所受者炎熱名曰傷暑亭館安逸得之爲中暑也香薷飲只宜於陰暑若陽暑服之反爲

害矣。與人參白虎湯而愈。

董仁仲當暑天納涼飲冷忽頭疼發熱霍亂吐瀉煩躁口渴舌胎白滑此陰暑也得之過於寒涼致周身陽氣爲陰邪所遏宜香薷之辛熱發越陽氣散水和脾四劑而愈藜按月感寒之症乃指爲陰暑而以傷暑者爲陽暑治雖不說而稱名實謬上條亦然

一芻蕘婦夏月貪涼飲冷胸如有一團之火凡冷水涼茶入咽覺從火團上分流而下目則羞明畏火口鼻間頻出火氣診之六脉俱陰舌胎紫青而滑吳曰此寒格反見熱化也與乾薑肉桂溫散少加黃連爲向導移時覺胸中之火頓化清涼而愈。

執方用苦

生、死、存、等

孫文垣治弟淑南額痛遍身疼口乾舌胎黃厚左脉浮大六
部俱數時當仲秋初旬以小柴胡合白虎湯加羌活熱不
退下午用六神通解散以葱湯調服三錢熱稍退至半夜
後又復熱額痛顛頂尤甚舌根黃且焦黑小水赤痛煩躁
不睡遍身又痛此三陽合病暑症也次日以小柴胡湯大
加石膏爲君藁本白芷竹葉粳米生薑大棗少頃汗出至
足必至足乃爲正汗熱始盡退猶煩躁不睡仍以小柴胡湯加桂
枝山梔竹茹竹葉飲下遂愈

張玉路治內兄顧九玉大暑中患胸痞脹脈得虛大而濡
氣口獨顯滑象此濕熱泛濫於膈上也與清暑益氣二劑

加減恰者

顱脹止而胸痞不除與半夏瀉心湯減炮薑去大棗加枳
實一服而愈

8

范文學治孫振麟於大暑中患厥冷自利六脉弦細芤遲按
之欲絕舌色淡白中心黑潤無脈口鼻氣息微冷陽縮入
腹精滑如水問其所起之由因卧地晝寢受寒是夜連走
精二度忽覺顱脹如山坐起暈倒四肢厥逆腹痛自利胸
中兀兀欲吐口中喃喃妄言與濕溫之症不殊醫者誤以
爲停食感胃與發散消導二劑服後胸前頭項汗出如流
背上愈加畏寒下體如冷水一日昏憊數次此陰寒挾暑
入中手足少陰之候緣腎中真陽虛極所以不能發熱遂

擬四逆加人參湯方中用人參一兩熟附三錢炮薑二錢
炙甘草二錢晝夜兼進三日中連進六劑決定第四日寅
刻回陽是日悉屏薑附改用保元方用人參五錢黃耆三
錢炙甘草二錢麥冬二錢五味子一錢清肅膈上之虛陽
四劑食進改用生料六味加麥冬五味每服用熟地八錢
以救下焦將竭之水使陰平陽秘精神乃治

申叔旅觸熱過梁溪歸而眩暉麻瞀發熱便秘服黃連香薷
不應用涼膈散便通或時昏眩不省或時四肢清冷而晡
時爲甚診之脉弦細而芤此暑傷心包陽氣鬱伏所以有
似陰寒也與生脉合保元清理肺胃則包絡自寧矣

柴嶼青治陳忍之患病，醫以溫散之藥投之，遂至徹夜不能合眼。時見鬼物，兩脉沉伏，症屬受暑，用加減清暑益氣湯去參苓，一劑勢減，六脈俱現洪大，再服六一散數劑而病退。惟夜間尚不能熟睡，遂以滋補安神之劑調理而安。

壬戌夏五營繕朱載常早間入署，興中嘔吐，昏憒遺尿，醫以中風治，開附子理中湯加殭蚕，後又以兩脉鼓指危篤已極，參附尙少，恐難挽回，柴曰：此暑風也。脈無死象，力保無事。伊同寓水部錢築巖不信，急煎前藥將進，幸未中，朱汝能進以六一散，一服神氣稍定，錢雖不知醫，固知六一散之與理中水火，因停前藥，次日遂以黃連香薷飲加羌活

之，與理中水火，因停前藥，次日遂以黃連香薷飲加羌活

治之調數日而康

8

陸祖愚治陳元甫七月間因搆訟事忍饑食冷粥數碗少頃卽吐出自此茶飲皆吐頭痛身熱咽喉不利昏冒口中常

流痰液醫知爲中暑用冷香薷飲投之隨吐又以井水調益元散投之亦吐昏沉益甚脉之陽部洪數無倫陰部沈微無力此邪在上焦在上者因而越之此宜涌吐者也蓋

饑餓之時胃中空虛暑熱之氣乘虛而入於胃胃熱極而以寒冷之水飲投之冷熱相反所以水入卽吐卽口中流涎亦胃熱上溢之故也因用沸湯入鹽少許薺汁數匙乘

熱灌之至二三碗不吐至一時許方大吐水飲與痰涎同矣

議論社
然病已患
嘔吐再用法
坐火推復法

出約益許。卽以生脉散投之。人事清爽。諸症頓減。又合四物調理而安。

○張紹甫治一人暑月患頭痛。身熱昏睡。大渴引飲。眾以感冒治不效。診之脉大而虛。曰此暑疾也。卽令撤帳開窓。前後左右各置涼水。頃覺清爽。仍令二童食以西瓜。取其便連飲四五鐘卽愈。治法精妙。

○張爲諸生時。萬曆戊子夏患暑症。勢極氣索。瞀然自昏。憊庸醫以爲內傷。或以爲勞役中折。幾不自持。醫者汪韞玉適在旁。蹙然曰。心煩面垢。此暑症也。聞者皆駭其名。子於瞀中微解。服益元散二劑而蘇。仍調以蘇薷飲數劑而

全明鳳達著暑熱
甲子年間刊本

○李无垢治朱竹垞夫人馮氏病熱七日不汗、又七日又不汗、踰二旬矣、諸醫皆云傷寒不可治、請辦喪具、朱乃邀李徒步登閣診視、无垢笑曰、君夫人所居閣四面俱木圍之、木生火、觸暑、脉伏耳、臟腑無他恙也、亟以甘瓜井水投之、可不藥而愈、從其言越宿而鋪粥糜、再宿主中饋如故。曝書亭集

文選姚海山中暑頭痛發熱氣高而喘肢體怠倦、兩手麻木、胃熱傷元氣、用人參益氣湯頓安、又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而痊。

昔有人暑月深藏不出、因客至坐於窓下、忽似倦怠、自作補

中湯服之反劇。醫問其由，連進香薷飲兩服而安。

萬密齋養生四要

8

馬元儀治陸太史時，值秋暑，偶發熱頭痛，診得脈大而虛，謂中氣大虛，非補不克。彼云：傷暑小恙，况飲食不甚減，起居不甚衰，何虛之有？但清暑調中，去邪即已，何用補爲？乃勉與清暑益氣而別，明晨復診，脉之大者變爲虛微，發熱如故。曰：今日不惟用補，更當用溫。宜亟服之，遲則生變矣。遂用理中湯，服下少頃，出汗如涌泉。午後復診，兩脈虛微甚，汗如貫珠，乃連進人參四兩，附子兩許。日夜約用人參十兩，附子四兩，汗止精藏，漸調而愈。

任邱裴在澗棄家逃禪持戒茹素遍遊五岳足迹幾遍天下偶客金壇寓西禪寺僧舍酷暑坐卧小樓日持準提咒三千念佛號三萬未是俊物忽患頭痛如斧劈身熱發躁口乾日飲冷水斗餘渴猶未解自分必死莊歛之憐其旅病時過視疾一日急走倉頭召歛之永訣以携來書畫玩器盡授歛之揖而言曰未嘗得道兄其爲我收藏吾死後切勿用世俗禮葬我惟以兩缸盛吾尸其中以三尺地理之玉歛之滌泗填胸束手無策促繆仲淳胗之余此時遊梁溪陽羨間歛之命余僕克勤相追歸視其脈知係受暑爲疏竹葉石膏湯不一劑熱渴俱止幾十劑病始退旋加健脾藥十餘

帖而安廣筆記

來天培治蔡氏女病經六七日時七月初旬發熱頭痛胸滿腹痛煩躁口渴目閉神昏時有獨語脈浮細而數按之糗糊問曾手足抽掣乎曰然曰此俗所謂暑風傷寒也用香薰青蒿羌防枳桔秦艽鈎藤菖蒲半夏麴藿香柴胡黃連一劑症減神清脈亦和前方去羌活菖蒲枳桔香薷加廣皮厚朴花粉丹皮一劑漸安惟熱未盡退此津液不生之故耳改用生地麥冬茯苓花粉黃芩石斛廣皮穀芽半夏
麴又二劑全痊

沈明生治王明甫長夏神昏不語伏枕信宿午前往視曰脉

雖云天佑其
私心可怪

虛身熱此中暑耳非風也。曷不用參其長君曰早間一友因用參而轉加煩懣。間用幾何。曰五分。曰宜其轉甚也。當四倍之。乃克有濟耳。乃愕眙不信。因曉之曰。凡參少用則壅滯。今病正合東垣避暑於深堂大廈得之者屬陰。且古人用清暑益氣人參白虎生脈散等方皆中暑門中要劑。俱有人參又何慮之有。乃殊不信。復理喻再三。乃終不信。欲辭去而阻於暴雨。強留午餐。因再謂曷不就此時如議進藥。脫有不安。可用法立解也。於是勉從以進。猶惴惴焉惟恐增脹。旣而殊寧靜。逾時神思少清。間吐一二語。始用參不疑。調治浹旬。竟得全愈。

仲宣候暑
用參假下
熱也

陳子佩治一人。八月間發熱譫語不食又不大便。諸醫皆以爲傷寒。始而表繼而下俱不應。延至五十餘日。投以人參。熱稍減。參少則又復熱。於是益疑其虛也。峻補之。然不食不便如故。診之。六脈平和。絕無死狀。謂傷寒無五十日不便不食。而不死之理。聞病者夏月治喪。往來奔走。必是中暑無疑。誤以傷寒治之。又投以人參補劑。暑得補而愈不解。故至此耳。當與六一散以涼水調服。病者欲之。雖多不妨。服已卽睡。睡醒卽便。便後思食。數日而愈。

吳橋治吳鴻臚妻。年三十。形故肥。當暑而殞如常。詰朝不起。啟視之。瞑目惛憒。口舌唇吻皆色深黑。痰如鼓鼙有聲。勺

形如中風
寘牛鼻竇
妄治必死

飲不能下咽。卽千金藥無所用。迺禱至六脈浮濡。謂鴻臚曰。是本風痰兼中暑故爾。卽以厚朴香薷飲灌牛黃丸。輒能下痰聲必殺。更進少頃黑色退而爲點。薄暮色如羊肝。詰朝但微紫。於是加補劑。五日始張目能言。逾日如故。太醫集

88

章虛谷治周小梅室。六月中感暑邪。身熱五日。始延李先生。

服疎散一劑。次日病更甚。更醫聞得大便數日不解。卽用大黃數錢。鮮生地尤重。用柴胡厚朴等服之。便下兩次。病人自覺爽快。惟晡時發冷。黃昏發熱。至天明方休。徹夜不寐。章診之。詢知病由。曰暑爲火濕合化。濕係陰邪。遏熱不

達李先生用疎散。則濕開熱透。並不錯誤。乃反誤投下劑。使邪陷入陰。故夜熱而晝不熱。則病勢重矣。邪既入陰。欲其轉陽甚難。只可轉其樞機。兼從陰分清其邪熱。乃用草果蒼朮。厚朴。醒脾開濕。透膜原。柴胡以轉少陰之樞。青蒿。鱉甲。知母。黃柏。清陰分之熱。服兩日不效。其脈虛軟無力。口甚渴。飲茶不絕。腹滿。大小便皆不利。粒米不進。稍飲米湯。口即作酸。此中氣大傷。乃於前方去知母加參。又服兩日。小便稍利。諸症不減。脉軟少神。不進穀食已十二日矣。再延數日。胃氣絕則不可救。因其脾腎兩傷。元氣無權。三焦氣化失職。邪反內閉。蓋腎傷無開闔之力。則便阻。脾傷。

而轉運不前則腹滿陽既委頓則津液不生故渴甚非用附子乾薑大助其陽則邪終不化乃用黨參草果蒼朮厚朴附子乾薑生薑烏梅白芍稍加黃連服兩日腹滿減而便下溏糞如膠漿略進稀粥又服兩日腹滿消而粥食大進小溲亦長惟夜熱如故冷則無矣此濕已化但有熱邪乃於前方去附子烏梅加知母三錢生石膏五錢服兩日熱全退卽用清補調理而安

藜按此證誤下之後熱去濕留徒傷其脾胃究竟濕中之熱亦未能盡去脾胃既傷值午後陽衰之時故發冷熱陷濕中擾其營氣故發熱夜不成寐濕熱阻滯氣機

則津液不生故口渴斯時宜用滲淡之品加芳香醒脾之藥病可立愈乃以燥劑利之又增入寒涼藥益傷其脾故不效繼乃大用辛燥以利之脾氣得辛燥之藥而有權濕爲剛燥所利而胥化故仍以寒藥收功此將差就錯之治未可以爲準則也方中烏梅白芍尤爲無謂先生自謂從烏梅丸變化而來亦欺人之語

蒲山何某夏月不爽自謂受暑食西瓜一枚又服涼藥數帖後無所苦惟胃不開每日強飲薄粥一二鐘甚無味尙行動自如小便淡黃大便乾多日不解胸腹無脹悶面色如常舌光紅而無胎酷似胃陰不足但不喜湯飲脈則浮中

皆無。按之至骨。紫黑如蛛絲。醫者猶欲進涼藥。自此證固非邪火。亦非胃陰不足。乃元陽大虧之症。幸小便淡黃。大便堅固。腎氣堅爲有根。再服涼藥必死。遂用附子理中湯去朮。加當歸桂枝以養營。數劑毫無效驗。又去桂枝。加肉桂吳萸黃芪。連服十餘劑依然如故。又進前藥十餘劑。仍復如前。細思其小便通。大便乾。則腎元未絕。何以胃總不開。令停藥四五日。亦只如是。乃屏去熱藥。重用鹿角膠。佐以枸杞。當歸參芪。芩葛廣陳等。濕潤養陽。十劑肺脈稍和。飲食略加。又十劑。胃始開。便始通。其人反軟弱不能起坐。又養半月。始得下牀。

一人面白體盛夏月患暑服涼解兩帖而愈以邪輕故也旬日復感自服蘇合丸覆被發汗津液太泄熱邪內陷又兼少年多欲其脉空數無根章曰蘇合丸辛溫走竄治寒尙可溫暑大忌勉進甘涼薄味之藥養陰和陽四五日脉稍轉而尺部甚空身熱不退夜則譫語天明則清舌有薄胎邊淡黃中白滑每日飲粥二三碗十餘日病不增減藥稍疎利則委頓不堪稍補助則邪熱愈熾一日因換床卽大汗口開眼閉欲脫用熟地一兩二錢附子四錢厚朴二錢合二陳湯加數煎一大碗黃昏時服一半卽熟寐二更醒後又服一半亦無所覺子後仍譫語天明則清脈稍有神

而加數舌胎中心亦黃。附子之故胸腹仍寬能進粥食乃用白虎湯加細生地等連服數日脈漸好粥稍加惟身熱不退夜仍讖語左關脉獨滯且沉因思晝清夜昏爲熱入血室血室厥陰所主故左關獨滯仲聖有刺期門之法是邪結血分也今不明刺法乃用歸鬚赤芍新絳青蒿鱉甲柴胡黃芩細生地之類五六服全然不效此時已一月有二日矣因病家篤信不獲辭徹夜思之未得其理忽記來復丹方中有靈脂專入厥陰暑濕濁邪與傷寒不同故前藥不效靈脂以濁攻濁兼有硝磺直達至陰助本元以祛邪必當奏功遂於前方去柴胡送來復丹一錢夜卽安睡無譖

語連進三服。身熱卽退。忽解小便甚長。色深碧稠如膠漿。
病家驚訝。章曰。此病根除矣。因其少年多欲。濕之邪乘虛
陷入肝腎。故與傷寒之熱入血室。病同而邪不同。故藥力
不能勝邪。則不效。此來復丹以濁攻濁。所以神效也。後進
補藥而愈。

濕

薛立齋治一婦肥胖。頭目眩暉。肢體麻木。腿足痿軟。自汗身
重。其脉滑數。按之沉緩。此濕熱乘虛也。用清燥羌活二湯。
漸愈。更佐以加味逍遙散全安。

趙養葵治一人。宦遊京師。病腿腫。發熱。不能履地。眾以爲腿癰。延趙視之。扶掖而出。趙曰。非癰也。以補中益氣湯加恙活防風各一錢。此開鬼門例 一服如失。次日乘馬來謝。

趙養葵自患睾丸一枚。腫如鴨卵。遂以濕症治之不效。細思之。數日前從定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下。比上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丸也。乃用六味地黃。此潔淨府例

加柴胡、肉桂、吳萸各一錢。獨活五分。一服熱退。再服腫消。後有患偏墜者。此方多效。亦惟寒濕者宜之。若厥陰燥火鬱結者。不宜服。此去吳茱萸、肉桂、加黃柏。則得之矣。何不可服之有。司命者其審諸。

孫文垣治沈大官、左膝腫痛不能起止者半年。大便瀉三次。
脈之弦緊。曰此脾虛濕熱凝於經絡。流於下部也。腫屬濕。
痛屬火。用蒼朮、黃柏、苡仁爲君。澤瀉、猪苓、五加皮爲臣。炙
甘草防風桂枝爲佐。木通爲使。四帖痛減。腫消泄瀉亦止。
改用蒼耳子、五加皮、苡仁、當歸、枸杞、杜仲、丹參、黃柏、烏藥
葉。酒糊爲丸。調理月餘。步履如故。

○吳孚先治一人風濕骨節掣痛不能屈伸遍身俱腫。醫用麻
黃湯發汗。汗大出而腫不退。吳曰。前方未嘗謬也。但宜微
汗之。今過汗。風去而濕未除。故不愈也。說本仲景桂枝湯症與胃苓

湯二帖而瘳。

張子和治李文卿兩膝膿屈伸有聲剥剥然或以爲骨鳴張
曰非也骨不憂焉能鳴此筋濕也濕則筋急有獨緩者緩
者不鳴急者鳴也若用藥一涌一瀉上下去其水水去則
自無聲矣從其言既而果愈

朱丹溪治朱秀衣久坐受濕能飲酒下血以苦澀藥兜之遂
成腫疾而肚足皆腫口渴中滿無力脈澁而短乃血爲濕
氣所傷法當行濕順氣清熱化積用滑石一錢五分白朮
五分木通七分厚朴五分乾葛五分蒼朮三分蘇葉七片
水煎次第下保和丸與溫中丸各五十九

馮官人因內有濕積兼時令濕熱右腿少陽分發爛瘡如掌

大痒甚。兩手脈洪緩畧數。面目手足俱虛腫脹。中午前痞悶。午後腫到兩足則膈寬。茯苓木通。蒼朮犀角枳殼炒各五分。陳皮連翹白朮各一錢。甘草二分。加薑汁煎服。

朱恕八哥肚腫。因濕氣起。能飲酒。自五月左脇有塊。兩足時腫。白朮三稜醋炒。木通陳皮赤茯苓海金沙厚朴各五分。甘草二分。肉桂三分。煎湯下。保和丸三十溫。中丸三十抑青丸十九。

○張三錫治一人體厚。自覺遍身沉重。難於轉側。兩膝時痛腫不紅不硬。六脈濡弱。天陰更甚。作濕鬱治。加減羌活勝濕湯。不十劑愈。

湯不十劑愈

此葉暑門中

已進入伏中

許叔微治王彥龍季夏時病胸脇多汗兩足逆冷譖語醫者
不曉雜進藥已旬日診之脈關前濡關後數曰當濕溫治
之先以白虎加人參湯次白虎加蒼朮湯頭痛漸退足漸
溫汗漸止三日愈此名賊邪悞用藥有死之理有人難曰
何名賊邪曰難經五邪假令心病中暑爲正邪中濕得之
爲賊邪心先受暑而濕邪乘之水尅火從所不勝斯謂之
賊邪五邪中之最逆也又曰濕溫之脉陽濡而弱陰小而
急濡弱見於陽部濕氣搏暑也小急見於陰部暑氣蒸濕
也故曰暑濕相搏名曰濕溫是謂賊邪也不特此予素有
此葉暑門中
每服此藥二三盞卽愈

暑月汗兩足熱熱未嘗乾、
每服此藥二三盞

薛立齋治張縣丞年逾五十兩腿腫脹或生瘡癟小便頻而少聲如瓮出服五皮等散不應掌醫院銀臺李先生疑爲瘡毒令請薛治診其脉右關沉緩此脾氣虛濕氣流注而然非瘡毒也河間云諸濕腫滿皆屬於土按之不起皆屬於濕遂投以五苓散加木香蒼朮亦不應意至陰之地關節之間濕氣凝滯且水性下流脾氣既虛安能運散若非辛溫之藥開通腠理使行經活血則邪氣不能發散遂以五積散二劑勢退大半更以六君子湯加木香升麻柴胡苡仁兩月餘而愈設使前藥不應更投峻劑虛虛之禍不免矣。

高兵部運日飲酒、陰莖並囊濕痒、服滋陰藥不應。謂前陰者、肝經絡脈也。陰器縱挺而出，素有濕，繼以酒爲濕熱合於下部，引而竭之。遂以龍胆瀉肝湯及清震湯治之而愈。若服此藥不應，宜補肝湯或四生散治之。

趙大用兩臂腫痛，服托裏藥日甚，謂腫屬濕，痛屬火。此濕熱流注經絡也。以人參敗毒散加威靈仙、酒芩、南星數劑漸愈。更以四物湯加蒼朮、黃柏二十餘劑而消。又一婦下體腫痛，亦與人參敗毒散加威靈仙、黃柏、蒼朮數服，痛減。更以四物湯加黃柏、紅花、防已、蒼朮澤瀉三十餘劑，亦消。

葉巡檢兩腿作痛，每痛時即以濕布搗之，少愈。月餘痛甚，夜

痛尤劇。丹溪云：血熱極已，自沸騰或汎冷，或就濕取涼，熱血得寒，濁凝滯，所以作痛，夜痛甚，氣行於陰也。苟痛以冷折之，卽前所謂取涼之症也。以五積散二劑頓愈，更以四物湯加黃柏、蒼朮、牛膝、木瓜三十餘劑而消。夫濕瘀濁血，注於僻道，若非流濕推陳致新，不能瘳也。如用藥蒸罨，或用涼藥敷貼，或用寒藥降火，反成敗症矣。

○一男子腹痛筋攣，遍身痙攣，一道人與痰藥及托裏藥，期三日可痊，皆不應。此非瘡毒，乃濕熱爲患也。以人參敗毒散加蒼朮、黃柏、枳榔、木瓜治之，少愈。更以清燥湯二十帖而痊。夫內有濕熱，外有風寒，當泄不當補。反用甘溫之劑，必

張意田治一人，時症已二十餘日，涼解不愈，大便自利，不欲飲食，舌赤燥硬，神清肌削，晡際寒熱似瘧無汗，診之六脉不浮不沉，惟大而緩，脇肋邊有痛處，按之在肝位，此濕溫病不解，結於肝部，故寒熱如瘧，胃中津液耗涸，則舌燥而赤，是邪執留於心胃也。用玉女煎加犀角、蒼朮、木通，一服舌生津液，脇痛亦減，卽於原方加柴胡數服，漸瘳，更以補陰全愈。

王宇泰曰：昔人治濕溫，通身皆潤，足冷至膝下，腹滿不省人事，六脈皆弱而急，問所服皆陰病類，此非受病重，藥能重

病耳。以五苓合白虎十餘劑少甦。更與清燥湯調理而安。

未選

8

端州太守吳淑巖病幾四十日矣。延診告以初時惡心倦怠。食減便溏。既而夜不寐。躁而數起。起而復卧。凌晨必嘔痰數升。或以爲瘴。或以爲暑。或以爲香薷六一。或以爲濕。而用草薢五苓。或以爲瘴而用平胃。或以爲痰而用二陳。遍嘗無效。漸加煩渴。與腎氣丸及生脈飲服之。轉羸脉之濡而緩。右關爲甚。據脉與症。濕熱無疑。何諸治罔效。因思病人素喜肥甘。又飲酒食麪。其脾胃如土在雨中沾漬。既久值夏令。乃蒸鬱而發。故非滲利分清可愈。亦非風行燥發可瘳。唯聖尤

用心而善
論精

煎一味白朮重兩許酒煎從而治之必應令如法服之再以菟絲子五錢煎飲代茶服至一旬漸瘥半月全愈。張路玉治沈汝楫子夏月兩膝脰至脚痛極僵挺不能屈者十餘日或用敷治之法不效其脉軟大而數令拭去敷藥與當歸拈痛湯二劑汗出而愈。

熱病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厯訪不得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

莫知所在史

南

甘露正極

唐武宗有心熱病，百醫不效。青城山邢道人以紫花梨絞汁而進，疾遂愈。後復求之，苦無此梨。常山忽有一株，因緘實以進。帝多食之，煩躁頓解。

醫說

續編

要言不煩
○張子和治常仲明之妻，每遇冬寒，兩手熱痛，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當夏時散越而不痛。及乎秋冬收斂，則痛。要言不煩，以三花神祐丸大下之。熱遂去。

680 李東垣治節使趙君，年幾七旬，病身體熱麻，股膝無力，飲食有汗，妄喜笑，善飢，痰涎不利，舌強難言，聲嘎不鳴。診得左少脈洪大而有力，是邪熱客於經絡之中也。蓋手之三陽周身也。

從手太陽上行於頭。陰伏於陰。陽併於陽。熱甚熾焉。故邪熱

妄行。流散於周身。而爲熱麻。胃熱則蟲動。蟲動則廉泉開。

故涎下。熱傷元氣。而爲股膝無力。飲食入胃。慄悍之氣不

尋常度。故多汗。心火盛。則妄喜笑。脾胃熱。則消穀善飢。肺

金衰。則聲不鳴。仲景云。微數之脉。慎不可多。焦骨傷筋血

難復也。君奉養以膏梁之味。無故而加以火炳之毒。熱傷

經絡。而爲此病明矣。內經云。熱濕所勝。治以苦寒。佐以甘

瀉之。以酸收之。當以黃柏。知母之苦寒爲君。以瀉火邪壯

筋堅骨。黃耆。生甘草。之甘寒。瀉熱實表。據此耆草可云甘寒五味子

味酸止汗。補肺氣之不足以爲臣。炙甘草。當歸之甘辛。和

湯

清神補氣

血潤燥升麻柴胡之苦平少陽陽明二經自地升天以苦發之者也。以爲佐。㕮咀同煎清汁服之。更繆刺四肢以瀉諸陽之本使十二經相接而鴻火邪不旬日良愈。遂名其方曰清神補氣湯。試效方

張子和曰。余向日從軍於江滻上。一舟子病。余診之。乃五實也。余自幼讀醫經。嘗記此五實之症。竟未之遇也。既見其人竊私料之。此不可以常法治。乃作大劑下之。殊不動搖。計竭智窮。無如之何。忽憶桃花萼丸。頓下七八十九連瀉。二百餘行。與前藥相兼而下。其人昏困數日方已。蓋大疾已去。自然卧憇。不如此則病無由衰也。徐以調和胃氣之

藥餌粥日加自爾平復也

五寔者脉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脅悶也

蔣仲芳治蕭氏婦年二十餘素虛弱患熱病將一月一夕忽

厥竹

瀝生薑灯心湯灌之下咽少頃微動細察之腹痛甚問

其大便云二十日不食亦不行矣以大黃一兩芒硝五錢

桃仁當歸各三錢與之眾駭曰素有弱症且病久何能堪

此曰更有法在強與之遂去黑物半桶卽用人參五錢煎

湯補之益因虛急下後不得不進補也調理月餘而愈

今連生三子此諸醫因其虛而不治其實之悞也

樞密副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疴易數醫不能治耶律敵魯視

之曰心有畜熱非藥石所能及當以意療因其躉暎之使

狂用泄其毒則可治。於是令大擊鉦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亟而止。遂愈。遼史又見儲記

上洋劉公遠至洞庭山治病。病者已氣絕。劉曰：「無恐。當卽活也。」但某今夜必欲觀劇。又所演必劇武者從之。遂令以氈縕裹病人置場上。已而鉦鼓喧嘒。則病者欠伸復甦矣。張氏厄言。觀其治法與前案。

頗同則爲病亦必彷彿。

萬密齋治胡應龍五月患熱病。治半月未愈。脈弦數。鼻衄三
四日一作。左脇痛不能側卧。先以炒山梔一个。婦人髮同
燒存性。吹入鼻中而衄止。再以當歸龍鬚丸方作湯一劑。
而脇痛即止。再診其脈弦而浮數。曰：當以汗解。蓋衛氣不

共營氣諧和者也。當用桂枝湯以治其陽。今乃營氣不共衛氣諧和。則當用黃連解毒湯合白虎以治其陰。使營衛和則得汗而愈也。乃以二湯合煎飲之。先告之曰當戰汗勿驚也。連進二劑果汗而愈也。

胡龍嘉六月病熱。身壯熱。自汗出。大渴喜裸體。診其脈弦大而虛。萬爲制一方。小柴胡。人參。白虎湯。內摘知母。甘草。梔子。豉湯。內摘淡豆豉。共五味。淡竹葉煎。名三合湯。一劑而愈。

繆仲淳治辛衡陽銓部熱病。病在陽明。頭痛壯熱。渴甚且嘔。鼻乾燥。不能眠。診其脈洪大而實。仲淳故問醫師曰。陽明

症也。曰然問投何藥。曰葛根湯。仲淳曰。非也。曰。葛根湯非陽明經藥乎。曰。陽明之藥表劑有二。一爲葛根。一爲白虎。不嘔吐而解表。用葛根湯。今吐甚。是陽明之氣逆升也。葛根升散。故用之不宜。宜白虎湯加麥冬竹葉。名竹葉石膏湯。石膏辛能解肌。鎮墜下胃家痰熱。肌解熱散。則不嘔。而煩燥壯熱皆解矣。遂用大劑與之。且戒其仲君曰。虜荆非六十萬人不可。李信二十萬則奔還矣。又囑曰。此時投藥五鼓瘧。天明投藥朝餐瘧已而果然。或謂嘔甚不用半夏何也。仲淳曰。半夏有三禁。渴家、汗家、血家是也。病人渴甚而嘔。是陽明邪熱熾盛。劫其津液故渴。邪火上升故嘔。半

嘔家辱

家忌甘仲景法也

夏辛苦溫而燥且有毒定非所宜又疑其不用甘草曰嘔

熱病而投
溫補是從
詒不從證

龔子才治一婦人夏間病熱初用平調氣血兼清熱和解之劑二三服不應熱愈甚舌上焦黑膈間有火漱水不嚥診之兩手皆虛微而右手微甚六七日內譫語撮空循衣摸牀惡症俱見後用四物湯加黃耆人參白朮陳皮麥冬知母熟附子服之一二時汗出熱退次日復熱再服仍退又次日復發知其虛劇也遂連服十劑皆加附子而安藜接熟病
內亦間有此種症不可不知

喻嘉言治王玉原昔年感症治之不善一身津液盡爲邪熱

所鑠究竟十年餘。熱未盡去。右耳之竅常閉。今夏復病。感
纏綿五十多日。面足浮腫。卧寐不寧。耳間氣往外觸。蓋新
熱與舊熱相合。狼狽爲患。是以難於去體。醫者不察其情
治之茫不中窾。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方自退。然淺者可
因時而自退。深者未由遽退也。喻曰。面足浮腫者。肺金之
氣爲熱所壅。失其清肅下行之權也。面腫可云足腫。則不確。終是陰虛血不配
耳。卧寢不寧者。胃中之津液乾枯。不能榮其魂魄也。話殊牽強。
亦由陰虛肝火。浮入胞絡也。耳間大氣撞出者。久閉之竅。氣來不覺。令
病體虛羸。中無阻隔。氣逆上冲。始知之也。總不外陰外病。虛二字。

凡病感者明善後之法焉。蓋人當感後身中之元氣已虛。身中之邪熱未退。于此而補虛。則熱不可除。于此而清熱。則虛不能任。卽一半補虛。一半清熱。終屬模糊。不得要領。然舍補虛清熱外。更無別法。當細察之。補虛有二法。一、補脾。一、補胃。如瘧痢後飲食不能運化。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久耗。新者未生。宜補其胃。二者有霄壤之殊也。清熱有二法。初病時之熱爲實熱。宜用苦寒藥清之。大病後之熱爲虛熱。宜用甘寒藥清之。此說極透徹。二者亦霄壤之殊也。人身天眞之氣全在胃。津液不足。卽是虛。生津液。卽是補虛。雄按千古名言故以生津之藥合甘寒瀉熱之藥。而治感後之虛熱。如麥冬。生地丹皮。人參梨

耳鳴治肺
鼻塞透

汗竹瀝之屬皆爲合法。仲景每用天水散以清虛熱，正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義也。一身之氣而皮毛者，肺之合也。感症後氣復而血虛足腫者固有之，而餘熱不清，肺氣壅滯者則尤多也。又胃熱未清，則津液不復經云。胃不和則卧不安也。又耳閉宜清肺，與耳鳴宜滋陰者有間。

病心調治
法程

天水散以清虛熱，正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義也。設誤投參耆、杏仁、補脾之藥爲補，寧不併邪熱而補之乎？至於飲食之補，但取其氣，不取其味。如五穀之氣以養之，五菜之氣以充之，每食之間，便覺津液汗透，將身中蘊蓄之邪熱以漸運出於毛孔，何其快哉！人皆不知此理，急於用肥甘之味以補之，目下雖精采健旺可喜，不思油膩阻滯，經絡邪熱不能外出，久之充養完固，愈無出期矣。前哲有鑑。

●雄按肺主

于此寧食淡茹蔬使體暫虛而熱易出乃爲貴耳前醫藥中以浮腫屬脾用芩术爲治致餘熱糾纏不已總由補虛清熱之旨未明故詳及之

○琇按寓意草中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處至於支離牽強處亦復不少如此案謂感冒後以甘寒清熱最得肯綮然以補脾補胃立論便爾模糊雄按脾胃分別論治誠開萬古之羣蒙也葉天士深得力于此而爲靈胎潤安所折服者但當云氣虛者宜補氣血虛者宜補血凡瘧痢後飲食不運多氣虛宜氣分藥如參耆芩术之類凡感症後津液不充多血虛宜地冬梨竹之屬以感症多

餘熱未清也。何等明快。然猶未免於偏。又魏氏痢後瘧後之論。亦頗精確。常見痢以下多而亡陰。瘧以汗多而耗液。飲食難運。多由相火盛。真氣衰。非大劑二冬二地投之。多見纏綿不已也。至其論面足浮腫。卧寐不寧。尤屬隔靴搔痒。

陸養愚治凌比部藻泉暑月榮歸。煩勞過度。夜間頭痛如破。內熱如火。不寐汗多。小水短赤。舌上黃胎。右脇脹痛。有謂頭痛身熱宜散者。有謂煩勞之後宜補者。診之見其身熱喘急。語言間氣乏不足以息。脈浮數。按之不甚有力。曰此熱傷元氣也。乃以河間桂苓甘露飲加人參一錢。服之片

時汗止熱減。喘定能言。再與一劑。昏倦思睡。次早脈浮按已平。沉按弦而有力。此浮熱已除。內熱未盡。故脇腹尚微痛也。與當歸龍鬚丸一錢五分。空腹服之。至下午進粥。逾時便通而色黑。痛卽減。後以參麥散調理而安。

8
陸肖愚治史洞庭室。四月間患頭痛發熱。脈洪數見於氣口。用清解藥二劑。大約柴葛梔芩之類。一醫謂頭痛身熱乃太陽症。而遽用柴葛。不引邪入陽明。少陽平。汗未得而遽用梔芩。寒涼之品。表邪何由而解。不將傳裡乎。以正傷寒論未嘗不是用大青龍湯二劑。病家止服一劑。夜間遍身如爛。口渴咽乾。已有譫語矣。明日又以爲非傷寒。乃痛風也。觀前說其人亦

頗閱書而臨症則齒莽不堪。殆福薄而氣浮歟。抑識淺而意易移歟。用羌活獨活首烏牛膝。

等二劑乃登高而歌。棄衣而走。罵詈不避親疎。再求診乃

令數婦人繫之。謂洞庭曰此陽症也。擾之益勦。當以言寬

諭之。果如言而止。因先用糖水法灌之。勢便緩。隨以白虎

加元明粉、芩、連、黃仁、犀角數劑而罵詈止。時或妄言。知大

便久不去也。以潤字丸三錢投之。夜出燥矢約二十枚。然

譖語猶未全止。仍進前湯。又以丸藥二錢投之。出燥矢數

枚。溏便少許。又三日方思粥飲。以清氣養榮。湯調理之。

呂東莊治吳華厓館童夏月隨役湖上。感熱症。下痢膿血。身

如燔炭。因是熱症。否則下痢。爲不治矣。曰此陽明病也。不當作痢治。視

其舌必黑而燥。夜必譫語。果如所言。診之則脈已散亂。忽有忽無。狀類蝦游。不可治也。吳強之。不得已用熟地一兩。生地。麥冬。當歸。白芍。甘草。枸杞。佐之。戒曰。汗至乃活。夜來熱不減。譫語益狂悖。但血痢不下耳。服藥後見微汗。少頃即止。診之脈已接續分明。洪數鼓指。曰。今生矣。仍前方去。生地。加棗仁。山藥。丹皮。山萸。加減無當甚連服六帖。其家以昏熱甚。每日求更方。令姑忍。定以活人還汝。再診脈始歛而圓。乃曰。今當爲汝去之。用四順清涼飲。加熟地一兩。大黃五錢。下黑矢數十枚。諸症頓愈。越二日薄暮。忽復狂譫發。熱喘急口渴。此欲回陽作汗也。與白朮一兩。黃耆一兩。乾

薑三錢甘草一錢歸芍各三錢盡劑汗如注酣卧至曉病霍

然而愈

○琇按先補而下再補而汗治法固善然此症在初時數劑能與天水瀉心並行定不致如許決張

楊乘六族弟患熱症六七日不解口渴便秘發狂踰牆上屋赤身馳驟譖妄罵詈不避親疎覆蓋盡去不欲近衣如是者五日矣時楊以歲試自苕上歸尙未抵岸病人曰救人星至矣問是誰曰雲峰大兄回來也頃之楊果至家人咸以爲奇視之良久見其面若無神兩目瞪視其言動甚壯勁有力意以胃中熱甚上乘於心心爲熱冒故神昏而狂

妄耳不然何口渴便秘白虎涼膈等症悉具耶及診其脈豁大無倫重按則空驗其舌黃上加黑而滋潤不燥乃知其症由陰盛於內逼陽於外雖壯勁有力乃外假熱而內真寒也其陽氣大虧神不守舍元神飛越故先遇人於未至之前遂以養榮湯加附子倍棗仁五味白芍濃煎與之一劑狂妄悉除神疲力倦熟睡週時方寤渴止食進而便通矣繼用補中益氣加白芍五味而痊

○秀按傷寒門張令韶治一婦譖妄發狂以聲重且長斷爲實熱下之而愈此案亦壯勁有力斷爲虛寒補之而愈第張案則脈伏全無爲熱歟也此則脈空豁無倫爲

陽越也。故臨症者。尤不可執一端。以爲準的也。

朱湘波母病熱症痰盛喘急。煩燥口渴。喉中如烟火上攻。兩唇焦裂。足心如焰。小便頻數。董安于擬用十全大補煎送八味丸。朱以時方盛暑又係火症。不敢服。招楊商之。切其脈洪大而數無倫。按之虛軟。面色游紅。舌上生刺。且歛束如荔枝。曰此腎虛火不歸經脈。從而症反者也。當舍時舍症。從脈以治之。方用八味飲合生脈散倍加參地附子。朱見方論與董合。乃出所擬方示楊。楊曰天熱症熱。非有灼見。何敢用此。無庸疑也。乃濃煎探冷。與飲而愈。

李氏婦年六十餘患熱症。胸痛悶。神昏沉。氣麤便秘。發散消

導增甚。脈之滑數重按有九。面色壅熱通紅。滿舌黃胎中間焦黑。此食滯中宮。竇門壅塞。太陰之氣阻而不通。陽明之氣抑而不伸。鬱而爲火也。以大劑疎肝益腎湯倍熟地與之。當晚下黑矢數十塊。諸症大減。次日再診。脈見浮洪。舌上焦燥黃胎盡脫。而其色反黑如炭。問曰。症減而舌反黑何也。曰。向者食滯便秘。上下竅不通。火悶不舒。其痰不能上達。今與以純陰之劑。便便得通。則壅塞之火隨便泄去。而餘火未盡者。復炎而上行。故舌反黑耳。前方加棗仁。當歸山梔以滋水清肝。舌黑退。再以生金滋水。及六君子加當歸白芍全愈。

朱氏媼患熱證。痞悶。眼赤羞明。遍身瘡腫。大便燥結。小水痛澁。聞聲則惕。然而驚。醫與解毒清火導赤十餘劑。火益甚。不食不眠。脈之浮分鼓指沈則緩大。兩關洪軟而遲。知其外症悉假火也。與參附養榮湯不敢服。楊曰。此症本爲憂慮所傷。致三陰虧損。又爲寒涼所迫。致虛火游行。沖於上則兩目赤澁。流於下則二便艱難。乘於外則遍身瘡腫。寒於中則胸膈痞悶。故其標則似實熱。其本則甚虛寒也。若果係實熱。何以聞響則驚寒。涼頻進而反甚耶。藥下咽卽卧至五更。大叫餓甚。自寅及巳連進粥三次。大便潤而小水長。諸症悉退。原方去附子。十餘劑全瘳。

張飛疇治一婦人寡居五月間忽壯熱多汗煩渴耳聾脇痛醫用柴葛桂枝等劑其熱彌甚汗出不止胸滿昏沉時時噫氣診之右脈數大左脈少神舌胎微黑此伏氣自少陽發出故耳聾脇痛法當用白虎清解反行發表升越其邪是以熱渴轉甚汗出多故左脈無神胃液耗故昏悶胸滿其噫氣者平素多鬱之故今元氣已虛伏邪未解與涼膈去硝黃易瓜蔞根丹皮竹葉一服熱減得睡但汗不止倦難轉側或時欲嘔此虛也以生脈加棗仁茯神白芍扶元歛陰兼進飲粥以扶胃氣渴止汗歛而脈轉虛微欲絕此正氣得補而虛火漸息之真脈也復與四君歸地而痊

卷之三

柴嶼青治陳勾山輿人梁大患疹。身熱譫語。口渴遺尿。服藥

增劇。求治兩脈沈伏。意其疹尙未透。擬用消毒飲子。不信。

勢已瀕危。復求診。脈尙如故。探其舌燥烈生刺。且面垢唇

焦。始信爲伏暑。

卽伏氣也。發於陽明。故現以上諸症。

實熱之症。急投白虎湯。

二劑病解而脈始洪矣。故臨症者。脈既難憑。尤當察其舌也。

王節齋常治一僕人。病熱口渴。唇乾譫語。診其脈細而遲。用

四君子湯加黃耆。當歸、白芍、熟附子。進一服。熱愈甚。狂言

狂走。或曰附子差矣。診其脈如舊。仍增附子。進一大服。遂

汗出而熱退。脈還四至矣。

脉和

非有灼見

八

陳三農治一人。身大熱。兩目出火。口舌乾燥。手足欲以水浸。
狂詈。不避親疏。脈豁大。服黃連解毒湯益甚。此心之脾胃
病。而心氣耗散故耳。遂用炒黑乾薑一。兩人參三錢。白朮
一錢。不用甘草者。恐生者瀉。心氣炎者緩中。致脾胃中火
邪不得發散也。三味煎服。不逾時。引被自蓋。戰汗出而愈。
夫乾薑微炒溫中。炒黑涼腎止瀉。

△
張路玉治童姓者。伏氣發於盛暑。診時大發燥擾。脈皆洪盛。
而躁。其婦云。大渴索水。二日不敢與飲。故發狂亂。因令速
與。連進二盞。稍寧。少頃復索。又與一大盞。放盞通身大汗。
安睡。熱除。不煩湯藥而愈。同時有西客二人。亦患此症。皆

經醫類卷四
與水而安

薛立齋治一男子。盛暑發熱。胸背作痛。飲湯自汗。用發表之藥。神憤譫語。大便不實。吐痰甚多。用十全大補一劑。頓退。又用補中益氣加炮薑二劑而愈。

暑天傷氣
汗出傷陰
故板十全
而於退也

王肯堂治余雲衢太史。形氣充壯。飲啖兼人。辛卯夏六月患熱病。肢體不甚熱。時或揚手擲足。如躁擾狀。昏憤不知人事。時發一二語。不了了。而非譫語也。脈微細如欲絕。有謂是陰症宜溫者。有謂當下者。時座師陸葵日先生。與曾植齋。馮琢菴二太史。皆取決於王。王謂是陽病見陰脉。法在不治。然素稟如此。又值酷暑外熾。過啖酒醴肉炙。宜狂熱。

如焚。不大便七日矣。如以大柴胡湯下之。時用熟大黃二
錢。而太醫王雷菴力爭以爲太少。不若用大承氣。王曰。如
此脈症。豈宜峻下。待大柴胡不應。而後用調胃承氣。再不
應。後用小承氣。以及大承氣未晚也。服藥大便即行。脈已
出。手足溫矣。乃謂雷菴曰。設用大承氣。寧免噬臍之悔哉。
繼以黃連解毒數劑而平。七月初遂與陸先生同典試南
京。不復發矣。明年王請告歸里。偶得劉河間傷寒直格論。
讀之中有云。畜熱內甚。脈須疾數。以其極熱畜甚。而脈道
不利。致脈沉細欲絕。俗未明造化之理。反謂傳爲寒。極陰
毒者。或始得之陽熱暴甚。而便有此症候者。或兩感熱甚。

者通宜解毒。加大承氣湯下之。下後熱少退而未愈者。黃連解毒湯調之。或微熱未除者。涼膈散調之。或失下。熱極以致身冷脈微而昏冒將死者。若急下之。則殘陰暴絕而死。蓋陽氣竭而然也。不下亦死。宜涼膈散。或黃連解毒湯。養陰退陽。積熱漸以宣散。則心胸再暖。脈漸以生。然後撫卷而歎曰。古人先得我心矣。余太史所患。正失下熱極。以致身冷脈微而昏冒欲絕也。下與不下。大下與微下。死生在呼吸間不容髮。嗚呼可不慎哉。宜表而出之。以爲世鑒。

馬元儀治馮太史。因客邸無聊。挾妓爲樂。值內虛之際。又苦暑熱。因而晝夜發熱。煩渴引飲。焦躁不寧。脈之細數而急。

尺帶弦。神氣不清。此房勞過度。真陰受虧。陽往乘之也。且煩渴、身熱、神昏。火邪內擾。外溼已極。當此盛夏。火炎土燥。垂絕之陰。其足以供燔灼者幾何。若不急救其陰。大事去矣。用生首烏二兩爲君。以救肝腎之陰。佐以黃連、知母、柴胡、黃芩、枳壳、半夏、麵橘紅、杏仁。化痰之品。一劑而神氣清。再劑而大便解。熱減大半。再與人參、製首烏、鱉甲、丹皮、白芍、甘草。調和陰陽之劑。而熱退。又以人參逍遙散而安。

張意田治角江焦姓人。七月間患壯熱舌赤。少腹滿悶。小便自秘。目赤發狂。已三十餘日。初服解散。繼則攻下。俱得微汗。而病終不解。診之脈至沈微。重按疾急。夫表症仍在脈

反沈微者。邪陷入於陰也。重按急疾者。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轉疾。并乃狂矣。此隨經瘀血。結於少陰也。宜服抵當湯。乃自爲製。蟄蟲水蛭。加桃仁大黃煎服。服後下血無算。隨用熟地一味。搗爛煎汁。時時飲之。以救陰液。候其通暢。用人參附子炙草。漸漸服之。以固真元。共服熟地二斤。餘人參半斤。附子四兩。漸得平復。

○施笠澤治孝廉唐後坡長公病寒熱。面白赤頭齒大痛。診之脈洪而數。此熱症也。當用白虎湯。每劑石膏一兩。一劑而頭痛齒痛俱已。寒熱亦除。但脈尚搏指。曰須仍前再進一劑。不然兩日後定發班矣。乃疑而謀之嵩科。曰是何斗胆也。

石膏豈堪重劑乎。置不服半月後復求治云。兩日後果發班班十日不退。退後猶灼熱。曰曲突徙薪。其有功乎。投柴芩芍藥湯一劑而熱退。後用參术調理而痊。

○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症頓除。遊宦紀聞

宋張世楠

○魏玉橫治表姪凌二官。年二十餘丙子患熱症初愈。醫卽與四君乾薑巴戟。諸氣分溫補藥。久之益覺憔瘦。狀若顛狂。當食而怒。則嚼蓋折筋。不可遏抑。所服丸藥。則人參養榮也。沉綿年許。其母問予。予曰。此餘症未清。遽投溫補所致。與甘露飲方。令服十餘劑。遂痊。甲申夏復患熱症。嘔惡不

眼至七日擬用白虎湯以先日服犀角地黃而吐疑爲寒
不敢服延一盧姓醫至診其脈伏按其腹痛謂此疝症非
外感也脈已全無危險甚矣姑與回陽脈復乃佳所用胡
盧巴吳茱萸肉桂乾薑木香小茴香丁香青皮橘核等約
重三兩餘令急煎服蓋是日夜半當戰汗故脈伏而厥痛。
彼不審以爲寒症也乃用此方黃昏服下卽躁擾煩渴揚
手擲足譖語無倫汗竟不出蓋陰液爲燥熱所劫不能蒸
發矣侵晨再亟診脈已出且洪數而目大皆及年壽間皆
迸出血珠鼻煤唇焦舌漸黑小便全無令以鮮地黃四兩
搗汁一茶盃與之飲下卽熟睡片時醒仍躁擾再與白虎

湯加鮮地黃二兩煎服。熱漸退。神漸清。次日漸進粥二百
粒。赤如鳩目繼而口鼻大發瘡瘍。改與大劑甘露飲二十
餘日。始便黑瘡甚夥。猶時時煩擾。服前方五十餘日。忽大
汗自頂至足。汗極臭。自是全瘳。

陸闍生曰。鼻者肺之竅。大腸者肺之府。童年攻苦。心氣有餘。
心血必耗。血衰火旺。金受其刑。故上下結燥。用二冬滋金
清火。以治其標。火燥有餘。元氣必不充足。脫肛出血。皆元
氣不能統攝也。故用生地引人參以培天一生氣之原。以
治其本。否則必不免童勞之患矣。

徐靈胎曰。世有奸醫利人之貼。取效於一時。不顧人之生死。

者謂之刮劑。刮劑者以重藥奪截邪氣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時卽出。必漸消漸托而後盡焉。今欲一日見效。勢必用猛厲之藥。與邪相爭。或用峻補之藥。遏抑邪氣。藥猛厲則邪氣漸伏。而正亦傷。並進補則正氣驟發。而邪氣內陷。一時似乎有效。及至藥力盡而邪復來。元氣已大壞矣。如病者身熱甚。不散其熱。而以沉寒之藥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之藥禦之。瀉痢甚。不去其積。而以收斂之藥塞之之類。此峻厲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劑參附。一時陽氣大旺。病必潛藏。自然神氣略定。越一二日元氣與邪相併。反助邪而肆其毒。爲禍尤烈。此峻補之法也。

此等害人之術奸醫以此欺人而騙財者十之五庸醫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爲醫者不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青麟丸
製法

內府秘授青麟丸方用綿紋大黃十斤先以淘米泔浸半日切片晒乾再入無灰酒浸三日取出晒大半乾第一次用側柏葉墊甌底將大黃鋪上蒸一炷香久取起晒乾以後每次俱用側柏葉墊底起甌走氣不用第二次用綠豆熬濃汁拌透照前蒸晒第三次用大麥熬濃汁拌透第五次用槐條葉熬濃汁拌透第六次用桑葉第七次用桃葉

第八次用車前草第九次用厚朴第十次用陳皮十一次
用半夏十二次用白朮十三次用香附十四次用黃芩以
上俱如前煎湯浸透蒸晒第十五次用無灰酒拌透蒸三
炷香取出晒透研極細末每大黃一斤入黃牛乳二兩藕
汁二兩梨汁二兩童便二兩如無童便以煉蜜二兩代之
外加煉蜜六兩搗和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二錢治一切熱
症

1662

續名醫類案卷五

錢塘魏之秀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疫

王宇泰曰聖散子方因東坡先生作序由是天下神之
宋末辛未年永嘉瘟疫服此方被害者不可勝紀余閱
葉石林避暑錄云宣和間此藥盛行于京師太學生信
之尤篤殺人無數醫頓廢之昔坡翁謫居黃州時其地
瀕江多濕而黃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濕而病或因雨
水浸淫而得所以服此藥而多效是以通行於世遺禍
于無窮也弘治癸丑年吳中疫癟大作吳邑令孫磐令
醫人修合聖散子遍地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
十無一生率皆狂燥昏瞀而卒噫孫公之意本以活人
殊不知聖散子方中有附子良薑吳茱萸豆蔻麻黃藿

香等劑皆性味燥熱反助火邪不死何待若不辨陰陽二症一概施治殺人利於刀劍有能廣此說以告人亦仁者之一端

也續醫說

張子和曰元光春京師翰林應泰李屏山得瘟疫症頭痛身熱口乾小便赤澁渠素嗜飲醫者便與酒癮丸兼巴豆利十餘行次日頭痛諸病仍存醫者不識復以辛溫之劑解之加之卧於暖炕強食葱醋湯圖獲一汗豈知種種客熱疊發併作目黃斑生潮熱吐泄大喘大滿後雖用承氣下之已無及矣至今議者紛紜終不知熱藥之過往往歸罪於承氣湯用承氣湯者不知其病已危猶復用藥學不明故也良可罪也然議者不歸罪於酒癮丸亦可責也夫瘟

症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丸平巴豆不已。况復發以辛熱之劑乎。彼隨衆毀譽者皆妄議者也。文田案巴豆下之陰之獨能生陰乎。此證似當以綠豆解巴豆之毒。
傷已極重以大黃下而加存陰之品庶有濟耳。然子和不足以論此。

宋寶慶二年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元太祖下靈武

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

而軍中病疫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駁耕文田案兵錄

卒多飲酒

食肉勞汗又多溫疫一行必遠傳陽明胃府此大黃所以往無不利也。王氏刪此案非是。

職方外紀云哥阿島曩國患疫有名醫名依卜加得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矣。蓋疫爲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盪諸邪邪氣盡而疫愈亦至理。

也。樵書

初編

此法惟微
外可施

文田案此冬月寒疫非溫疫也。王氏知溫之能爲疫獨不知冬月亦

有寒疫耶宜其

妄刪此案也

邱汝誠因訪友聞鄰家哭聲問何故曰隣某甲得時疾邱令汲水置大桶中以簾橫其人於上病遂愈。

揮塵

文田案
新談此溫疫

證由中暘而得者也

蘇韜光侍郎云予作清流縣宰縣倅申屠行父之子婦患時疫三十餘日已成壞症予令服奪命散又名復脉湯人參一兩水二鐘緊火煎一鍾以井水浸冷服之少頃鼻梁有汗出脉復立瘥凡傷寒時疫不問陰陽老幼誤服藥餌困重垂危脈沉伏不省人事七日以後皆可服之百不失一。

本草 仁和

此陰傷而陽亦將脫故以復脉得效是時人參亦可用矣但云七日以後皆可服則

綱目

縣志

人參亦

可用矣但云七日以後皆可服則

眡醫理之言王氏率

意擬刪亦未爲當

吳嗣昌治浙督趙清獻公名臣常遘危疫吳獨排衆議投水
水立甦之公尊禮若神曰君其不朽

孫三垣治一老妓三日患頭痛身熱口渴水瀉不止身重不
能反側日漸昏沉耳聾眼合讛語諸醫有主補中益氣者
有主附子理中者煎成末服孫診之六脉洪大面色內紅
外黑口唇乾燥舌心黑胎不省人事曰此疫症也法當清
解急以小白湯進之猶可生也益氣理中殺之矣安可用
問小白何湯也曰小柴胡合白虎湯即是或曰泄瀉如此

石膏可用乎。曰此協熱下利。當早服之。既服至夜半。神氣甦醒。惟小水不利。熱渴未退。師仲景法。渴而身熱。小水不利者。當利其小便。乃以辰砂六一散二兩。燈心湯調服之。兩帖而瘳。藜按此陽明少陽合病用白虎柴胡是矣但仲景柴胡湯條內原有渴者去半夏加瓜萎根之法曷不遵此亦三陽合病之類一白虎湯足以了之兼而用之用小柴胡原不甚謬。但柴胡半夏究嫌升燥故熱渴而小水不利。待六一散之清熱而後解非因其利小便也。讀者勿因其依傍仲景。遂爲所惑。

張仲景發熱腹疼泄瀉口渴。嘔吐不止。有認寒者。有認熱者。有認傷寒者。孫診之。曰此時疫瀉也。以二陳湯倍白朮加青蒿葛根酒芩白芍猪苓澤瀉滑石一劑而安。一僕病身如火燎。頭痛如破。小水赤。口渴鼻乾。不得眠。胸膈

膨脹飢不能食。六脈弦而數。孫與竹葉石膏湯加知母枳殼白芷葛根青蒿。一帖而熱痛減半。胸膈亦寬。惟口渴小水短澁。睡卧不安。又與化瘟丹三錢。并水化下。渴止少得睡。頭暉腳軟喘急。與四物湯加青蒿酒芩苡仁木瓜服之全愈。

一僕病與前相似。醫與藥乃大吐大瀉。熱增益頭痛不可當。煩燥口渴。鼻乾嘔吐。小水短澗。已十四日甚危。孫詢所服藥乃藿香正氣散。砂仁厚朴山楂大耗元氣之品。時五月火令當權之疫。當以甘寒之劑治之。何可以辛熱香竄。益其火而枯其津也。急投人參白虎湯。加竹茹葛根青蒿升

麻一帖熱除再帖頭痛止諸症盡去後連治數人皆如此
蓋天行之疫一方多有先以甘寒清解之劑投之熱退用
四物湯調養陰血。稍加清熱之品而青蒿之功居勝。治疫症盡

此數

話

吳某婦先感風邪後傷飲食發熱頭痛腹脹醫與巴豆丸瀉
之熱如初又以大黃重瀉之熱亦如初再後者謂瀉而熱
不退者爲虛大用參耆朮補之四日神氣昏沉不省人事
孫診之左脈弦數右關尺沉數有力舌尖沉香色舌根焦
黑芒刺語言不清蓋不知飢饉之餘疫氣爲癘妄下妄補
誤成壞疫危且殆矣姑以柴胡知母各三錢石膏六錢枳

實花粉各五分。甘草黃芩麥冬各一錢。山梔生地各七分。
人參六分。竹葉三十片。薑三分。水煎飲至中夜後。人事稍
清微有汗。舌柔和。次日前方去生地加白芍。舌心焦黑盡
退。大便五日未行。身尙痛咳嗽。與七製化痰丸二帖。再以
石膏二錢。麥冬。貝母各一錢。前胡枳殼黃芩。梔子各六分。
甘草三分。桑皮八分。全安。

程氏婦。乃夫沒于疫病。七日疫即至。大熱頭疼口渴。胸脇併
痛。醫與小柴胡湯。夜忽夢夫交洩。而覺冷汗溼溼。四肢如
解神昏。讞語面如土色。舌若焦煤。強硬。孫診之。六脈沉弦。
而數。大小便俱秘。此亦陰陽易類也。疫後有是。危已極矣。

與生脈湯加柴胡黃芩桂枝甘草煎成。將乃夫昔穿袴襪
燒灰、調下兩劑。而神醒體溫汗歟。舌柔焦退。前方加棗仁
竹茹。四肢能運動。乃進粥湯。子女妯娌婢僕凡六人。次第
而病均以六神通解散解汗而安。

一婦人發熱頭痛。醫與九味羌活湯十神湯不效。加口渴舌
黑如煤。又醫與如神白虎湯竹葉石膏湯亦不効。加泄瀉
不止。人事昏沉。四肢厥冷。呼吸氣微。米粒不進者十四日。
具含歛矣。孫診之。脉細如蜘蛛。曰此疫症也。合生脉理中
二湯飲之。連進二帖。夜半神氣稍甦。飲粥湯半盞。次早六
脉漸見喜。曰脉絕微續者生。可無虞矣。仍與前藥至晚瀉。

止口不渴舌燥退精神爽再用人參白朮各五錢炮薑炭
草各二錢麥冬二錢五味十五粒仍是理不拘時服數日
全愈此卽壞症也前醫涼散中生脉

奏功

過當故以溫補

吳球泉內人痢疾後感寒月水適至壯熱頭微疼口渴遍身
疼胸膈飽悶煩燥耳聾大便瀉舌白胎脈七八至亂而無
序脈躁多凶第此爲熱鬱之極而然躁極而靜鬱極而通後之伏而戰汗勢也亦理也孫曰此三陽
合病春瘟症也且投三陽藥服之挑察微應再爲區處以
柴胡三錢葛根白芍各二錢枳實桔梗酒芩竹茹各一錢
天花粉八分炙甘草桂枝各五分服後遍身如冰面與四肢
尤甚六脉俱無脉雙伏或單伏而四肢厥冷欲戰汗也宜熟記舉家及醫者皆

嘆爲故矣。孫曰：非死候也。蓋夜半陰極陽生，勢欲作汗。譬之天將雨，必六合晦冥。諸醫咸匿笑四鼓後果戰而汗出。衣被皆濕。肢體漸溫。神思清爽。且索粥。唯耳尙聾。腹中大響。脉近六至。改以柴芩湯加烏梅。兩帖而愈。

族孫醉後房事已起。而小溲卽臍下作痛。水瀉腸鳴。一日十餘度。發熱頭痛。醫與理中湯一帖。反加嘔逆。煩躁口渴。孫診之。左脈弦大。右洪大俱七至。不食不眠。面赤唇燥。舌胎黃厚。自云房勞後陰症傷寒。小腹痛。且漏底。乃笑曰：春溫症也。族人交口謂的屬陰症。故嘔吐水瀉。不可因其面赤。便認爲陽。幸加察焉。咸擬理中湯。再加附子肉桂。庶可保。

全房勞外感視爲陰症而與熱藥殺人多矣當與孫曰桂
喻嘉言治黃長人一案同參喻案見傷寒門

孫曰桂

枝下咽陽盛卽斃陰陽寒熱之間辨之不真死生反掌茲
當舍症從脈也卽症而論發熱頭痛病非陰症以溫胆湯加薑汁炒黃連

柴胡乾葛二帖令當夜飲盡俾不他傳因畏竹茹黃連只

進一服嘔逆止餘症悉在次日脉之洪大搏指與白虎湯

加竹茹兩帖亦令服完因畏石膏只進一服瀉止小腹仍

痛又次日脉洪長堅硬邪已入腑非桃仁承氣不可覲面

煎服連飲二劑下黑燥矢五六枚痛熱俱減再診六脉皆

緩弱以四君子湯加白芍黃連香附調養數日而愈

程兄腮頰紅腫嘔惡寒發熱不食下午煩躁口苦不寐此

俗名鷦鷯瘧是也。乃少陽陽明二經之症。法當清解以柴胡。貫仲各一錢。乾薑竹茹半夏麴各一錢。黃連枳殼各七分。甘草四分。一帖而減。二帖而安。

喻嘉言治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疼。服表汗藥。疼止。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斑。神昏譫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曰此症前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盡乾。以故神昏譫妄。若斑轉紫黑。卽刻死矣。目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尚朗。乃平日保養腎水有餘。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陰氣未絕之。

徵尙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劑。複劑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雖宜小。而服則宜頻。如飢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爲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熱退神清。脈和食進。其斑自化。

金鑑春日病瘧誤治二旬。釀成極重死症。壯熱不退。譏語無倫。皮膚枯澁。胸膈板結。舌卷唇焦。身倦足冷。二便畧通半

渴不渴面上一圍黑滯前醫所用之藥不過汗下和溫之法絕無一効。喻曰：此症與兩感傷寒無異。但彼日傳二經三日傳經已盡，卽死不死者又三日再傳一週，定死矣。此春溫症不傳經故雖邪氣留連不退亦必多延幾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症陽疾兩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礙陰治陰則礙陽然法曰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又謂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卽以仲景表裏二方爲治雖未經試驗吾天機勃勃自動若有生變化行鬼神之意必可効也于是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果然皮間透汗而熱全清再以附子瀉心

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果然胸前柔活。人事明了。諸症俱退。次日卽食粥。以後竟不需藥。只在此二劑而起一
生於九死。快哉。此案後學宜反覆詳玩之

盧不遠治。永嘉王龍友望其色黯紫。舌本深紅。知其次日當病。果發熱。越三日。其叔培竹欲歸。將發。診其脉沉而散。盧極力挽留。謂龍友雖病。而脉有神理。君雖未病。而邪實深入。病於中路。將奈何。至次晚。大吐。脉隨脫。藥以人參三錢。附子一錢。甘草一錢。大黃一錢。芩連一錢。半夏一錢。白芍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次日遂愈。蓋疫爲癟氣。人受之多從口鼻入。因人色力盛。短神昏。盧謂今晚非用下必然。胃爛。因用芩連大黃一劑。

衰以爲輕重審色與脉可以先知又疫者瘟熱病之沿漫也其病之因由寒鬱火故其色紫紫爲水尅火之色也火病之發應心之苗故舌色深紅杜清碧謂之將瘟舌而脈體須浮浮脉象火病發必順若沉則邪深入裏勢必暴焚河間多用下法下之中空而火性自平矣如當下而失時必冒爛而死

吳又可治朱海疇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身卧如塑目閉口張舌上胎刺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承氣湯三劑每劑投大黃一錢許不効更無他策惟待日而已診得脈尙有神下症悉具藥淺病

深也。先投大黃一兩五錢。且有時而稍動。再投舌刺無芒。
口漸開能言。三劑舌胎稍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
湯。五日復生芒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投承氣湯。養
榮湯。肢體自能稍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
日始進糜粥。調理兩月平復。凡治千人所遇此等。不過三
四人而已。姑存案以備參酌耳。

施幼升賣卜頗行。年四旬。秉賦肥甚。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
胎刺如鋒。不時太息。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
冰水。日晡益甚。小便赤澁。得涓滴則痛甚。此當下之症也。
緣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脈如絲。尋之則有。少按則

無醫者不究裏症熱極。但引陶氏全生集以爲陽症。但手足厥逆。若冷過手肘膝。便是陰症。今已通身冰冷。比之冷過肘膝更甚。宜其謂陰症一也。且陶氏論陰陽二症。全在脈之有力無力中分。今已脉微欲絕。按之如無比之無力。更甚宜其爲陰症二也。陰症而得至陰之脉。又何說焉。遂投附子理中湯。未延吳王。以脉證相參。表裏比較。此陽症之最重者。因內熱之極。氣道壅閉。下症悉具。但嫌下之晚耳。因內熱之極。至周身冰冷。此體厥也。六脉如無者。羣龍無首之象。症亦危矣。急投大承氣湯。囑其緩緩下之。脉至厥回。便得生矣。其妻以一曰陰症。一曰陽症。天地懸絕。疑

而不服更一醫指言陰毒須炙丹田又三醫續之皆言陰症妻乃惶惑病者自言何不卜之神明遂卜得從陰則吉從陽則凶更惑於醫之議陰症俱多乃進附子湯下咽如火煩燥之極嘆曰吾已矣藥之誤也言未已轉劇不踰時竟殞

吳江沈氏婦少寡多鬱怒而有吐血症歲三四發吐後卽已三月間小發熱頭疼身痛不惡寒而微渴次日舊病大發吐血踰常更加眩暈手振煩躁飲食不進且熱加重醫但見吐血以爲舊病不知其時疫也以發熱爲陰虛頭疼身痛爲血虛不知吐血前一日已發熱頭痛非吐血後所加

也。衆議用補。問吳可否。吳曰。失血補虛。權宜則可。今兼時疫。非昔比也。于是用人參二錢。茯苓。歸芍。佐之。兩服後。虛症咸退。熱減六七。醫者病者。皆謂用參得効。欲速進。吳禁之不止。遂覺心胸煩懾。腹中不和。求噦不得。終夜不寐。蓋虛邪得補而退。實邪得補而劇也。因少與承氣微利之而愈。按此病設不用利藥。靜養數日亦愈。以其人大便一日一解。則知地氣自通。邪氣在內。日從胃氣下趨。故自愈也。

嚴氏婦年三十。時疫後。脈症俱平。飲食漸進。忽然肢體浮腫。別無所苦。此卽氣復也。蓋大病後。血未成氣。暴復。血乃氣

之依歸氣無所依。故爲浮腫。嗣後飲食漸加。浮腫漸消。若投行氣利水藥。則謬矣。據所云。則養血之劑宜投也。

一人感疫發熱煩渴。思飲冰水。醫者禁服生冷甚嚴。病者苦索不與。遂至兩目火併。咽喉焦燥。晝夜不寐。目中見鬼。病人困劇。自謂得冷水一滴下咽。雖死無恨。于是乘隙匍匐竊取井水一盆。置之枕旁。飲一杯。目頓清亮。二杯。鬼物潛消。三杯。咽喉聲出。四杯。筋骨舒暢。不覺熟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蓋其人瘦而多火。素稟陽藏。醫與升散不能作汗。則病轉劇。今得冷飲。表裏和潤。自然汗矣。解

張路玉治洪氏女初冬發熱頭痛胸滿不食已服發散消導四劑至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時奔響屢欲圊而不行口鼻上唇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與玳瑁無異醫駭辭去張診之喘汗脈促神氣昏憒雖症脉俱危喜其黑色四圍有紅暈鮮澤若痘瘡之根脚緊附如綫他處肉色不變許以可治先與葛根黃芩黃連加犀角連翹荆防紫荆人中黃解其肌表毒邪俟其黑色發透乃以涼膈散加人中黃紫荆烏犀微下二次又與犀角地黃湯加人中黃之類調理半月而安此症書所不載唯龐安常有玳瑁瘡之名而治法未備人罕能識先是一人患此瀕危口耳鼻孔

皆流鮮血。亦不能救。大抵黑色枯焦不澤。四圍無紅暈。而
灰白色黯者。皆不可救。其黑必先從口鼻至額頰目胞兩
耳。及手臂足脰。甚則胸腹俱黑。從未見于額上肩背陽位也

陳瑞之七月間患時疫。初發獨熱無寒。或連熱二三日。或暫
可一日半日。熱時煩渴無汗。熱止則汗出如瀉。自言房勞
後乘涼所致。服過十味香薷。九味羌活。柴胡枳桔等十餘
劑。煩渴壯熱愈甚。張診之。六脉皆洪盛搏指。舌胎焦枯。唇
口剥裂。大便五六日不通。雖云病起于陰。實則熱邪亢極。
胃府剝腐之象急。與涼膈加黃連石膏人中黃得下三次。
熱勢頓減。明晚復發熱煩渴。與白虎加人中黃黃連熱渴。

俱止。兩日後左頰發頤一眸時卽平而氣急神昏此元氣下陷之故仍與白虎加人參犀角連翹頤復歎發與犀角連翹升柴甘桔牛蒡馬勃二服右頰又發一毒高腫赤亮瘍醫調治四十日而安。同時患此者頗多。良由時師不明此爲濕土之邪。初起失於攻下。聚用發散和解。引邪泛濫而發頤毒多有腫發綿延。以及膺脇肘臂如流注潰腐者縱用攻下解毒皆不可救不可以發頤爲小症而忽之。一北人患時疫寒熱不止舌胎黃潤用大柴胡下之煩悶神昏雜進人參白虎補中益氣熱勢轉劇頻與芩連知母不應張診之左脉弦數而勁右脉再倍于左周身俱發紅斑

惟申腕斑色皎白諸醫莫審白斑之由因喻之曰良由過服苦寒之劑中焦陽氣失職故也法當通達其斑兼通氣化無慮斑色不轉也遂用犀角連翹山梔人中黃晝夜連進二服二便齊行而斑化熱退神清食進起坐徐行矣其昆季同時俱染其氣並進葱白香豉人中黃連翹薄荷之類皆隨手愈

黃以寬風溫十餘日壯熱神昏語言難出自利溏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燥先誤用發散消導數劑煩渴彌甚恣飲不輟此本伏氣鬱發更遇於風遂成風溫風溫脈氣本浮以熱邪久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陽卽是兩感幸年壯質強已

逾三日六日之期症雖危殆良由風藥性升鼓激週身元氣皆化爲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脉不能內藏所以反浮古人原無治法惟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一症可借此以迅掃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知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溲也

喻嘉言治錢仲昭亦以其腎水未竭故傷寒多死下虛人非虛語也

酌用涼膈散加人中黃生地急救垂絕之陰服後下溏黑三次舌胎未潤煩燥不減更與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兩兼黃連犀角三下方得熱除于是專以生津止渴大劑投之舌胎方去津回渴止而愈

按喻嘉言治金鑑類兩感其論症與此畧同第金則舌

卷足冷身倦而便畧通此則舌黑唇焦鼻燥而利溏黑故金則以麻黃附子細辛及附子瀉心此則專用涼膈其治法不同如此。

楊乘六治一人病疫大熱大渴唇焦目赤兩顴嬌紅語言謬妄神思昏沉手冷過肘足冷過膝其舌黑滑而胖其脈洪大而空曰此戴陽症也外熱內寒雖身熱如焰不離覆蓋口渴引飲不耐寒涼面色雖紅却嬌嫩而游移不定舌胎雖黑却浮胖而滋潤不枯症類白虎然白虎症未有厥冷上過肘下過膝者遂以大劑八味飲加人參濃煎數碗探冷與服諸症乃退繼以理中附子六君歸芍調理而愈先

有用白虎者。幸未服之。

張學海業醫，以疲于臨症，染時疫，微寒壯熱，頭痛昏沉，服發散藥數劑，目直耳聾，病熱增劇，口渴便秘，改用瀉火清胃解毒等劑，熱尤熾，油汗如珠，譫語撮空，惡候悉具。楊診之，其脈洪大躁疾而空，其舌乾燥焦黃而胖，時滿座皆醫也。僉擬白虎承氣湯以養榮湯用參附各三錢與之。曰：服此後當得睡。睡醒則諸脈俱靜，諸病俱退，而舌變嫩紅滑潤矣。第無撓旁議，翌日復診，果如所言。蓋病有真假，憑諸脈，脉有真假，憑諸舌，如係實症，則脈必洪大躁疾而重按愈有力，如係實火，則舌必乾燥焦黃而歛束且堅卓，豈有重

按全無滿舌俱胖。尙得謂之實症也哉。仍用原方減去參附一半。守服數劑而愈。

陸養愚治費西村患時疫。頭疼身熱。口渴氣喘。下午熱潮更甚。或以藿香正氣散投之。煩躁特甚。舌心焦黑。譫語發斑。又與柴芩湯更加嘔噦。且自汗不止。脈之浮數而微。曰此少陽陽明合病之虛熱也。用白虎湯加人參黃耆葛根柴胡燈心竹葉。熱減十分之七。汗亦稍止。後以人參麥冬五味黃芩山梔甘草二劑。斑亦漸退。

陳好古患兩太陽痛。左脇作疼。口渴大便瀉水。小便短赤。面色如塵。陸診之滑大而數。右關爲甚。時春末夏初。曰此疫

症也。陳怒瘧病之名辭去。或以胃苓湯投之。煩渴異常。語言錯亂。再求診脈。仍前症似危急。然細參症候。不過熱鬱之極。故煩亂神昏耳。其濁者因表氣不舒。故裏氣不固也。
用白虎合解肌湯二劑而定。又二劑而起。藜按肺移熱于大腸。故濁非裏氣不固也。

氣不
固也

丁程川之寵。患疫而死。半月後。丁自病頭痛身熱。口渴煩躁。或與小柴胡湯。忽夜夢與亡寵交接。驚覺而精已洩。汗出如雨。不能轉側。神昏譫語。亟招陸診之。其脈微細如絲。面色如泥。四肢厥冷。幸未過肘膝。而陽事尙自翹然。令剪其亡寵舊襪。燒灰。以附子理中湯調灌之。兩劑神清陽亦

收斂後以人參麥冬五味白芍黃連棗仁知母黃柏調理
而安文田案此柴胡擾動肝邪故搖撼腎精以至不守

柴嶼青治吳氏婦患疫家人謂因怒而致醫遂用沉香烏藥
代赭等藥兼用表劑二十餘日胸膈脹悶壯熱不休脉之
左手稍平右三部洪數此疫症邪熱入腑表散徒傷衛氣
病亦不解乃連進瓜蒂散二劑吐去涎痰察其邪尚未衰
又與小承氣二劑下宿垢數行而熱漸退調理至十餘日
脈始平復

繆仲淳治史鶴亭太史丁亥春患瘟疫頭疼身熱口渴吐白
沫胃熱晝夜不休醫誤謂太史初罷官歸妄投解鬱行氣藥

不効又與四物湯益甚諸醫謝去謂其必死迎繆至病二十餘日家人具以前方告繆曰誤矣瘟疫者四時不正傷寒之謂發於春故謂之瘟疫不解又不下使邪熱彌留腸胃間。辛元氣未盡故不死亟索淡豆豉約二合許炒香麥冬一兩許知母數錢石膏兩許一劑大汗而解時大便尙未通史問故曰昨汗如雨邪盡矣第久病津液未回故大便不通腸胃燥非有邪也今可食甘蔗三二株兼多飲麥冬湯不三日去燥糞六十餘塊而愈

張鳳逵萬歷丁未三月間寓京師吏部劉蒲亭病劇求治已備後事諱語抹衣不寐者七八日矣御醫院吳思泉名醫

也。偕數醫治之。張診脈只關脈洪大。其餘皆伏。乃書方竹葉石膏湯。咸驚曰。吳等已煎附子理中湯。何冰炭如是。張詰之。吳曰。陽症陰脉。故用附子。張曰。兩關洪大。此陽脈也。其餘經爲火所伏。非陰脉也。一劑譖語抹衣卽止。熟寐片時再診之。洪者平而伏者起矣。又用辛涼藥調理全愈。

元時江西泰和縣瘟疫大作。有醫者視病中夜而歸。忽遇神人騎馬導從而來。醫知非人。拜伏于地。神至前叱曰。汝何人也。答曰。某醫人也。神曰。汝今醫病用何藥。答曰。隨病冷熱輕重。用藥治之。神曰。不然。天醫類用香蘇散。好醫如其言。試之皆効。香附炒去皮。紫蘇各二兩。陳皮甘草各一錢。

右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渣熱服不拘時日
三服戒暈腥酒肉無不應効

又記云昔城中大疫有白髮老人教一富家人修合香蘇散
施城中病者皆愈其後疫鬼作人間其富人家富人一實
告鬼相顧曰此老數三人矣遂稽顙而退同上則皆萬密
齋保命歌括

文田案此
亦寒疫證

醫者喬姓奉呂仙甚謹一夕夢呂告之曰水上浮萍甚能愈
疾多貯之喬乃收積至十車旦暮大疫喬藥中每加萍一
撮無不立愈其門如市遂獲重貲他醫効之都不驗雲間
雜誌

氏無名

錢國賓治管船王元暴病頭痛身熱倦怠不惡寒止畏

熱舌紅肌黃二便不利六脈浮洪視其症脉瘡病也用清涼發散之劑八日罔効再四審之心胸腹脇俱無他症口渴飲水欲向外卧令人移出解衣視其前後心間有黑點數十如疣疤班知爲羊毛瘡也用小針于黑處一挖卽出

毛一莖凡取數百莖乃少安日食西瓜十一箇數日乃愈

用藥不誤而不能取效則必反覆審視以求其不效之故始克有濟若不效卽遽易方數易之後必至迷誤此案可爲審病之法

文田案熱在胃府而求之肌表之間安得見效

此白虎證也凡善治溫病者以汗解其次以疹

解其次以斑解至於斑點發黑此陰傷於辛散之故也而隨俗指爲羊毛瘡豈非庸醫乎

吳橋治朝有濡壯年偶以訟繫土師歸家數日而發熱醫以爲痰火治之旬日而病益危橋診之六脈隱見不常且舉身紫斑發矣耳聾口噤目上視搘衣摸牀昏瞀絕食者五日語所親曰疫也卽以寒水下辰砂六一散稍飲輒少安尋授柴胡石膏犀角湯一再服而病去其大半七日愈太凶集

楊玉衡曰乙亥丙子丁丑之間吾邑連歉瘟氣盛行用賠賑散治愈無算方用白僵蚕酒炒二錢蟬退一錢廣薑黃去皮三分生大黃四錢其爲末每服一錢八分二厘五毫用黃酒一杯蜂蜜五錢調勻令服中病卽止因易其名曰升

降散蓋取殼蚕蟬退升陽中之清陽。黃大黃降陰中之
濁陰。一升一降。內外通和而雜氣之流毒頓息矣。煉蜜爲
丸名太極丸。服法同。

劉兆平年八旬。患瘧病。表裏大熱。氣噴如火。舌黃口燥。譫語
發狂。脈洪長滑數。楊用河間雙解散治之。大汗不止。舉家
驚惶。復飲一服。汗止。但本證未退。改製增損雙解散。白僵
蚕酒炒三錢。全蟬退拾二枚。廣薑黃七分。防風薄荷葉。荆
芥穗。當歸白芍。黃連。連翹。梔子各一錢。黃芩桔梗各二錢。
石膏六錢。滑石三錢。甘草一錢。酒浸大黃二錢。芒硝二錢。
水煎去渣。沖芒硝入蜜三匙。黃酒半杯。和匀。冷服兩劑而

瘡因悟麻黃春夏時不可輕用也。

楊玉衡名璫著
有寒溫條辨

孫文垣治何明吾時疫食復大便不通嘔惡內熱皆憤或作夢語循衣摸床此熱在心包絡以竹茹麥冬知母山梔各一錢陳皮半夏麴酸棗仁枳實各八分甘草三分服之夜半人事稍清餘熱未散用石膏三錢知母二錢竹茹麥冬生棗仁各一錢天花粉陳皮各七分枳實麥芽半夏麴各六分大便行而熱退。

鮑五保患時疫耳聾身熱口渴大便五日不行人事不清竹葉黃芩柴胡半夏麴甘草枳殼天花粉知母煎服而熱渴更甚大便行而渴手攀縮不能伸且發呃咳嗽改用柴胡

石膏竹茹人參甘草麥冬半夏麴橘紅黃芩黃連一服而
呃止瀉除諸症悉愈。

朱氏子頭痛身熱口渴氣促申酉時潮熱更甚舌心焦黑遍
身紫斑語言不清發呃耳聾誤進藿香正氣散加嘔逆水
瀉又服柴芩湯嘔益甚熱轉劇六脉洪數此少陽陽明合
病之疫用石膏五錢知母柴胡各三錢黃芩一錢五分半
夏麴麥冬竹茹橘紅葛根各一錢粉草枳實各五分服下
熱退其七舌不燥再以柴胡半夏麴白芍竹茹各一錢石
膏三錢麥冬知母一錢五分黃連甘草人參各五分飲之
而斑退諸症悉平

江右熊二官疫後食復額痛口渴譫語神昏面青舌黑鼻中
停灰不省人事小水短少勢已危急以小柴胡湯去半夏
加石膏知母當歸山梔豆豉枳實與之一帖得微汗熱退
大半次日以柴胡滑石甘草知母石膏人參桔梗黃芩花
粉與之舌黑退人事清飲食進而愈

程竹坡室年過六十染疫頭疼口渴舌胎前黃燥後紫黑身
熱沈重人事昏憒語言錯亂小水短澁嘔逆煩躁耳聾胸
脇痛時五月初旬也脉左浮而弦數右洪長而數邪在少
陽陽明二經卽以柴胡石膏爲君知母麥冬天花粉竹茹
爲臣黃連爲佐甘草枳殼桔梗爲使二帖得微汗熱退神

清因驟進葷粥。又大熱譫語昏沈。此食復也。以小柴胡加
山梔子枳實淡豆豉鱉甲四帖復得汗。熱退神清。仍口渴
燥煩。以生脉湯加黃連香薷竹茹竹葉而安。

程元祖春瘟食復。人事昏沈。內熱口渴舌如焦煤。脇痛耳聾。
身熱如火。僵硬不能轉。脈數左數。右洪大而數。以柴胡石
膏各五錢。黃芩知母葛根各二錢。山梔子枳實各三錢。甘
草五分。進三帖額上微汗。腹中雷鳴。大便行三次。皆清水
熱。仍不退。右寸稍軟。前方加入參七分。又二帖汗出。熱退。
身仍僵。口仍渴。耳仍聾。渴亦不止。汗亦不收。勺粒不進者。
已十三日。以人參麥冬白芍石斛各一錢。五味子十一粒。

當歸八分桂梔三分黃柏甘草各五分投之。左脉已弱咳嗽人事漸爽。粥飲稍進。漏止。稍可轉身。大有生氣。以四物湯加苡仁。甘草。陳皮。白朮。石斛。百合。貝母。調理一月而瘳。金谿令臧太夫人。勞倦後多食魚蝦。偶發寒熱。三日不退。第四日左耳前後及頰車皆紅腫。第五日右邊赤腫。第六日腫及滿頭。紅大如斗。眼合無縫。昏憊譫語。粒米不進者八日。六部脈洪長而數。此大頭疫也。乃陽明少陽二經壅熱所致。高年不敢用硝黃。惟宜輕清解散之劑。便因微汗而解。以貫仲石膏各大錢。柴胡葛根各三錢。赤芍。天花粉各二錢。甘草一錢。黑豆四十九粒。日進二帖。脈始減半。第九

日方進粥飲煎藥除石膏。又四帖而安。

一僕發熱頭疼。口渴腹疼。小便赤。大便瀉。日夜不睡者六日。
孫診之曰。據脈汗後浮數熱不減。乃疫症也。以滑石三錢。
青蒿葛根白芷片芩各一錢。半炙甘草升麻各五分。一帖。
卽得睡熱減半。頭疼除。惟小水赤。頭暈脚膝無力。此病後。
血虛之故。以四物湯加青蒿酒芩苡仁服之而安。

雍正癸丑疫氣流行。撫吳使者屬葉天土製方救之。葉曰時。
毒癟氣必應司天癸丑濕土氣化運行後天太陽寒水濕。
寒合德挾中運之火流行氣交陽光不治疫氣大行。故凡。
人之脾胃虛者。乃應其癟氣邪。從口鼻皮毛而入。病從濕。

化者發熱目黃胸滿丹疹泄瀉當察其舌色或淡白或舌心乾焦者濕邪猶在氣分甘露消毒丹治之若壯熱旬日不解神昏譫語斑疹當察其舌絳乾光圓硬津涸液枯是寒從火化邪已入營矣用神犀丹治之甘露消毒丹方飛滑石十五兩淡黃芩十兩茵陳十一兩藿香四兩連翹四兩石菖蒲六兩白蔻仁四兩薄荷四兩木通五兩射干四兩川貝母五兩生晒研末每服三錢開水調下或神麩糊丸如彈子大開水化服亦可神犀丹方犀角尖六兩生地一斤熬膏香豆豉八兩熬膏連翹十兩黃芩六兩板藍根九兩銀花一斤金汁十兩元參七兩花粉四兩石菖蒲六

兩紫草四兩卽用生地香豉金汁搗丸每丸三錢重開水磨服二方活人甚衆時比之普濟消毒飲云

雄按普濟解毒飲乃濕溫時疫之主方神犀丹乃溫熱暑疫之主方也若初病卽覺神情躁亂而舌赤口乾者是溫暑直入營分酷熱之時陰虛之體及新產婦人最易患此急用神犀丹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數誤投別藥以致憤事兼治痘麻毒重夾帶紫斑及麻痘後餘毒內熾口糜咽腐目赤神煩瘍癰等症方中銀花有鮮者搗汁用尤良如無金汁可用人中黃四兩研入無板藍根以飛淨青黛代之

燥

喻嘉言治葉茂卿子出痘未大成漿其殼甚薄兩月後尙有
著肉不脫者一夕腹痛大叫而絕令取梨汁入溫湯灌之
少甦頃復痛絕灌之又甦遂以黃芩二兩煎湯和梨汁與
服痛止令製膏子藥頻服不聽其後忽肚大無倫一夕痛
叫小腸突出臍外五寸交組各二寸半如竹節壺頂狀莖
物絞招長八九寸明亮如燈籠此實未經聞見以阿膠黃
芩二味日進十餘劑三日後始得小水五日後水道清利
膀收腫縮而愈門人駭問答曰夫人一身之氣全關於肺

肺清則氣行。肺濁則氣壅。肺主皮毛。痘不成漿。肺熱而津不行也。殼著於肉。名曰甲錯。甲錯者多生肺癰。癰者壅也。豈非肺氣壅而然歟。腹痛叫絕者。壅之甚也。壅甚則并水道亦閉。是以其氣橫行於腑中。而小腸且爲突出。至於外。腎弛長。尤其刺事耳。用黃芩阿膠清肺之熱。潤肺之燥。治其源也。氣行而壅自通。源清而流自清矣。緣病已極中之極。惟單味多用。可以下行取效。故立方甚平。而奏功甚捷耳。試以格物之學爲子廣之凡禽畜之類。有肺者有尿。無肺者無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腫滿。以清肺爲急。肺主通調水道。又水謂之化源。此義前人闡發不到。後之以五苓、五皮、八正等出高原故謂之化源。

方治水者總之未悟此旨。至於車水放塘種種刦奪膀胱之劑。則殺人之事矣。可不審哉。

附兩儀膏方大生地一斤玉竹二斤水二十斤熬一時久取出搗爛再入水十斤熬至無味去渣合前汁熬膏入白蜜半斤收之加入生薑自然汁同熬亦好每服一匙開水調下大能潤燥補虛清心潤肺兼治消渴。

趙我完次子秋月肺氣不能下行兩足腫潰而小水全無肺敗者多臍中之痛不可名狀以手揉左則痛攻於右揉右此二症則痛攻於左當臍揉熨則滿臍俱痛叫喊不絕利水藥服數十劑不效用敷臍法及單服琥珀末兩許亦不效診時

彌留已極無可救藥矣傷哉。雄按觀此則感後餘熱在肺而爲足腫者未可概視爲氣復陰虛而投補血之藥也

呂東莊治徽人江仲璉冒寒發熱火爲寒邪所鬱兩頷臃腫如升子大狀類雷頭風俗名猪頭風臂膊磊塊無數不食不便狂躁發渴診其脈浮數無序醫作傷寒發毒治呂曰誤矣此燥逐風生也用大劑疏肝益腎湯熟地加至三兩五劑而腫退便解十劑而熱除食進再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而痊。

陸肖愚治李安吾姪年十三大腸燥結不時脫肛鼻中結塊不時出血平日喜讀書病由辛苦而得每勞則發久治不效診之骨瘦如柴面紅身熱其脈細數曰此天稟火燥之

症若破身後卽成勞怯矣。宜急治之。戒厚味。節誦讀。庶可
療也。用天麥冬各一觔。生地半觔。人參四兩。卽加減三才
膏也。服一料。其發甚稀。至三料將一年全愈。

萬密齋治一女子年十四歲。病驚風後。右手大指次指屈而
不能伸。或用羌活防風天麻全蝎僵蚕蟬蛻諸風藥治之。
病益甚。曰手足不隨血虛也。伸而不能屈者筋弛長也。屈
而不能伸者筋短束也。皆血虛不能養筋之症也。手大指
者太陰肺經之所主。次指者陽明大腸之所主。皆屬燥金。
此血燥之病也。一切風藥助風生燥。致血轉虛。而病轉甚。
用黃耆人參天麥門冬。生熟地黃當歸各等分。官桂減半。

爲引經橫行手指之端共爲末審丸安實大每一丸食後

湯化下

馬元儀治周君開病經一月口燥咽乾胸滿不能飲食二便俱閉診其脈虛而且澁此少陰客熱腎經虛燥也。腎開竅於二陰。腎陰既虧。竅不滑。所以二便俱閉。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腎熱則經絡亦熱。所以口燥咽乾。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胃氣亦爲之阻。所以胸滿不能飲食。當用仲景猪膚湯治之。夫猪水畜也。其氣先入腎。膚味鹹能解少陰客熱。故以爲君。加白蜜以潤燥除煩。白粉以補虛益氣。二劑熱去燥除。便調食進而愈。

薛立齋治周上舍脾胃虛服養胃湯枳木丸初有效而久反虛口舌生瘡勞則愈感服敗毒藥則嘔吐此中氣虛寒也以理中湯治之少愈更以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茯苓月餘而平夫養胃湯香燥之藥也若飲食停滯或寒滯中州服之則燥開胃氣宿滯消化少爲近理使久服則津液愈燥胃氣愈虛况胃氣本虛而用之豈不反甚其病哉

薛立齋治一人兩掌至秋皮厚皴裂起白屑內熱體倦此肝脾血燥故秋金用事之時而作用加味道逍散加川芎熟地三十餘劑而愈再用六味丸加五味麥冬服之半載後手足指縫背腮腕皮厚色白搔之則水久服前藥方愈

一婦人素晡熱月經不調先手心赤痒至秋兩掌皮厚皴裂時起白皮此皆肝脾血燥用加味逍遙散加荆芥鉤藤鉤川芎熟地五十餘劑又用歸脾湯二十餘劑乃服六味丸而不再發。

蔣仲芳治表弟婦韓貞女幼年守節勤孝清苦茹素誦經以故氣血素少面色不榮乙巳春忽冒風寒胸腹脹脹入夏則胸脇刺痛背如負石百治無效至秋末冬初則覺腸絆如綫粒米入胃左盤右旋其行如飛雀滯異常痛苦難狀遇節氣則病劇診之右脈疾左脈濶曰疾者氣燥濶者血虛血虛則津液乾而腸胃收小宜其雀滯也氣燥則其行

速速則米粒不能安。宜其如飛也。遂用當歸五錢酒炮白芍二錢川芎一錢以補血爲君。惟其緊。寬以七分腹皮。惟其溼。利以一錢滑石。惟其乾。潤以二錢蘇子。惟其疾緩。以二分甘草四劑後諸病漸減。至五六十劑。榮氣始通。膏肓丸藥調養年餘。方有起色。

火

易思蘭治一婦人。患渾身倦怠。呵欠口乾飲冷。一月不食。強之食數粒而已。有以血虛治之者。有以氣弱治之者。有知爲火而不知火之原者。用藥雜亂。愈治愈病。自夏至冬。覺

微瘡次年夏諸病復作甚於前肌消骨露診得三焦脈洪
大侵上脾肺二脈微沈餘皆和平曰此肺火病也以梔子
湯飲之梔子湯用山梔仁薑汁浸一宿晒乾炒黑研極細
末用人參二分麥冬一錢烏梅二個冲湯調梔仁末二茶
匙服進二服卽知飢而喜食旬日氣體充實如常後因久
病不孕衆皆以爲血虛而用參者爲君大補之劑胸膈飽
脹飲食頓減至三月餘經始通下黑穢不堪或行或止不
得通利治以順氣養榮湯十劑順氣養榮湯當歸八分南
芎六分生地一錢二分酒炒白芍一錢陳皮六分甘草五
分醋炒香附一錢烏藥五分薑汁炒山梔五分蘇梗五分

酒炒黃芩八分枳壳五分青皮五分因大便燥結加黃芩
枳壳煎服一月內卽有孕夫火與元氣不兩立怠倦者火
耗其精神也。呵欠者火鬱而不伸也。其夫曰荆人之恙自
處子時至今二十載矣。百治不效。君獨以火治而效何也。
曰尊壺之脈左三部和平無恙。惟右寸微沉。右尺洪大侵
上此三焦之火升上而侮金也。口乾飲冷者火熾於上也。
飲食不進者火格於中也。肌消骨露者火氣消爍也。不治
其火血氣何由而平。故用黑梔去三焦屈曲之火。人參麥
冬收肺中不足之金。烏梅酸以收之。火勢既降。金體自堅
矣。至經水過期而多其色紅紫。肝脉有力乃氣滯血實也。

用參耆補之則氣愈滯血愈實安能得孕故以調氣爲主
佐以養血氣順血行經事依期而妊娠有準矣前以降火
爲先今以調氣爲主治法不同病源則一蓋氣有餘即是
火其病歸於氣鬱而已鬱氣一舒火邪自退得其病本斯
隨手取效也

孫文垣治孫君錫頭痛胸背脹飲食下膈卽吐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咳嗽不住口痰濁如膿大便燥結脈之右寸獨洪大皆金受火尅之候以二陳湯加竹茹滑石石膏黃連麥冬連進四劑夜與
益元散兼服益元能清六腑之火然不宜於大便燥結之人咳嗽吐俱止惟痰濁如
膿色且醒氣觸人此將作肺癰改用丹皮麥冬山梔甘草

貝母枳殼桑白皮紫菀知母當歸生地桔梗四劑全愈
易思蘭治一士人素耽詩文夜分忘寢勞神過度忽身熱煩
渴自汗惡寒四肢微冷飲食少減初以爲外感先發散後
和解不應又用補中益氣湯加參一錢踰月諸症仍前一
日午後忽發熱耳聾不知人事恍惚譫語或謂少陽症也
宜小柴胡和之易診之六脈皆洪大而無力曰非少陽症
乃勞神過度虛火症也不信遂以小柴胡去半夏加花粉
知母易謂服此必熱愈甚當有如狂症作已而胸如火炙
刀刺發狂欲走飲冷水一盞始定復求治以人乳并人參
湯與之當日進四服濃睡四五時病減半次日又進四服

六脈歸經沈細有力終夜安寢諸症悉退或曰是症人謂
傷寒公作虛火何也曰傷寒自表達裡六日傳遍經絡復
傳至二十一日外雖有餘症亦從襍病論今病已二月豈
可以傷寒論乎况少陽之脈弦長有力今浮洪滿指而無
力豈少陽脈平蓋平日勞神過分心血久虧脾肝亦損陽
氣獨盛氣卽火也經云壯火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於是
水涸火勝之病作矣傷寒云乎哉夫小柴胡乃治少陽實
症今陰虛病而以此瀉之則元氣愈虧陰火愈熾故知其
當發狂也又補中益氣湯補陽者也陰虛而補陽陽愈盛
而陰愈虛所以不效今用人乳者以真血補真水又以人

參導引散於諸經以濟其火與他藥不同故見效尤速也
龔子才治管藩相夫人每至半夜不睡口乾煩渴吐黏痰必
欲茶水漱口舌上赤黑皮厚胸痞嘈雜飲食少思脈之兩
寸洪數兩尺空虛右氣口咸此上盛下虛血虛氣鬱而有
火也以四物湯加生地黃連麥冬知母貝母花粉元參巨
子桔梗枳實青皮甘草數劑奏功又以六味丸加生地麥
冬知母元參花粉貝母五味黃連一料全安

陳三農治一土人素好滋補之劑久之致口舌乾燥脣後作
痛神思不爽飲食減少食肉則瀉六脈實大作實火治以
知柏連梔赤芍甘草一劑而胸次爽豁痛瀉俱止再劑飲

食倍加精神頓長諸症悉愈書此以爲無病好補之戒
陸養愚治董龍山妾每小腹氣上冲則熱壅頭面卧不能寐
身戰慄日中發熱無常至四鼓五鼓其熱更甚熱時腹中
有塊升起經期叅前而淋漓數日飲食過於平時而肌肉
消瘦或作陰虛發熱治之數月不效脈之數而弦左尺爲
甚曰此肝胆病也胆主決斷謀慮不決則木氣鬱而成火
故於少陽初動之時其熱更甚也因胆之氣既鬱而成火
則肝之血亦滯而成瘕瘕非血不聚非火不升今塊之上
升熱之上壅卽經所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也第初病止
在無形之氣但調其氣而火自息今兼在有形之血必先

去瘀令有形消而無形可調也。適在經行之際，乃以女金丹連服去瘀塊甚多。後以達氣養榮湯盡其舊以生其新，數劑諸症漸愈。再用枳榔加人參數劑，而肌肉漸長矣。

張路玉治張太史虛火症。精氣下脫，虛火上逆，怔忡失血脈之右關氣口獨顯弦象。左尺微數，餘皆微細。搏指益陰，火內伏也。緣勞心大過，精氣滑脫，加以休惕恐懼，怔忡驚悸，醫峻用人參桂附。初稍可，交春復劇如前。仍用參附導火歸元，固斂精氣之藥轉劇。凡陰虛病初服桂附有小效久服則陰竭而脫余目擊者十人矣稍用心則心系牽引掣痛，痛連脊骨對心處。或時病引膺脇，或時顛頂如掀，或時臂股瓜甲皆隱隱作痛，怔忡之

狀如碓杵。如繩牽。如篋物。如綳絹。如以竹擊空。控引頭中。
如失腦髓。夢寐不寧。達旦倦怠。睡去便欲失精。精去則神
魂飛越。觀其氣色鮮澤。言談亹亹。總屬真元下脫虛陽上
擾之候。其人本病三陰虛損。悞以參附熱補。遂至變症蠭起。細推脈症。其初雖屬陽
氣虛脫。著此一語。便於此道未徹。而過餌辛溫之劑。致陽亢而反耗真
陰。當此急而轉闕。以救垂絕之陰庶可挽回前過。爲疏二

方。前用保元合四君。丸用六味合生脈。此時却宜二地二
川連。蔓仁養陰兼解鬱之法。俟元氣大復。然後議補。乃爲
合法。六味生脈。留爲後勁。若保元四君。則仍魯衛之政耳。
服及兩月。諸症稍平。但倦怠力微。因自檢方書得補中益
氣湯。爲夏月當用之劑。於中加入桂附二味。一啜則喉痛

聲瘡用補中益氣。復邀診見其面顏精彩。聲音忽瘡莫解。

用補中益氣者宜著眼

復邀診見其面顏精彩。

聲音忽瘡莫解。

其故詢之知爲升柴桂附擾動虛陽所致。卽以前方倍生

脈。服之半月後聲音漸復。日漸向安。但衣被過暖。便咽乾。

痰結稍涼則背微惡寒。或熱飲則大汗。時怔忡走精。此皆

宿昔過用桂附。內伏之熱所致也。適石門董某謂其伏火

未清。非芩連不能解散。自仲春至初夏純服苦寒。亦大初庸手

初

甚覺爽朗。至初夏反覺精神散亂。氣不收攝。後仍用六味

合生脈經歲服之。以化桂附餘毒云。雄按此真閱歷之言

三十年來余見不知

若干人矣其奈世
人之不悔悟何

內翰孟端士之母虛火不時上升。自汗不止。心神恍惚。欲食

不能食欲卧不能卧口苦小便難溺則洒淅頭暈凡醫每
用一藥輒增一病用白朮則窒塞脹滿用橘皮則喘息怔
忡用遠志則煩擾鬱熱用木香則腹熱咽乾用黃耆則迷
悶不食用枳殼則喘咳氣乏用門冬則小便不禁用肉桂
則顱脹欬逆用補骨脂則後重燥結用知柏則小腹枯癟
用芩梔則臍下引急用香薷則耳鳴目眩時時欲人扶掖
而走用大黃則臍下築築少腹愈覺收引遂畏藥如懼惟
日用人參錢許入粥飲和服聊藉支撑交春虛火倍劇火
氣一升則周身大汗神氣騁騁欲脫惟倦極少寐則汗不
出而神氣稍寧覺後少頃火氣復升汗亦隨至較之盜汗

迥殊。診之其脈微數而左尺與左寸倍於他部。氣口按之似有似無。此本平時思慮傷脾。脾陰受困。而厥陽之火盡歸於心。擾其百脈致病。病名百合。此症惟仲景金匱言之甚詳。原云諸藥不能治。所以每服一藥。輒增一病。惟百合地黃湯爲之耑藥。奈病久中氣虧乏。復經藥誤而成壞病。姑用生脈散加百合茯苓龍齒。以安其神。稍兼茱連以折其勢。數劑少安。即令勿藥。以養胃氣。但令日用鮮百合煮湯服之。交秋天氣下降。火氣漸伏。可保無虞。迨至仲秋果勿藥而愈。

喻嘉言治吳添官。因母久病初愈。自患腹痛。徹夜叫喊不絕。

小水全無，知爲火
鬱之病以茱連加元胡索投之始安，又因傷食、

反復病至二十餘日，肌肉瘦削，眼胞下陷，適遭家難，症變壯熱，目紅腮腫，全似外感有餘之候。知其爲激動真火上焚，令服六味加知柏二十餘劑。其火始退。後遍身瘡瘍黃腫，燥火反
類濕熱腹中急欲得食，不能少耐。片時鎮日哭煩。臟燥者多
哭泣慰之曰：旬日後腹稍充氣稍固，卽不哭煩矣。服二冬膏而全瘳。

朱丹溪治一人，小腹下常唧唧如蟹聲，作陰火處。治用敗龜板，用酥炙鹽
亦得側柏，用酒九
蒸九焙黃柏，知母，俱酒
炒川芎，酒
當歸
浸右各等分，酒糊丸，每服八十丸，淡鹽湯送下。

陸祖愚治陳符卿夫人，素有痰火症，每遇經行一日覺澁滯，二日卽拘湧，三日大下如崩，昏暈幾絕。嘗善怒發，卽咽喉乾燥，氣出如火，痰涌胸塞，不能轉舒。其平日辛燥之品，如陳枳前木及苦歸之類，稍用卽暈眩，氣絕不足以息。及寒涼稍過，卽大便作泄，病作時日進粥數十碗不覺飽。脈之左三部絃細而駛，右脈數而稍充。曰：此血虛甚，故狂火偏旺如此。而氣原非有餘也。此時養血，則血一時不能充補。氣則浮火無由熄。莫若分上下爲治。入人參於滋陰藥中爲丸，引陽入陰，以扶生氣之原，所以治其本也。再用清涼以爲煎劑，助陰抑陽，以制浮游之火，所以治其標也。煎丸

間服而愈。丸方人參二地二冬知柏阿膠杜仲煎方花粉元參二母芩苓地芍麥冬甘草燈心隨症加減如精神困倦畧加人參如咽喉火盛加黃連或炒山梔連翹如有痰或胸膈痞滿加山楂蔓仁去地黃麥冬甘草如清涼太過脾氣受傷則去苦寒加山藥木通澤瀉炙草人參如遇經水將行亦忌苦寒惟活血補血爲主如氣滯小腹或脹或痛加丹皮山楂丹參甚則加元胡少許如月水去多腰脇骨節痠痛用生熟地杜仲續斷山萸白芍丹參黑荆芥阿膠童便或經行不止倍阿膠并炒黑蒲黃經畢仍大補血分此調理之梗概也夫天地之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人

身之中氣常有餘。血常不足。氣有餘。更是火血不足。則陰虛。三十以前。精神氣皿。日漸旺盛。三十以後。日漸衰微。語曰。陰陽水火。猶權衡也。一高則一下。一盛則一衰。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故凡火盛之症。必先陰虛。而後元氣亦弱也。

朱丹溪治一人。夜間發熱。早晨退。五心煩熱無休。六脈沈數。此鬱火也。用升陽散火湯。熱退。以四物加知柏。佐以乾薑。調理而安。

東垣治一人。惡熱目赤。煩渴引飲。脈七八至。按之則散。此無根之火也。用薑附加人參服之愈。

劉彥純治一人不能食而熱。自汗氣短不食而熱。脾陰弱也。
自汗氣短。肺氣虛也。以甘寒之劑補氣瀉火而安。

琇按治法只從壯火食氣四字得之。

薛立齋治一婦人口苦脇脹此肝火之症也。用小柴胡加山梔黃連少愈更以四君子加白芍當歸柴胡補脾胃而痊一婦人每怒口苦發熱晡熱此肝火盛而血傷也。以小柴胡合四物湯二劑以清火而生血更以四物加柴胡白朮茯苓丹皮生血健脾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每怒則口苦兼辣胸痛脇脹乳內或時如刺此肝肺之火也。用小柴胡加山梔青皮葛歸桑皮而安。

後又勞怒。口復苦。經水頓至此。血得熱而妄行。用四物加炒芩炒梔胆草一劑而血止。更以加味逍遙散而愈。

張路玉治徐君玉。素稟陰虛多火。且有脾約便血症。十月間患冬溫發熱。咽痛。里醫用麻杏橘半枳實之屬。遂喘逆。倚息不得卧。聲嘶如啞。頭面赤熱。手足逆冷。右手寸關虛大微數。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與萎蕤甘草等藥不應。爲製猪膚湯一甌。命隔湯頓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病如失。

朱丹溪治施人。年四十。因炙火太多。病腸內下血。糞肚痛。今痛自止。善嘔清水。食不下。宜清胃口之熱。黃芩甘草茯神

各五分陳皮地黃各一錢連翹白朮各一錢五分生薑三

片。

楊乘六治姚又曾病感症

二字在此案
却不必泥

外涼內熱肢冷口渴

痞悶昏沉語言譫妄不食不便

婦人產後血虛火盛者尤
多此症不必有所感也

醫作肝經鬱火治用逍遙加生地薄荷兩劑益煩燥不安

脈沉伏按之至骨則細數有加面黑滯舌黃燥乃火遏陽

明胃陰不能充拓所以脈與症皆內顯陽徵外呈陰象也

或問症既火遏法宜疏散乃服前劑轉劇何也曰逍遙中

柴胡薄荷風藥也單走肝胆若陽明功用之則火得風而

益熾矣第用左歸飲去茯苓以滋胃陰加生地當歸以清

胃火症自平耳。如言病減數劑而痊後數年病復如前。醫見身涼脈細用左歸飲加附子則神亂氣昏狂擾不寧。即前方去附子加花粉一劑而安乃去花粉數劑而愈。

龔子才治一人頭痛發熱眩暈喘急痰涎涌盛小便頻數口乾引飲遍舌生刺縮斂如荔枝下唇焦裂面目俱赤煩燥不寐或時喉間如烟火上衝急飲涼茶少解已瀕於死脈洪大無倫且有力捫其身烙手此腎經虛火游行於外投以十全大補脈證如此何所見而斷爲腎經虛火既用十全大補獲效則脈證間自必確有憑據乃並不明言其故豈不貽誤後人耶加山萸澤瀉丹皮山藥麥冬五味附子服一盅必須熟睡良久脈症畧減三四再以八味丸服之諸

一盅冷服熟睡良久脈症畧減三四再以八味丸服之諸

症悉退後戒冷物而痊

薛立齋治李閣老序菴有門生饋坎離丸喜而服之。曰前丸乃黃柏知母恐非所宜服者內經有云壯火食氣少火生氣今公之肝腎二脈數而無力宜滋化源不宜瀉火傷氣也。不信服將兩月脾氣漸弱發熱愈甚小便澀滯兩拘脛痛公以爲瘡毒曰此肝腎二經虧損虛火所致耳當滋補二經爲善遂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味地黃丸諸症悉愈嘗見脾胃虛弱肝腎陰虛而發熱者悉服十味固本丸與黃柏知母之類反泄真陽令人無子可不慎哉

一男子口舌糜爛津液短少眼目赤小便數痰涎壅盛腳膝

無力或冷或午後脚熱勞而愈感數年不愈服加減八味丸而痊

一男子咳嗽喘急發熱煩燥面赤咽痛脈洪大用黃連解毒湯二劑少退更以梔子湯四劑而愈

蔣仲芳治楚中一商性急而嗜烟閑三日五心發熱咳嗽大作百藥不愈診之六脈俱洪火症也莫非烟毒乎其人亦悟曰吸烟則嗽愈甚遂以麥冬知母山楂花粉黃芩蘇子甘草蔓仁桃杷葉煎成去渣入砂糖一兩和服四劑而愈

此無外感而火熱傷津之嗽故治法如此

聶久吾曰子稟素弱神雖強而精弱脾腎兩虛卽節慾猶然

二十前後常服參术等補脾僅免於病至三十後脾胃稍可頗覺上膈有熱時齒痛口舌痛每服清上藥輒愈亦不爲大害也至乙未春夏自察脈覺兩尺弱而寸關亦不旺疑下虛水不能制火宜補下滋水以制之若但清上非治本也商之饒姓老醫亦以爲然遂以人參當歸熟地茯苓五味酸棗肉巴戟故紙肉蓯蓉鹿膠仙茅遠志棗仁天麥冬枸杞菟絲之類以山藥末酒糊爲丸服至二三月上膈虛火盡除口齒等病不復作自後滋補丸藥服無虛日迄今二十餘年無虛火者滋水制火之功也

可與虛門黃履素案合參

續名醫類案卷五終

續名醫類案卷五終

續名醫類案卷六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惡寒

戴原禮治松江諸仲文、盛夏畏寒、常御重纊、飲食必令極熱、始下咽、微溫卽吐。他醫投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鷄者三、病更劇。戴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三陰之火，鷄能助痰，祇益其病耳。乃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纊之半。後以黃連導痰。

續醫案卷六
湯加竹瀝飲之竟瘳。

兩浙名賢錄

李士材治吳文邃眩暈三載、雖戰慄惡寒而不喜飲熱湯、五月向火數妄擁帷帳、屢服薑桂不效、脈浮之細小沉之堅搏、是鬱火內伏、不得宣越也。用金花湯加柴胡甘草生薑、乘熱飲之、移時而惡寒減、再劑而撤火爐、逾月而起、更以人參湯進六味丸、兩月安全。

張路玉治謝某、七月間病瘧、因服芩知石膏輩、稍間數日後、因小便精大泄、遂腦痛如破、惡寒振振欲擗地、醫用八味六君子、三倍參附、而寒不除、繼用大建中、每服人參三錢、熟附二錢、其寒益甚、至正月診之、脈僅三至、弦小而兩寸、

俱伏。但舉指忽覺流利。其症雖身襲重裘。大畏隙風如箭。
而不喜近火。或時重時輕。口鼻氣息全冷。胸中時覺上衝。
小腹堅滿。塊壘如石。大便堅硬。欲了不了。小便短數。時白。
時黃。陽道雖痿。而緩縱不收。氣色憔悴而不晦暗。此症本
屬陽虛。因用參附過多壯火。不能化陰。遂鬱伏土中。反致
真陰耗竭。論證不清。法當升發其陽。先與火鬱湯六服。繼
進升陽散火補中益氣。肢體微汗。口鼻氣溫。脈復五至。後
服六味丸生脈散異攻散。調理全康。

張子和治一婦。身冷脈微。喜食沸熱粥飲。六月重衣以狐帽
蒙其首。猶覺寒泄注不止。常服薑附硫黃燥熱之劑。僅得

平和稍用寒涼其病轉增三年不愈診其兩手脈皆如組繩有力一息六七至脈訣曰六數七極熱生多乃以涼布搭心次以新汲水淋其病處婦乃叫殺人不由病者令人持之復以冷水淋至三四十桶大戰汗出昏困一二日而向之所惡皆除少法華元化已曾用惜無知者。

周貞字子固玉田隱者治衛立禮得寒病雖盛夏必襲重裘擁火坐密室中他醫投以烏附轉劇曰此熱極似寒非真寒也用硝黃大寒之劑而愈續編醫說

抱一翁治一人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坐火蒙氈出語伊伊如嬰兒氣象似沉寒痼冷屢進薑附益甚診之脈

濡弱而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伏火也乃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治以柴胡升麻羌活澤瀉等劑繼以神芎丸。滑石大黃牽牛連芎薄四五劑而瘥去次日遂安。

薛立齋治一人雖盛暑喜擁火四肢常欲沸湯浸之喜食辛辣熱湯面赤吐痰一似實火吐甚則宿食亦出曰食入反出是脾胃虛寒也用四君子湯薑附而愈。

一士人患惡寒右尺獨滑尺滑者濕熱下陷也惡寒者因積勞傷脾胃氣下陷穀氣不得升發無陽以護榮衛也用補中益氣湯加肉桂二劑而愈此殆陽陷入陰之證非濕熱也

龔子才治一婦人六月惡寒之極。雖穿棉袄亦不覺熱。此火極似水也。六脈洪數。小水赤少。以皮硝五錢。溫水化服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內熱作渴。大便秘結畏惡風寒。手足逆冷。此內真熱而外假寒。先用黃連解毒湯後用六味地黃丸而愈。

朱丹溪治晉胡君錫年三十一形肥大面色蒼厚其家富足專嗜口昧。兩年前得消渴病。醫與寒涼藥得安。有人教以病後須用滋補。令其專用黃雌雞。因此食至千餘隻。漸有膈滿嘔吐之病。醫者意爲胃寒。遂與以附子沈香之藥。百

餘貼嘔病除。此謂劫之而愈反致病重。世不知此。以爲治驗古今受其害者可勝數哉月餘天

氣大熱忽惡風冷足亦怕地氣遂堆糠尺許厚上鋪以簾糊以重紙方敢坐臥而兩手不能執筆口鼻皆無氣以呼吸欲言無力行十餘步便困倦脈皆浮大而虛僅得四至

此內有濕痰因服燥熱藥遂成氣耗血散當此夏令自合

便死因其色之蒼厚神氣尙全可以安穀遂以人參黃耆

白朮熬膏煎淡五味子湯以竹瀝調飲之三日諸病皆愈

令其頓絕肉味二月後康健如舊又以雞湯下飯一月後

胸腹膨滿甚自煎一陳湯加附子荳蔻飲之頓安問調理

藥教以勿藥并斷肉飲自愈。

寒熱

汪石山治汪世昌形肥色紫年逾三十秋間病惡寒發熱頭痛自汗惡心咯痰惡食醫以瘧治診之脈浮濡而緩右寸畧弦曰非瘧也此必過勞傷酒所致飲以清暑益氣湯四五服而愈。

易思蘭治一春元下第歸得寒熱病每日申酉二時初微寒

繼作大熱而煩躁甚如狂過此二時平復無恙惟小便赤黃而澁往時一有心事夜卽夢遺每日空心用鹽飲燒酒

數杯醫皆以爲病瘧用清脾飲柴苓湯并截藥俱不效六

脈惟左尺浮中沉取之皆洪數有力餘部皆平。曰此潮熱病也。以加減補中益氣治之。日進一服三日病漸退復用六味地黃丸兼前藥調理一月而安。或問寒熱而不以瘧治何也。曰此非瘧乃潮熱也。潮者如水之潮依期而至。八法流注云申酉二時屬膀胱與腎。此病專屬二經水衰火旺。當申酉時火動于中故發熱而躁。躁屬腎若瘧疾肝部必弦今不然惟左尺獨現火象此因平日斲喪太過腎水虧損陰火旺熾加之鹽飲燒酒引入腎經故小便赤黃而澁也。又曰此莫非陰虛火動乎。曰陰虛之熱自午至亥發熱不間。今惟申酉時熱。熱止便涼與陰虛不同。又曰或亦

嘗用補中益氣而不效何也。曰、加減之法或未同耳。予之去升柴加丹皮澤瀉黃柏者。丹皮瀉膀胱。澤瀉瀉腎火。黃柏爲君。以生腎水。水旺則火衰。而寒熱退矣。用六味丸者亦取有丹皮澤瀉耳。如不知此。仍用升柴。乃以肝脾之藥治腎。所以不效也。

孫文垣治李坦渠子婦十月寒熱起。一日一發。咳嗽心痛腰亦痛。次年正月望後始間日一發。肌肉大減。喉疼。汗出如雨。白帶如注。飲食減少。百治汗不止。脈之右手軟弱。左手散亂。此汗多而脈不欬。病至此危矣。經云火熱似瘧。此之謂歟。以黃耆二錢。白芍一錢五分。甘草阿膠各一錢。鰲甲

三錢桂枝五分烏梅一個水煎服其夜汗止再診脈已歛
神氣亦回前方加何首烏石斛牡礪寒熱亦不發飲食少
加駿駿然有幽谷回春之象

喻嘉言治吳吉長內新秋病酒浙惡寒寒已發熱漸生咳嗽
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藥不愈體日庭羸延至初冬飲以參
朮補劑轉覺厭厭欲絕食飲不思有咳無聲瀉痢不止危
甚醫議以人參五錢附子三錢加入薑桂白朮等作一劑
服以止瀉補虛而收背水之捷病家無措延喻診畢未及
交語前醫至卽令疏方喻飄然而出蓋以渠見旣訛難與
言耳前醫旣去乃曰是症總由悞藥所致始先皮毛間酒

浙惡寒發熱。肺金爲時令之燥所傷也。用表散以爲非法。
至用參朮補之。則肺氣閉錮。而咳嗽之聲不揚。胸腹脹飽。
不思飲食。肺中之熱無處可宣。急奔大腸。食入不待運化。
而卽出。食不入則腸中之垢汙亦隨氣奔而出。是以瀉痢
無休也。今以潤肺之藥兼潤其腸。則源流俱清。寒熱咳嗽。
泄瀉一齊俱止矣。服四劑必安。不足慮也。方用黃芩地骨
皮甘草杏仁阿膠一劑瀉卽少止。四劑寒熱俱除。再數劑
咳嗽亦愈。設與若輩商之。彼方執參附爲是。能相從乎。又
鄉中王氏婦。秋月亦病寒熱。服參朮後。厭厭一息。但無咳
嗽。十餘日不進粒米。亦無大便。時時暈去。不省人事。其夫

來寓詳述其證求發補劑乃以大黃芒硝石膏甘草四味爲粗末與之彼不能辨歸而煎服其婦云此藥甚鹹夫喜曰鹹果補藥遂將二劑連服頃之腹中弩痛下結糞數塊絕而復甦進粥二盞前病已如失矣凡此素有定見于中始無疑惑書之爲臨症者廣其識焉

高鼓峰治程氏子每日至辰時大寒午時大熱熱卽厥兩目直視不能出聲顏脫涎水從口角涌出日流數升至丑時始汗解飲食不進昏冒欲絕診之皆誅伐太過所至也投以補脾之藥不卽效延他醫用柴胡南星半夏等勢轉劇復延診值醫者在座詢之曰此何症也而用前藥曰子不

識乎此肝瘧也。肝瘧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高笑曰據予述經言當得通脈四逆矣。何用前藥。某誠不識此爲何病。但知虛甚耳。請先救人。然後治病何如。曰子用何藥。曰大劑參附庶可挽回。彼力爭參附不便。乃漫應曰謹奉教始洋洋色喜而別是夜用人參一兩黃耆二兩炮薑三錢比曉熟地桂附並進次日辰時病不復發矣。此緣勞役過度寒熱往來。醫認爲瘧。且時當秋令。一味發散寒涼。重虛其虛。展轉相因肝脾大敗。非峻補氣血。何由得生。夫病由人生。人將死矣。而乃妄牽經義。強合病情。及至處方。又乖成法。自悞悞人至死不覺。悲夫。

呂仲嘉內人在室十四歲時、病寒熱往來、迨後適仲嘉、又十
餘年、寒熱如故、或作瘧治、或作虛治、延羸枯削、幾於骨立、
高診之曰、此非瘧非虛、乃血風症耳、以五加皮散加熟地
二兩、每劑共藥五六兩許、水二升濃煎一升、每日進一劑。
如是者二十劑、寒熱頓除。

馮楚瞻治徐山公、患似瘧非瘧、醫以柴胡湯、連進數劑、漸至
不省人事、口噤僵臥、咸謂無生理、曰、此陽虛作寒、陰虛作
熱、悞當瘧治必死也、以重劑熟地白朮五味牛膝麥冬製
附子。另煎人參一兩沖服。三日而甦。後用溫補而愈。

吳孚先治小姨病、寒熱如瘧、語言譖妄、如見鬼狀、有指爲熱

入血室者、然證與長沙所論三條、了不相合。診得右寸浮滑、知爲風痰膠固肺臟、故酒浙寒熱痰迷心竅、故語言譖妄。宜發表利氣自愈。用二陳湯加蘇防前葛枳桔桑杏數劑、微汗而痊。

有一師尼、乍寒乍熱、面赤心煩、或時自汗、惡風體倦、大小柴胡襍進、其病益劇。診視脈無寒邪。但厥陰脈弦長而出魚際、治以抑陰地黃丸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夫久出、經商發寒熱、月經旬日方止、服降火涼血藥、內熱益甚、自汗盈盈、月經頻數、日內熱自汗。乃脾氣虛熱也。非血不歸脾也。用歸脾湯六味丸而愈。

一室女久患寒熱月經失期以小柴胡湯加生地治之少愈
更以生地黃丸而痊柴胡秦艽各半兩生地二兩酒濕杵
膏赤芍一兩爲末蜜丸每三十丸烏梅湯下日三服

易思蘭治一男子病寒熱衆作瘧治年餘不愈又以爲勞瘧
虛瘧用鱉甲散補中益氣湯俱不效脈左右三部俱浮大
無力形瘦色黑飲食不美知爲陰虛發熱病也早進六味
丸晚服補陰丸七日後飲食漸美寒熱減半又服一斤未
一月全愈蓋此似瘧非瘧乃陰虛之候也凡正瘧則寒熱
雖參差而有準今寒熱往來或一日一次二次且寒而不
厥身熱如火熱退又無汗兼之形瘦色黑怔忡不寐口渴

便祕。豈可謂瘧乎。且瘧脈當弦。諸虛損脈亦多弦。發則弦而大退。

肝火浮入胞絡者多

則弦而小。今浮大無力。早晚相同。誠陰血不足。陽火有餘。火發于外。則爲熱。火鬱于中。則爲寒。形瘦者。火之消爍也。色黑者。火極似水也。怔忡不睡者。心血虧損也。肝火浮入胞絡者多飲食不美。口渴便小者。火熾于上下也。但生腎水。養血滋陰。陰血充則火自降。寒熱退而病瘳矣。

立齋治一婦人久患寒熱。服清脾飲之。類胸膈飽脹。飲食減少。用調中益氣加茯苓半夏炮薑各一錢。二劑而痊。

朱丹溪治趙孺人。夜間發寒後便熱。丑寅時退起來口渴食少。無味。穀不化。腹痛而泄。倦怠。或遇事煩燥。赤眼氣壅。又

不耐風寒亦惡熱白朮歸身一錢、白芍陳皮一錢、人參黃
芪五分炒柏炙草炒芩丹皮木通縮砂三分煎下保和丸
實腸丸各三十丸。

呂十四孺人怒氣後寒熱咳嗽食少淋泄縮砂甘草三分人
參五分白朮錢半連翹陳皮茯苓一錢薑二片同煎

一婦人年五十餘形實喜作勞性急味厚喜火食夏却患熱
惡寒發熱更無休時衣被雖厚常凜然兩脈皆澁朱作樵
合耶治之遂以四物湯加陳皮以人參白朮爲君生甘草
黃柏爲佐多入薑汁。吞通神丸三十丸回金抑青各二十
丸阿魏十丸煎三貼而得睡第五貼而身和第七貼通身

微汗。諸症皆除。

華佗傳有婦人長病多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寒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如蒸出。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燃火溫牀。厚覆良久，汗始出。著粉汗燥便愈。三國志

馬元儀治張某，寒熱數日，痛嘔逆胸，滿身疼，左脈弦澁，關尺虛微。此中氣虛寒，胸中之氣不化而爲滿。胃中之陽不布而爲嘔。衛外之陽不固而爲痛。以四君子補脾胃之虛，炮薑附子肉桂補陽氣而除邪。少加黃連以爲引導。一劑脈

起再劑痛止得睡不數劑而霍然。

顧允諧寒熱日作、胸滿不舒、自汗不止。已數日或用柴胡黃芩兩解之法不愈。診其脈右三部虛微、左三部弦澀。望其色枯白不澤。脈微爲陽微。弦爲虛風。由正氣不足。虛邪外襲而成寒熱。治宜補中益氣。卽有胸滿亦是陽虛不布。非氣實而然也。况自汗者陽虛不能衛外故也。面色不華者氣血虧損。無以上榮于面也。遂與理中湯理其中氣。加桂枝以祛虛邪。後倍加參附。不數劑而愈。

唐氏子患寒熱、彌月不瘥。胸中有塊高突。按之則痛。時見厥逆兼多自汗。診其脈右三部虛微。按之如絲。此症實脈虛。

邪實正衰之候也。攻之則礙虛。補之則助邪。然用補則正氣旺而邪自去。若任攻則邪氣去而正獨全者鮮矣。用人參二錢扶元養正爲主。佐以炙甘草和平益氣以却虛邪。炮薑黃連半夏以開痞而散結。肉桂以固其本。桂枝以越其邪。製方井井有條。可以爲法。二劑寒熱減。兩脈起。加人參以助中焦運化而痛漸平。再用桂附理中湯調理而愈。一婦人患寒熱半月。兩脈浮虛。按之則豁然空。兩寸倍甚。曰脈見空豁寒熱不時。面色不華者。氣血不榮也。語言錯亂者。神明失養也。與歸脾湯加黃連肉桂各七分。令其心腎內交。服後脈漸有神。改用人參三兩、黃耆三兩、歸身一兩。

炙草二錢、生地五錢、遠志一錢、棗仁三錢、杞子五錢、大劑
補氣養榮數劑。寒熱止，神氣清。令早服七味丸。下午進歸
脾大造膏百日而愈。

李東垣治中書左丞姚公茂。上熱下寒。用既濟解毒湯良愈。
未選

來天培治馬振昌室。年約五旬。夏間忽患寒熱頭痛。每未申
時起至寅卯時退。頭暈胸悶嘈囁。或作暑風治益甚。不能
飲食。無汗。氣急懶言。診之六脈沉細。兩關微弦。此勞倦傷
脾中氣不足。外感寒邪。內傷生冷。清陽不升。氣虛不能達
也。與補中益氣湯加炮薑半夏。一劑汗出熱短。嘈囁漸已。

繼以歸脾湯加半夏桂枝白豆仁。寒熱除飲食進調理而愈也。

馬氏姪年七旬、八月忽病寒熱、惡心頭疼身痛、心跳不眠、嘔吐不食、展轉呻吟、診之、兩關弦而緊、餘脈細小、以爲脾氣虛寒、肝氣上逆、與薑附理中湯加白芍和肝、二劑漸瘳。

朱丹溪治一人、天明時發微寒、便熱至晚、病盛于陽兩腋汗出手

足熱甚、四肢爲諸陽之本則胸滿拘急、大便實而能食、邪熱可知似勞怯病者、虛損之甚脈不數。但弦細而沉。此張子和謂亦作寒熱爲有積之脈、詢之

因怒氣而得。但用大柴胡湯。惟胸背拘急不除。後用二陳湯加羌活防風紅花黃芩治之。

汪石山治一人形短蒼白平素喜飲五月間忽發寒熱醫作
寒治燥渴益甚時常啖梨嘔吐痰多每次或至碗許飲食
少進頭痛暈悶大便不通小便如常或一夜不安或一日
連發二次或二日三日一發或連發數日平素兩關脈亦
浮洪先令服獨參湯二三貼嘔吐少止寒熱暫住三日他
醫曰渴甚脈洪熱之極矣乃用獨參以助其熱非殺之而
何及往視脈皆浮洪近數曰此非瘧而亦非熱也脈洪者
陰虛陽無所附孤陽將欲飛越故脈見此其病屬虛非屬
熱也渴甚者胃虛精少不上朝干口亦非熱也蓋年逾六
十血氣已衰加以瘧藥性皆燥烈又當壯火食氣之時老

人何以堪此。然則邪重劑輕。非參所能獨治。遂以參者各七錢。歸身麥冬各一錢。陳皮七分。甘草五分。水煎每次溫服一酒杯。服至六七貼。痰止病除而食進。大便旬餘不通。增之以蜜。仍令服三十餘貼。以斷病根。續後脈亦收斂而緩。非復向之鼓擊而駛矣。

霍亂

張子和曰。泰和間。余見陳下廣濟禪院其主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一枚及兩者。乾薑一兩。泡水一碗。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則嘔血而死。頃合流鎮李彥直。中夜忽作吐瀉。自

取理中丸服之。醫者至以爲有食積，以巴豆下之。三五丸藥亦不動。至明而死，可不哀哉！遂平李仲安攜一僕一佃客至偃城，夜宿邵輔之書齋中。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逸也，騎馬與佃客往臨潁急追之。時當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旣不獲其人，復宿于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吟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爇火尋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瀉，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白，四肢厥冷，此正風濕，渴三者俱合之症也。其壻曾聞其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剉生薑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令徐

服之良久方息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起調養三日平服。

雄按此證近世屢行然多在夏熱亢旱之年今秋江浙盛行死者甚衆余診治者無不活詢其病前有無影響或曰五心煩熱者數日矣或曰身中殊不自覺但視物皆作紅色已而病卽陡起大端倪若此伏暑可知七月中旬治一陳姪年已七旬吐瀉轉筋肢冷音嘶脈伏無溺口渴汗多腹痛苔黃自欲投井予以白虎合三黃加木瓜威靈仙畧佐細辛少許兼以西瓜汁恣飲卽日而瘳一李姓婦人患此更兼溺血如注頭痛如劈脈甚絃駛心悸畏驚余謂雖屬暑邪肝陽熾極以犀角梔子柏葉茅根石斛滑石竹茹銀花生苡仁爲大劑和入藕汁送下當歸龍鬚丸三錢而霍亂卽止專治血分旬日亦痊若此二法卽余前論中亦未之及也

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晝眠夢甲云暴病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其脚吞之則愈耳謨覺探之果死其

後乾霍亂者試用輒瘥

客中間集
出幽明錄

孫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後御色欠早四肢冷冒脘痛極脈僅得四至或以鬱火爲治投以寒涼痛更甚三日前所食之西瓜吐出未化乃翁以爲陰症傷寒欲用附子理中湯不決邀孫治之視其面色青慘叫痛而聲不揚坐臥煩亂不決邀孫治之視其面色青慘叫痛而聲不揚坐臥煩亂此是霍亂兼蛻厥之症也先當止痛安蛻後理霍亂可免死也遲則悞事矣急用五靈脂醋炒三錢蒼朮一錢五分烏梅三個川椒炮薑烏梅各五分水煎飲下痛減大半下午以大腹皮藿香半夏陳皮山楂五靈脂茯苓兩貼全安沈繼庵丙人患發熱頭痛遍身痛乾嘔口渴胸膈脹悶坐臥

續名醫叢卷六
不安、醫與參蘇飲、其乾嘔愈甚、又加煩躁、孫診之、則右手
洪大倍于左手、浮數。曰：乾霍亂也。以藿香正氣散去白朮、
桔梗、加入白扁豆、香薷、一貼吐止。惟口渴額痛尙未除、以
石膏、香薷、滑石各五錢、橘紅、藿香、葛根各二錢、梔榔木瓜
各一錢、甘草五分、薑三片、一貼而愈。

柴嶼青治藩陽少宗伯德福、夏月抽筋吐瀉、用六和湯而愈。
秋間過府署致謝之、再診其脈、弦洪異常。謂宜合丸劑調
養。彼謂病已可不信、因謂京兆吳穎庵曰：德公脈氣不佳。
不預行服藥。脈已先時而見。明年春夏可慮。至期暴脫。急
着人相邀。已無及矣。凡吐瀉轉筋者、其肝脈必弦洪、未必平素有病也。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卽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極肢
冷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絞痛垂死六脈俱伏令
以藿香正氣散煎湯吐之一吐減半再吐而安矣

局方藿香正氣散朴陳桔半草芷芩藿腹皮蘇葉

陸祖如治陳敬橋母四旬外身軀肥胖暑月多啖生冷夜半
腹痛上不得吐下不得瀉或與藿香正氣散入口卽吐不
得下咽診之左三部沉緊而細右寸關沉實有力面色紫
脹四肢厥冷昏不知人牙關緊閉此寒氣太重中焦氣滯
不得化先用烏梅擦牙俟開卽投抱一丸三厘腹中鳴
響去垢穢若干四肢溫暖面色如常然昏昏似醉懶於言

語恐元氣大削。遂用歸芍川芎茯苓豆蔻木香陳皮木通等四劑全愈。

王宇泰治一老人。暑月霍亂。昏冒不知人。脈七八至洪大無力。頭熱如火。足寒如冰。半身不遂。牙關緊急。此年高氣弱。不任暑氣。陽不維陰。卽瀉陰不維陽。卽吐陰陽不相維。則旣吐且瀉也。正值暑氣極盛之時。非甘辛大寒之劑。不能瀉其暑熱。墜其陽餒。而安其神明。遂以甘露飲。甘辛大寒泄熱補氣加茯苓以分陰陽。雪水調灌卽愈。

治一婦患吐瀉十餘日。水粒不入。發熱煩燥。欲去衣服。六脈浮洪。重按全無。用六君子加藿香砂仁附子冷服。諸症悉

愈。

薛立齋治進士李通甫之內冬間開衣箱其內衣裳乃夏月所晒者開時覺爲暑氣所侵良久患霍亂足指跟俱轉筋甚惡自分必死用香薷飲一劑急煎下咽卽愈

儀部李北川仲夏患腹痛吐瀉兩手足搃之則熱按之則冷其脈輕診則浮大重診則微細此陰寒症也急服附子理中湯不應仍服至四劑而愈

包瑞溪學憲傳繆仲淳傷暑霍亂神方絲瓜葉一斤白霜梅肉一枚并核中仁同研極爛新汲水調服入口立瘥廣筆記

馬銘鞠傳霍亂方用粟米連殼搗碎煎湯服下後立愈屢試

神效

梁溪顧聖符傳治霍亂方。取扁豆葉搗汁一碗飲之立愈。
繆仲淳治高存之家僕婦患霍亂。以砂仁一兩炒研鹽一撮。
沸湯調冷服一劑愈。傷冷物者加吳茱萸四錢。

瘴

陳三農治制府王姓感冒瘴氣。寒熱胸膈飽悶。頭疼眩暈。惡心脈數而洪。用藿香正氣散加厚朴檳榔羌活防風蘇葉。一劑而寒熱退。頭不疼。減去羌蘇防風。加草豆蔻半夏枳殼。惡心脹悶發熱俱愈。

梧州方姓脈弦而數頭疼身痛惡心飽悶發熱用羌防芎蘇
藿朴二陳蒼朮甘草枳榔二服而愈因飽脹未全退加草
豆蔻草果方愈此頭疼惡心飽脹所以異於感冒乃瘴氣也

端州李別駕鑲藍旅人年四十餘能騎射署雷州府時善搏
虎不避風雨寒暑涉溪陟嶺染瘴已深其所感風寒暑熱
不一而足且久客半載甫歸本署未暇休息遂往省謝謁
上臺可謂勞於公事忘于己躬其如積邪所感猝然皆發
醫者分沓據云略爲解散已進補劑而邪氣大作寒熱神
昏謳語脈空數無根神氣散亂補瀉兼施而議論紛然矣
招陳往視脈已如水上萍刻刻欲脫寒熱間作蓋受病既

深精氣兩虛。邪氣正熾。難以措手。擬用五積散加附子人參去麻黃而易羌活。已言明不治之症。不忍坐視。勉盡愚誠。立方有難色。不欲下藥之語。遂置不用。越一宿復拉往視。脈症殆甚。因見案頭昨藥尚存。遂堅辭而出。後聞以陰瘧陽虛。而用金匱腎氣湯加參者。有以爲虛症似瘧。當用補中湯而加參附者。三劑而神昏氣喘。虛汗如雨。足冷而脫矣。不知此症初實受瘧氣。屢感深寒。今則乘虛而發。語云傷寒偏死下虛人。況瘧氣而風寒暑濕備感者乎。

正紅旗孫兄。粵東轉運高公。令親也。高扎云。舍親孫某患不起之症。非某不治。亦作善之一端。時因余創育嬰局於廣

省故云然也。往診其脈空豁恍恍不定。重按無根。神昏譖語。寒熱大作。加之咳嗽痰喘。轉側不能寐。晝夜惟伏几呻吟。且胸膈脹悶。足冷惡寒。詢之夏秋積勞。寒暑皆受。一月以前。初感頭風。身痛憎寒惡熱。咳嗽或用桔梗杏仁乾葛羌活。汗而不解。復用桑皮前胡蘇子半夏貝母知母黃芩。亦不應。寒熱更甚。又用小柴胡加山梔元參薄荷。咳嗽更甚。不知此症夏秋暑濕風寒兼感而發。尙未得汗。何能解散。遂用五積散二劑。汗出如淋。咳嗽亦減。可伏枕矣。惟寒熱未退。病久元氣已虧。氣上喘。小便如油短數。其火從下而上。上盛下虛。用金匱腎氣二服。氣平便順。然潮熱如故。

時有囁語昏冒午後用參附六君子湯朝與腎氣丸經月
汗止神清凡用參附共斤許又服還少丹加河車桂附鹿
膠及十全大補湯五十餘日元氣始復飲食如常此與李
別駕同一病形脈雖少異一以信藥而生一以不信藥而
殞噫

戊寅十一月高齋使公子患似痢非痢紅多白少惡寒微熱
脈滑而數詢知自夏秋以來由川北隨任之粵久積暑濕
感冒而發用平胃加差防蘇藿一劑而寒熱退再劑加槟
榔木香而瘳或問痢忌燥藥今用蒼朮而愈何也曰常人
痢疾因暑令火熱之氣而得燥藥乃天時之所忌是以不

可擅用。今以積濕之病，發於隆冬，外感乃得力，要藥也。所謂治病而搜其源者，一匕可瘳，故醫無執方。病無執藥云。梁溪碩師周西侯之弟，開銅山於英德，其山下有水，人浣衣，則垢膩皆去，相與爲奇。以其近便，炊爨皆用之。未幾人皆黃胖，身軟腹脹而無力，飲食倍進，寒熱間作，善啖鷄豕諸肉，則胃腹少安。在廠同事斃者不一，因來省求治，用平胃正氣治其病，後以益氣六君補其受毒水，尅削之愆，而安此卽粵西太平柳州南竈，毒水瘴之一斑也。

一時開山同病還省數人，有似瘧非瘧，如驛官之僕陳某者，醫以瘧視，不及月餘而疾篤，因勢急方求診，脈已弦緊而

卷之六
數飲食不進，陳曰：若欲治何不在一月之前？病雖甚而元氣猶在。今精神殆盡，雖有婆心無藥可施，奈之何哉。

閱一載驛官復有甥陳姓，亦以開山病歸，仍犯毒水，所得似痢非痢，寒熱間作。醫以香連朴硝大黃行藥消導，日益尪羸，易醫曰：可以進補，用白朮五分，陳皮二分，茯苓四分，病無退進。召陳診，猶謂飲食尚可，料不致大變。脈之恍然不定，重按已絕，人將謝世，而飲食猶能此所謂行屍之疾邪。火浮載真精告竭矣。辭之，閱二日而卒。

新安程聖林長子，年十六，精血充足，飲食倍進。丁丑春從父到廣年餘，患似痢非痢，足腫便赤，此受暑濕瘴熱之病，半

年前曾視其脈數逾六至。每言於其父。此有積疾非壽徵也。卽欲急治。已屬難能。人皆以爲謬。未幾而發此疾。醫用寒如大黃黃柏。黃連。黃芩。朴硝。消導如枳實。檳榔。厚朴。山楂草寇補如參耆八珍。熱如桂附。薑茱。兼投備進。時陳奉制府之招。留滯端州兩月。歸而往視。不可爲矣。噫。

洞庭賀澤民。按察雲南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股發熱。有監生殺犬煮餽之。令空心恣食。飲酒數杯。卽去溺搜少頃。清利其脹。漸退。蓋犬肉能治瘴也。客坐新聞

治瘴法宜溫中固下。升降陰陽。及灸中腕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熱。若用大柴胡湯。及麻黃金沸草散。

青龍湯膠桂鼓瑟。渺不敗矣。又中瘴失語。俗呼爲中草子。
移時血凝立死。法當用針刺頭額及上唇。仍以楮葉擦其
舌令血出。徐以藥解其內熱。立効。居易錄出赤雅

漳水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不可
飲。飲則病瘴。梅龍圖儀嘗沿蹕至漳州。素多病。豫憂瘴癘
爲害。至烏腳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沾。
兢惕過甚。行至中流。忽墮水中。至于沒項。乃出之。舉體黑
如崑淪奴。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說頤

江南溪有溪毒。病發時如重傷寒。識之者取小筆管內鼻中。
以指彈之三五下。卽出黑血。良久卽愈。不然卽不救。錄異記

行路時。但見前後山間。有氣如虹或白。卽是瘴氣。急以身伏于地下。用口含土。候其氣散乃起。則無傷。蓋其氣浮空而過。不著于地也。若有檳榔及蒜。服之亦可。漱石
閒談

瘴疾吐下皆不可治。治之法。惟灸中腕氣海三里三處。并灸大指。再用針多刺額及上唇。令多出血。又以楮葉擦舌。令出血。然後用藥解楮葉之毒。內熱卽除。瘴毒自消矣。擗

友人言。粵西某縣瘴殊甚。縣令赴任卽死。無逾三月者。一至任。歷十餘年。家口染疾死亡殆盡。此丞久無恙。無他術。

獨嗜燒酒。終日沈醉而已。

粵
擗

周公謹云。香附四兩去黑皮。微炒片子。薑黃湯浸一宿。洗淨。

二兩甘草四兩炒研細末入鹽點服辟嵐瘴之氣極妙

志雅

錄堂雜

王珍張衡馬均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博物志

嘔吐

杜王治安業坊閭家老婦人患嘔吐請石秀才醫曰胃冷而嘔下理中丸至百餘丸其病不愈石疑之杜至曰藥病相投何必多疑石曰何故藥相投而病不愈杜曰藥力未及更進五十丸必愈果如其言石於是師法於杜

醫學綱目

王普侍郎病嘔、飲食皆不得進、召孫兆治數日亦不愈、後復召杜杜曰、治嘔愈嘔、此胃風也、遂用川烏一兩、淨洗去皮、臍不去尖、以漿一椀煮乾、每箇作兩片、復用漿水一椀煮盡、更作四片、細嚼一片、以少溫水下、少頃嘔遂止、痛既少息、杜遂問曰、尋常好喫何物、曰好喫甘甜之物、杜曰是甘甜乃膏梁之物、積久成熱、因而生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王服其說。

同上

毛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求醫、安常醫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嫁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

疾死。

曾達臣獨醒譜志

臧中立毘陵人客鄞崇寧中徽宗后病甚中立應詔以布衣
麻履見命之人診出問何證中立對曰脾脈極虛殆嘔瀉
之疾作楚和藥以進且曰服此得睡爲效至夜半果粥食
不一月獲安賜歸詔出官帑予地築室南湖以居焉波
濱府志

許學士政和中治一宗人病傷寒得汗身涼數日忽嘔吐藥
食不下醫用丁香藿香滑石等下咽卽吐許曰此證汗後
餘熱留胃腕正宜竹茹湯用之卽愈

薛立齋治府庠沈姬文母患脾虛中滿痰嗽發熱又食濕麵
冷茶吞酸嘔吐絕食誤服芩連青皮等藥益加寒熱口乾

流涎不收。聞食則嘔。數日矣。迎治曰。脾主涎。以脾虛不能
約制也。欲用人參安胃散。惑於衆論。以爲胃經實火。宿食
治之。病日增劇。忽思冬瓜食如指甲一塊。頓發嘔吐酸水
不止。仍服前藥愈劇。復邀視之。則神脫脈絕。瀕死矣。惟目
睛尚動。曰寒滯于內。治以辛熱。然藥不能下矣。急用鹽艾
附子炒熱熨臍腹。以散寒回陽。又令沈以口氣補接母口
之氣。又以附子作餅。熱貼臍間。救急妙法。時許神氣少甦。
以參朮附子爲末。仍以是藥加陳皮煎膏爲丸。如粟米大
粒五七粒于口。隨津液嚥下。卽不嘔。二日後加至十粒。諸
病少退。口涎不止。五日後漸服前劑一二匙。胃氣少復。乃

思粥飲復投以參朮等藥溫補脾胃五十餘劑而後愈明醫

醫

禱著婦人良方

一人湯藥人口卽吐出六脈洪大有力此因地道不通故氣厥上行而食物難入耳不更衣已十餘日服承氣等湯俱不納曰秘結日久涌逆勢盛故也止瀉莫若抽薪遂用密導去燥糞數升嘔吐卽止調以養血清火之劑而安。

章虛谷治一七十歲老人數年前患瘧病根未除每至夏秋則發自去冬至丁亥春忽病嘔吐戰振筋脈掣痛愈後屢發或見其小便黃赤大便乾少面有紅光謂是肝鬱化火火逆犯胃作嘔胃陰不足故小便黃赤大便乾少也章診

之脈虛濇少神。舌苔白腐而厚。此中焦虛寒濁陰聚胃也。
以薑製半夏爲君。佐參苓附子乾薑生薑桂枝芍藥烏梅。
草果仁一劑卽甚效。繼去烏梅加厚朴。連進十餘劑。每劑
附子用至三錢。胃口開而病愈。

周慎齋治一人。飲食如常。每遇子時作吐。大便秘結。其人必
苦慮憂思。脾氣鬱結。幽門不通。宜扶脾開竅爲主。遂以參
苓白朮。以蒼朮拌炒炙。甘草各一錢。煮附子烏藥三分水
煎服愈。

周慎齋治一士鬱熱嘔吐。用竹茹山梔各三錢。陳皮茯苓各
二錢。甘草一錢。煎成加薑汁五匙熱服而愈。大還

陸養愚治李糧廳因飯後勞攘下午飲酒數杯遂覺臍下小腹作痛升至胃脘卽嘔嘔訟痛止少頃又從下痛上復嘔嘔訟痛緩自後痛嘔益頻自疑中毒以淡鹽湯藿汁探吐之一無所出醫投以藿香正氣散不效其脈浮按細數稍重卽伏沉按甚堅曰此飲食過飽急遽所至與潤字丸百十顆令以淡薑湯服之少頃連瀉數行而愈

龔子才治梁太守女患頭暈嘔吐聞藥卽嘔諸醫束手令以伏龍肝爲末水丸塞兩鼻孔用保中湯藿香梗白朮各一

錢陳皮半夏茯苓各八分土炒黃連土炒黃芩薑汁炒山梔各一錢砂仁三分甘草二分生薑三片以長流水入淨

泥土擾瀝取地漿水煎湯採冷頓服而安

萬病回春

信陵府桂臺殿下夫人善怒。怒卽嘔吐。胸膈不利。煩躁不寔。腹痛便秘。食下卽吐。已八日心慌喘急甚。診之六脈虛微。此血虛胃弱。氣鬱痰火也。與二陳湯加薑連酒芩炒梔當歸酒芍香附竹茹白朮入薑汁竹瀝。二服而安。

張景岳治吳參軍因食蘑菇至大吐大瀉。醫謂速宜解毒。以黃連黑豆桔梗甘草枳實之屬連進。而病益甚。胸腹大脹。氣喘水飲不入。延張診。投以人參白朮甘草乾薑附子茯苓之類。彼疑曰。腹脹氣急。口乾如此。安敢服此耶。閱日愈劇。再求治與藥如前。且疑且畏。合淚吞之一劑而嘔少止。

二劑而脹少衰。隨大加熟地以兼救其瀉亡之陰。前後凡二十餘劑復元如故。蓋蘑菇之爲物必產於深坑枯井或沉寒極陰之處。其得陰氣最盛。故肥白且嫩也。今中其陰寒之毒。而復加黃連之寒。其解毒云何。茲用薑附以解其寒毒。人參熟地以培其所傷之元氣。此疾之所以愈也。

金氏少婦素任性。每多胸脇痛肝火及嘔吐等證。隨調隨愈。後於秋盡時前證復作。而嘔吐更甚。病及兩日。甚至厥脫。不省。衆謂湯飲不入。無策可施。一醫云。惟用獨參湯。庶幾萬一。張診之。其脈亂數。且煩熱躁擾。意非陽明之火。何以急劇若此。乃問其欲冷水否。彼卽點頭。遂與以半鍾。惟此

不吐且猶有不足之狀。乃復與一鍾覺稍安。因以太清飲投之。有謂此非傷寒。又值秋盡。能堪此乎。不與辯。及藥下咽。卽就枕酣睡半日。不復嘔矣。復以滋陰輕清等劑。調理而愈。大都嘔吐多屬胃寒。而復有火證若此者。此病火證極多張偏于溫補故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卽此是也。多屬胃寒。又是何說。有此說。以此法愈之。以多屬胃寒及自後二字觀之。張生平于此悞亦不少矣。蓋此症良由肝火上逆。故暴急如此。而曰陽明之火。其孟浪可知。

張路玉治曾餘弟婦。患嘔逆不食者月餘。服寬膈理氣二十餘劑。幾至絕粒。而痞脹異常。診之。脈得虛大而數。按仲景

脈法云。大則爲虛。此胃中陽氣大虛。而濁陰填塞于膈上也。因取連理湯方。用人參三錢服之。四劑而痞止。食進後與異功散調理而康。

稽紹胸中有寒疾。每酒後苦嘔。服萎蕤得愈。草似竹。取根花葉陰乾。昔華陀入山見仙人所服。以告樊阿。服之。壽百歲也。本草

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脈息。凡一日半。與大承氣湯兩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脈漸生。翼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謹慎也。經曰。關則吐逆。格則小便不通如此。亦有不得大便者。衍義醫說續編

張子和治柏亭王論夫本因喪子憂抑不思飲食醫者不察以爲胃冷去寒之劑盡用病變嘔逆而瘦求治於張一再涌泄而愈歸家忘其禁忌病復作大小便俱秘脅腹撮痛嘔吐不食十日大小便不通十三日復問張張令先食葵羹菠蘿菜猪羊血以潤燥開結次以導飲丸二百餘粒大下結糞又令恣意飲水數升繼以搜風丸桂苓白朮散調之食後服導飲丸三十餘粒不數日前後皆通痛止嘔定張臨別又留潤腸丸以防復結又留滌腸散大便秘則用之凡服大黃牽牛四十餘日方瘳論夫自嘆曰向使又服向日熱藥已非今日人矣一僧問張云腸者暢也不暢何

以得愈

按子和之醫。大抵以此法行之耳。丹溪云。凡病人欲吐者。切不可下之。逆故也。縱使二便復秘。可行疏通。亦中病而止。然後養其氣血。潤其腸胃。庶乎標本之治。乃羸瘠之人。服大黃牽牛四十餘日方瘳。豈理也哉。違聖人之法。以欺後世。恐非子和之筆也。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學者詳之。醫學續編原評

薛立齋治一婦人。少作嘔口。吐涎痰。面黃腹痛。月經不調。手足逆冷。此內外俱寒之證。遂以六君加附子木香治之。而愈。

一男子食少胸滿手足逆冷飲食畏寒發熱吐痰時欲作嘔
自用清氣化痰之劑脅腹愈脹呼吸不利吐痰嘔食小便
淋瀝又用五苓散之類小便不利諸證益甚曰此脾土虛
寒無火之證故食入不消而反出非氣膈所致逆用八味
丸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茯苓薑桂旬日乃愈

一婦人因勞役發熱倦怠嘔痰欲嘔或以爲火證用清熱化
痰等藥反大便不實無氣以動此寒涼復傷中氣形病俱
虛用參薯朮草麥冬五味陳皮附子治之而痊後復勞經
水數日不止衆以爲附子之熱所致用四物芩連槐花之
類涼而止之前證愈甚更加胸膈痞滿飲食日少仍用前

方去門冬。更加茯苓半夏炮薑。數劑漸愈。又用當歸芍藥湯而經止。但四肢逆冷。飲食難化。不時大熱。此命門真火衰。脾土虛寒之假熱也。用八味丸。半載而痊。又服六味丸。三載而生子。

宋理宗嘔吐不止。召楊吉老治之。問用何方。曰。辛熱藥也。帝曰。服之不效。吉老奏曰。熱藥冷服。藥成放井中。良久澄冷。進服一啜而吐止。萬密齋幼科發揮

立齋治一病。惡心少食。服解毒藥愈嘔。此胃氣虛也。以六君子湯加生薑治之而安。戴氏云。元禮如惡心者無聲無物。欲吐不吐。欲嘔不嘔。雖曰惡心。非心經之病。皆在胃口上。宜

用生薑。蓋能開胸豁痰也。

施笠澤治鄒翁患嘔吐遍身疼不能轉側醫爲療其嘔吐矣。然眠食猶未安也。診之曰風入於經其脈乃凝留結不散。寒痰中停四末不掉三焦不行亟疏其風亟調其經氣和血平轉側自能先用蘇合丸以通其氣隨用導痰湯加桂枝沉香白芍一劑卽熟睡覺而展轉自如再用六君子加沉香數劑而安。

馬元儀治袁某患小腹厥氣上衝卽吐得飲則吐愈甚諸治不效診之兩脈虛濶右尺獨見弦急曰人身中清氣本乎上而反陷下則爲注爲泄濁氣本乎下而反逆上則爲嘔

吐今病正在下而不在上也。下焦之濁氣上騰，則胸中之陽氣不布，故飲入於胃，有上壅而不下達耳。經云：雲霧不清，則上應白露不下。非地道不通，濁氣何由而降？嘔吐何由而止？以調胃承氣湯一劑，下宿穢甚多，繼培中氣而愈。張司馬子婦，患胸中滿結，作痛，飲入則嘔，涌出痰涎，多成五色，已數月，或主攻刺，或主補虛，卒無一效。至七月中，病轉危，廝診之，兩關尺虛微少神體倦神煩，胸中結痛，按之愈甚。此正氣內傷，陰邪內結。攻之則傷其正，補之則滯其邪，當以仲景臟結法治之。用黃連湯加桂枝一劑，嘔吐頓除。再劑胸中滿痛亦釋。次用理中湯加桂枝數劑而安。

張景岳曰沈姓者業醫年近四旬極勞碌因癩疝下墜欲提上升用鹽湯吐法遂吐不止湯水不受如此一日夜復大便下黑血二二椀脈微如毛欲絕此蓋吐傷胃氣脾虛之極兼以鹽湯走血血不能攝從便而下令速用人參薑附等以回垂絕之陽忽一醫至曰諸逆衝上皆屬於火大便下血亦因火也尙堪參附乎宜速飲童便則嘔可愈而血亦止矣病者然之及童便下咽卽嘔極不堪而斃

琇按疝下墜本由肝木厥張乃復激之上騰致脾胃俱傷而下血不死何俟童便固非卽參附亦未爲是也

馮楚瞻治蔣公子精神素弱吐血陰虧調理初愈忽又夢遺

大吐不已、六脈沉微。曰：夢遺俗名走陽，陽已傷矣。大吐不止，陽亦傷矣。急以附子理中湯去甘草投之，到口卽吐，又以白通之類皆苦不受。沉困數日，上不能入，下不能出，適有進西洋藥酒一方，神治關格吐逆之證。方用紅豆蔻去殼，肉蔻麵裏煨，用粗紙包壓去油，白蔻仁高良薑切片焙，肉桂去粗皮，公丁香各研細末五分，用上白糖霜四兩，水一飯碗，入銅鍋內煎化，再入雞子清二箇，煎十餘沸，入乾燒酒一觴，離火置穩，便處將藥末入鍋內打勻，以火點着，燒酒片刻，隨卽蓋鍋，火滅用羅濾去渣，入磁瓶內，冷水拔去火氣飲之，內皆辛熱純陽之藥，能破格陽之陰。又燒酒去火氣飲之，內皆辛熱純陽之藥，能破格陽之陰。

力猛辛烈。直透丹田。令照方修治。飲之卽不吐矣。遂以參

附峻補之藥。陸續漸進調理而痊。

琇按馮氏生平多尙溫補。如此證吐血陰虛之後。夢遺而吐。多由龍雷之火。下迫上奔。以辛熱治其標。則可。若守而不化。則後患不可測也。

孫奉職治趙儀女。忽吐逆。大小便不通。順亂。四肢漸冷。無脈。凡一日半。大承氣湯一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脈漸和。翌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爲難治。垂死而活者。惟此一人。

盧復曰。生平聞銅腥臭。卽惡心入口。鮮不吐者。雖參湯與茶。久在銅跳中者。亦然。常思銅青。固發吐藥。唯我何獨畏之。

甚久未晰此疑。辛亥夏臥病聞銅臭而嘔吐。自反爲木形人色常青畏金。故於銅臭爲相忤。因而思子和吐論中。發吐之藥四十有六種。嘗讀而未能解也。遂將以五形五色定人而施之。若木形人畏金腥而吐。則火形人畏鹹腐水類而吐矣。然畏者必惡。因其惡以激其怒。則用力少而成功多餘三形可例見。噫。豈惟吐藥爲然而下而汗。宜不可

乎。
沈抄

聶久吾曰。庚寅季春別駕夏公至新興寺放饑穀。予備酒飯欵之。正飲間忽然腹痛。其痛從臍下小腹起。痛至胃脘。卽嘔嘔訖痛止。半時許又從下痛止復嘔嘔訖痛止。如是者

數次醫作感寒治用藿香砂仁等藥不效至申刻子覺是
內熱作痛熱氣上衝而嘔必須利之然煎劑不可服恐反
增嘔急製牽牛大黃丸服至數錢利數次而脫然愈矣黑
牽牛四兩半炒半生磨取頭末一兩二錢三稜莪朮醋炒各六錢爲末濃米湯爲
丸梧子大服三錢未利再服二錢不俟二三時見效

魏玉橫治鮑綠飲年二十餘以夏月肩輿反歎途次受熱鼻
衄盈盈愈後偶啖梨遂得吐證蓋肝火而胃寒也百治無
效聞道吐字則應聲而嘔以故家人咸戒之後至吳門就
葉氏診以其脈沉細令服附子理中湯人參薑附俱用三
錢服後出門行及半里覺頭重目眩急歸寓及門而仆幸

其尊人雅諳藥性、謂必中附毒亟煎甘草湯灌之、良久乃甦、後去附子仍服三劑、吐轉劇、再往診、仍令服前方、遂不敢試、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六君子湯、服四劑無驗、再求診、適薛他往、薛壻令照方加益智仁一錢、再服亦不應、又求診于孫某、其方用甘草八錢、不下咽即吐、因不復求治而返、偶以冬月送殯感寒、增咳、纏綿至夏、余偶訪之、則病劇、詢知爲向患吐、近復二便俱秘、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飲茶水、更醫數人、或令以艾炙臍、俱不應、請診之、見其面色青悴、脈弦伏而寸上溢、謂此緣脾陰大虧、木火熾盛、又因久嗽肺虛、肝無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成關格。觀此論則

前胃寒二字殊無着落。蓋此症本由肝火冲胃。胃中熱極梨之甘寒不足以勝其熱。反激動其猖狂之熱。非胃寒也。幸脈不數。易已也。宜先平肝。俾不上衝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黃連肉桂各五分。隔湯蒸服。飲下覺吐稍止。卽能食糕。數塊然二便調不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獨蒜一枚。搗爛罨於丹田。以物繫之。不逾時二便俱行。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時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後與六味加減入沙參麥冬等。咳嗽亦止。向後常服養榮之劑。吐不作矣。

雄按甲戌乾隆十九年也。其時天士已沒。一瓢尙在。所云葉氏或天士之後人乎。

葉太史古渠在上江學幕中患吐證久不愈。凡學使按臨之
郡必召其名醫診治。兩年餘更醫十數。病日甚。歲暮旋里。
或與二陳加左金。吳萸川連俱用五六分。服下少頃吐血。
椀許。脈之不數。第兩寸俱上魚際。左尺微不應。指彼欲言。
病源及所服方藥。余曰悉知之矣。第服余方五十劑。乃得
痊。計熟地當用三觔許。乃訝然莫喻。問所患。究何病。曰彼
上江名醫。不過謂病痰飲耳。所用方不過用四君六君已
耳。遂拍案笑曰。一皆如言。但非痰飲。何以多酸苦涎沫。今
飲食日減。何以反重用熟地。曰此證由于腎虛。肝失其養。
木燥生火。上逆胃絡。肺金亦衰。飲食入胃。不能散布通調。

致津液停蓄腕中遇火上衝則飲食必吐而出也。四君二
陳香砂類皆香燥之品以之爲治猶抱薪救火反助之燃。
必滋水生木潤肺養金庶可獲效第陰藥性緩病旣久非
多劑不瘳也用熟地杞子沙參麥冬石斛等出入加減初
服吐自若十劑外吐遽減食漸增果至五十劑而愈。

倪首善年未二十稟賦甚弱早婚得吐病或與二陳五香等
劑轉甚有用桂附者服一劑覺不安乃止有教單食猪油
者初頗效後亦不應脈之虛弦略數與生熟地沙參麥冬
川連蔓仁四劑後去連又三十餘劑而瘳。

高氏女七八歲時卽病頭痛而嘔或酸或苦百治不效其父

詢余、余曰、此肝火上逆耳、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二三劑卽愈。後及笄、于春盡病復作、其父已歿、乃兄延數醫治之所用皆一陳六鬱、香砂丁桂之類、經半年而殺青、股無肉、其母泣令延余仍以前方、每劑內熟地一兩、二十餘劑乃愈。

金氏婦患吐證、蓋十餘年矣、所服香燥不可勝計、後左脇漸痛有塊、經水不行、脈澁數善怒、延診辭不治、延不已、勉與六味加減服之、頗有驗、然一怒即發、越半年而卒。

福建羅二尹悔齋久病足痿、于去年春嘔嘔而頭汗大出、醫療無效、乃不藥數月漸可、隨于夏間又患不眠、治亦無效、

至秋後乃痊。今年春因公事寓杭，求針科治足疾，又爲灸中腕氣海等穴十餘壯，步稍良，而嘔證大作，食入卽吐，絕粒數日，又不眠。服薑附萸桂二朮二陳等，覺有烟辣之氣，上衝，診之六脈大如筋頭，兩寸皆溢出魚際。舌瘦小，伸之極尖，且舌顫黃胎邊紅癟，額色赭石，鼻色熏焦，小便清白。大便常五日一行，謂此營氣大虧，肝腎之火上逆，胃絡則嘔吐，浮入心胞，則不眠。與養心湯加川連、牛膝、米仁，囑其驗，小便黃則病退。一劑卽不嘔，能食，小便果黃色。二劑得眼，舌胎淡紅癟消。唯兩脇如有物動，輒牽引，加山梔川棟二劑，左脇之物卽墜下。又加枇杷葉、熟地、蔓仁。去山梔川

棟黃連牛膝。二劑右脇之物亦墜下。脈亦稍歛。大便二日一行以行期甚迫。囑其照方服至舌不顫乃可。或足疾再甚。慎進風燥之劑。所以云者。知其針之得瀉而暫愈耳。

章虛谷治一七十歲老人。數年前患瘧病。根未除。每至夏秋則發。自去冬至丁亥春。忽病嘔吐。戰振筋脈掣痛。愈後屢發。或見小便黃赤。大便乾少。面有紅光。謂是肝鬱化火。火逆犯胃。作嘔。胃陰不足。故小便黃赤。大便乾少也。章診之脈虛濶少神。舌胎白腐而厚。此中焦虛寒。濁陰聚胃也。以薑製半夏爲君。佐參苓附子。乾薑生薑桂枝芍藥烏梅草果仁。一劑卽甚效。繼去烏梅加厚朴。連進十餘劑。每劑附

子用至三錢胃口開而病亦愈

反胃

常熟一富人病反胃，往京口甘露寺設水陸，泊舟岸下。夢一僧持湯一杯與之飲，罷便覺胸快。次早入寺，乃夢中所見僧，常以此湯待賓，故易名曰甘露飲。用乾餳糖六兩，生薑四兩，一味合搗作餅，或焙或晒，入炙甘草末二兩，鹽少許，點湯服之。子在臨汀療一小吏，旋愈。切勿忽之。

繼洪澹療方本草綱

目

金山周禪師得正胃散方於異人，用白水牛喉一條去兩頭。

節并筋膜脂肉煎如阿膠黑片收之臨時旋炙用米醋一
盞浸之微火炙乾淬之再炙再淬醋盡爲度研末厚紙包
收或遇陰濕時微火烘之再收遇此疾每服一錢食前陳
米飲調下輕者一服立效凡反胃吐食藥物不下結腸三
五日至七八日大便不通如此者必死用此方十痊八九
君子收之可濟人命也

普濟方本草綱目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身兼百技溺意方術既死友人偶召乩
周至運乩如飛頃刻數百言乃長詩也後一段云朗吟堂
前夜欲闌丹方寫與期平安菊莊老人此老病翻胃病實
由胃寒枇杷葉兮白豆蔻紫蘇子兮用莫謬良薑官桂用

些須厚朴陳皮看功奏。半夏枳榔赤茯苓沉香丁香皆用輕白芥蘿香吐聖藥杵頭糠兮尋至誠。三片生薑兩枚棗切切分向君道。人參乃是佐使者。食前一服沉疴好。蓋菊莊患此病用示以方也。第菊莊未知何許人餘詩不錄。

祝子
志怪

薛立齋治一婦人患反胃胸脇脹悶或小便不利或時作痛小便滯滯曰此肝火血虛也當清肝火生肝血養脾土生肺金。以薛言爲迂別服利氣化痰等劑前證益劇虛證益起乃用加味逍遙散加味歸脾湯。一服悉愈。

一婦人患反胃吐痰甚多手足常冷飲食少思曰此肝脾鬱

怒兼命門火衰。不信另服化痰利氣之劑。胸腹愈脹又服峻利疏導之劑。薛曰：非其治也。必變脾虛發腫之證。急服金匱加減腎氣丸。庶有可救。仍不信。反服沉香化氣等丸。果發腫而故。

汪石山治李一之。年近四十。病反食。與近鄰二人脈病頗同。汪曰：二人者皆急於名利。惟一之心寬可治。遂以八珍湯減地黃。加藿香爲末。用蜜韭汁調服而愈。其二人逾年果歿。

張路玉治湯伯乾子。年及三旬。患嘔吐經年。每食後半日許。吐出原物。全不穢腐。大便二三日一行。仍不燥結渴不喜。

飲小便時白時黃屢用六君子附子理中六味丸皆罔效
曰瀕於危診之兩尺弦細而沉兩寸皆濇而大此腎臟真
陽大虧不能溫養脾土之故遂以崔氏八味丸與之或謂
附子已服過一枚六味亦曾服過恐八味未能奏效也張
曰不然此證本屬腎虛反以薑附白朮伐其腎水轉耗真
陰至於六味雖曰補腎而陰藥性滯無陽則陰無以生必
於水中補火斯爲合法服之不終劑而愈

張三錫曰治反胃用新水一大碗留半碗將半碗水內細細
澆香油鋪滿水面然後將益元散一貼輕輕鋪滿香油面
上須臾自然沉水底此卽陰陽升降之道也方卽靈活可
法用治實症

當有効。但香油却最易引吐。用者審之。用匙擾勻服。却將所留水半椀溫藥。椀漱口。令淨。吐既止。却進丹溪涼膈散。通其二便。未效再進一貼。益元及涼膈。卽效也。此方極驗。

王叔權曰。有人久患反胃。予與震靈丹服。更令服七氣湯。遂立能。若加以炷艾尤佳。有老婦患反胃。飲食致晚。卽吐出。見其氣繞脣而轉。予爲點水分氣海。并夾脣邊兩穴。他醫只灸水分氣海。卽愈。神效。資生經

浙江省平章南征閩越還。病反胃。醫以爲可治。朱先生診其脈。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卽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

不化食既不化。五藏皆無所稟。去此十日當死。果如其言。

越遊集醫

說續編

薛立齊治一婦人、患反胃、胸腹痞悶、得去後或泄氣稍寬、此屬脾氣鬱結而虛弱也。當調補爲善、不信、乃別用二陳枳實黃連之類不應、又用香燥破氣時師類多出此前證益甚、形氣愈虛、用歸脾湯治半載而痊。

許學士治一婦人、年四十餘、久患翻胃、面目黃黑、歷三十餘年、醫不能效、脾俞諸穴燒灸交遍、其病愈甚、服此藥頓然全愈、服至一月、遂去其根、方名附子散、用附子一枚、極大者、坐于磚上、四面煮火、漸漸逼熟、淬入生薑自然汁中、再

用火逼再粹、約盡生薑汁半椀、焙乾入丁香一錢、每服二
錢、水一盞、粟米少許同煎七分、不過三服瘥。

王海藏云、趙侍郎先食後吐、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服紫菀丸五

十日瀉出青蛇五七條。四寸許惡膜三升愈。

方見癩風門

蕭萬與曰、崇禎戊寅歲余客汴梁、爲一郡王宮人治產後發
呃證、因言及先王壯齡時、患瘧痢反胃、遍治不瘥、自料無
生理、一草醫亦精於脈者、連投五劑、用大黃七兩、始能食
此、亦常有之症、吾鄉有患痢者、醫以大黃四兩下之、見者
皆驚愕、然服之痢反減、數服而愈、使此等證、遇讀丘齊景
岳書者、詎有生理乎、再投十餘劑、計服大黃觔許、前證漸

愈。後日服痰藥滾痰丸。兩旬方得全痊。越年餘連生五子。
壽至九十三歲而薨。如此稟賦。亦所不概見者。

續名醫類案卷六終

1663

續名醫類案卷七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同校

泄瀉

崔萬安分務廣陵，苦脾瀉。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爲之。謂萬安曰：此痰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服下二十丸。此藥太熱，痰平即止。如其言愈。稽神錄

宋高宗嘗以瀉疾召王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先宣

故遇暑熱宜
元用粟法全

賜瓜而後靜心診脈上急召大官賜瓜繼先卽食之既上
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
瓜固將以起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此
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
故瀉瓜亦能消暑耳四朝聞見錄

葉絳翁

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
苦脾疾涇悞用瀉药竟至大慚孝宗欲戮之市朝憲聖以
爲恐自此醫者不肯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黔海山涇先
懷金箇以入旣杖則以傅瘡若未嘗受杖後放還居天街
獨揭於門曰四朝御醫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

云本家兼施瀉藥王慙甚

全

寶材治一人患暴注因憂思傷脾也服金液丹露靈湯不效
蓋傷之深耳命灸二百壯小便始長服草神丹而愈
一女人因泄瀉發狂言六脈緊數乃胃中積熱也寶詢其丈
夫因吃胡椒生薑太多以致泄瀉五日後發狂言令服黃
芩知母湯而愈

衍義治一人大腸寒濤小便精出諸執藥服及一斗二升未
效後教服赤石脂乾薑各一兩胡椒半錢同爲末醋糊爲
丸如梧子大空心及食前米飲下五七十九丸終四劑遂愈

張子和曰昔聞山東楊先生治府主洞泄不止楊初至對病
人與衆人談日月星辰經度及風雲雷雨之變自辰至未
而病者聽之忘其圖楊嘗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問其所
愛之事好棋者與之棋好樂者與之笙笛勿輟脾主信又
主思慮投其所好以移之則病自愈

維陽府判趙顯之病虛羸泄瀉褐色乃洞泄寒中證也每聞
大黃氣味卽注泄張診之兩手脈沉而軟令灸分水穴一
百餘壯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風湯白朮丸等藥不數月而
愈

趙明之米穀不消腹作雷鳴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諸醫以爲

妙法

脾受大寒故泄與聖散子豆蔻丸雖止一二日藥力盡而復作諸醫不知藥之非反責病之不忌口張至而笑曰春傷于風夏必飧泄飧泄者米穀不化而直過下出也又曰米穀不化執氣在下久風入中中者脾胃也風屬甲乙脾胃屬戊己甲乙能尅戊己腸中有風故鳴經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診其兩手脈皆浮數爲病在表也可汗之直斷曰風隨汗出以火二盃暗置牀下不令病人見火恐增其熱招之入室使服湧劑以麻黃投之既乃閉其戶從外鎖之汗出如洗待一時許開戶減火一半須臾汗止泄亦止喻嘉言治周信川用火之法殆祖于此見病門

麻知幾妻當七月間臟腑滑泄以降火之藥治之少愈後腹脹及乳痛狀如吹乳頭重壯熱面如渥丹寒熱往來嘔逆胸脇痛不能轉側耳鳴食不可下又復泄瀉麻欲瀉其火則臟腑已滑數日矣欲以溫劑則上焦已熱實不得其法請張未至因檢劉河間方惟益元散正對此證能降火解表止渴利小便定利安神以青黛薄荷末調一升青黛薄荷用得妙所以能散少陽之邪也置之枕右使作數次服之夜半徧身冷汗出如洗先覺足冷如冰至此足大暖頭頸輕肌涼痛減嘔逆利止及張至麻告之已解張曰益元固宜此是少陽證也能使人寒熱偏劇他經縱有寒熱亦不至甚旣熱而

又利何不以黃連解毒湯服之。乃令診脈。張曰娘子病來心常欲痛哭爲快否。婦曰欲如此。予亦不知所謂。張曰少陽相火凌爍肺金。金受屈制無所投告。肺主悲。故但欲痛哭而爲快也。子和之學如此。是真能洞見癥結者。豈後學所可輕議。麻曰脉初洪數有力。服益元散後已平。又聞張之言。便以當歸白芍和解毒湯味數服之。大瘳。

一僧病泄瀉數年。丁香豆蔻乾薑附子官桂烏梅等燥藥。燔針燒臍。炳腕無有缺者。一日發昏不省。張診兩手脉沉而有力。脉訣云下利微小者。生脉浮大者。無症。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數升。又以無憂散泄其虛中之穢。及燥糞盈半。

次日以白朮調中湯、五苓散、益元散、調理數日而起。

劉德源病洞泄，逾年食不化，肌瘦力乏，行步傾欹，面色黧黑。

凡治利之藥，遍用無效。張乃出示內經洞泄之說，以曉之。

先以舟車丸無憂散下十餘行，殊不困，已頗善食。後以槟榔丸磨化其滯，待數日病已大減。又下五行，後數日更以

苦劑越之。病漸愈，而足上患一癧，此裡邪去而之外病痊

之候。凡病皆如是也。

予治余氏媼膈證
將愈亦指上生癧

劉倉使大便少而頻，日七八十次，常于兩股間懸半枚瓠蘆。

如此十餘年，張見而笑曰：「病既頻，欲通而不得通也。何不
大下之？此通因通用也。」此一服藥之力耳。乃與藥大下之。

三十餘行頓止。

8

殷輔之父年六十餘暑月病泄瀉日五十行喜飲而家人輩爭之張曰夫暑月年老津液衰少豈可禁水但勸之少飲先令以菉豆鷄卵十餘枚同煮卵熟取出令豆軟下陳粳米作稀粥攪令寒食鷄卵以下之二二頓病減大半蓋粳米雞卵皆能斷利然後製抑火流濕之藥與調理而愈一男子病泄十餘年豆蔻阿膠訶子龍骨烏梅枯礬皆用之矣中脘脅下三里歲歲灸之皮肉痏槁神昏足腫泄如泔水日夜無度張診其兩手脈沉微曰生也病人忽曰羊肝生可食乎曰羊肝止泄尤宜食病人悅食一小盞許以漿

粥送之幾半升續又食羊肝生一盞許次日泄減七分。如此月餘而安。夫胃爲水穀之海不可虛也。虛性則百邪皆入矣。或思葷蔬雖與病相反亦令少食。圖引漿粥此權變之道也。若專以淡粥責之則病人不悅而食減久則病增損命世俗誤甚矣。

子和之持論如此。豈放手攻瀉而不顧元氣者哉。第其用補專重飲食調攝而不恃藥餌故萬全無弊而亦無可舉之功。其書具在惟好學深思之士能通其意耳。

孫文垣治張懷赤每早晨腸鳴瀉二三次晚間瀉一次年四十二且未有子診之尺寸短弱右關滑大曰此蓋中焦有

濕痰。君相二火皆不足。故有此證。以六君子湯加破故紙桂心益智仁肉豆蔻煎服。渴遂減半。前方加杜仲爲丸服之愈。次年生子。

何洗心每飲食稍冷。饘粥或稀。必作脹瀉。理脾之劑歷試不瘳。孫診之。左三部皆濡弱。右寸亦然。關滑尺沉微。此下元虛寒所致。法當溫補。以補骨脂。杜仲。菟絲各二錢。山萸肉。人參。山藥各一錢。茯苓。澤瀉各八分。肉果三分。數劑愈。

吳鶴洲母年八十六。素有痰火。大便日三四行。一夜兩起。腸鳴。脅腹膨脹。脈三四至一止。或七八至一止。醫以苦寒入平胃散投之。尅伐太過。因致腹疼。且謂年高而脉歇。至是

爲凶兆辭不治。孫診之曰：脉緩而止曰結，數而止曰促。此乃結脈非凶脉也。由寒濕之痰凝滯所致。法當溫補下元。俾火得以生土。所謂虛則補其母是也。吳問壽算如何。曰：兩尺迢迢有神壽徵也。以補骨脂白朮各三錢爲君。杜仲二錢爲臣。茯苓澤瀉陳皮甘草各一錢爲佐。肉豆蔻益智仁各五分爲使。四帖大便實。惟腸鳴未止減肉果加炮薑。五分而安。壽至九十有八。

薛立齋治侍御沈東江之內停食腹痛作瀉。以六君加木香炮薑而愈。後復作。傳爲腎瀉。用四神丸而安。

侍御徐南湖子室瀉屬腎經不信薛言專主滲泄後遂致不

起

一婦人年踰五十不食夜飯五更作瀉二十年矣後患痢午前用香連丸午後用二神丸各二服而痢止又以二神丸數服而食夜飯不月而形體如故

吳江史玄年母素有血疾殆將二紀平居泄瀉飲食少思面黃中滿夏日尤甚治血之藥無慮數百劑未嘗少減薛以爲脾腎虛損用補中益氣湯送二神丸復用十全大補湯煎送前丸食進便實病勢頓退若泥中滿參丸痰痞忌熟地便泄忌當歸皆致誤事

府博趙宜人患泄瀉諸藥無效診之曰此肝腎虛也服木香

散而愈。經曰：洩痢前後不止，腎虛也。又曰：諸厥洞泄皆屬於下。下謂下焦肝腎之氣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肝氣厥而上行，故下焦不能禁固而泄。痢，腎爲胃關，門戶不聚，故倉廩不藏也。

薛立齋治沈太尹病瀉，五更輒秘。此腎瀉也。用五味子散，數服而愈。因起居不慎，瀉復作，年餘不瘥。此命門火虛不能生土。法當補其母。火者土之母也。遂用八味丸瀉即止。食漸進。東垣云：脾胃之氣盛，則能食而肥。虛則不能食而瘦。全賴命門火爲生化之源，滋養之根也。故用八味丸屢效。

只用六味亦可。

增補
單方也

〇

龔子才治一人食下腹卽響響卽瀉至不敢食諸藥不效以

生紅核去核紙包水湯炭火燒熟食之不三四箇卽止。

許州黃太守患泄瀉二三年不愈每飲燒酒三鐘則止二三

脾虛用

日以爲常畏藥不治龔診之六脈弦數先服藥以解酒毒。

苦辛通降

後服理氣健脾丸而愈宣黃連一兩生薑四兩以慢火炒

令薑乾去薑取宣連搗末每服二錢空心臘茶湯下甚者
不過二服專治久患脾泄。

△陳三農治一士喜食瓜果縱飲無度忽患大瀉先用分利不應再用燥濕反加沉困診其脈浮因思經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非汗不解以麻黃三錢參朮各二錢甘草升麻各

一錢與之泄瀉頓止以四君子調治而愈

一人脾胃素弱少有傷卽泄瀉此肝氣乘脾且久瀉濕熱在腎故也用白朮八兩紅棗去核四兩二物間襯煮至焦色搗餅烘乾入松花七錢白豆蔻五錢新米糊爲丸午前服愈

一人腳膝常麻飲食多卽泄瀉此脾虛濕熱下流用補中益氣湯加防己黃柏而愈

一人食物入口頃從大便出其脉洪數此火性急速也用黃連滑石木通澤瀉人參徐徐服二帖愈

楊起云余壯年患肚腹微微作痛痛卽瀉瀉亦不多日夜數

行而瘦怯尤甚。用消食化氣藥俱不效。一僧授方。用蕎麥
麵一味作飯。連食三四次卽愈。簡便方本草綱目。李時珍
謂氣盛有濕熱者宜之。虛寒人食則大脫無氣而落鬚眉也。

李時珍治魏刺史子久泄。諸醫不效垂殆。李用骨碎補爲末。
入猪腰中煨熟與食頓愈。蓋腎主大小便。久泄屬腎虛。不
可專從脾胃也。本草綱目

○一婦年七十餘病瀉五年。百藥不效。李以感應丸五十九投
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散加椒、紅茴香、棗肉爲丸。與
服遂瘳。每因怒食舉發。服之卽止。全上

○一婦人年六十餘病溏泄已五年。肉食油物生冷犯之卽作

痛服調脾升提止瀉諸藥則轉甚。診之脉沉而滑。此乃脾胃久傷冷積凝滯所致。王太僕所謂大寒凝內久利。溏泄綿歷多年者。法當以熱藥治之。則寒去利止。遂用蠍匱巴豆丸五十粒與服。二日大便反不行。其瀉遂愈。自是每用治泄痢積滯諸病皆不瀉而病愈者近百人。蓋妙在配合得宜。藥病相對耳。苟用所不當用。則犯輕用損陰之戒矣。

全上

△有人患內寒暴瀉如注。或令食煨粟二三十枚頓愈。腎主大便。粟能通腎。於此可驗。

全上

△易思蘭治瑞昌王妃患泄瀉。屢用脾胃門消耗諸藥四五年。

不能止。一醫用補中益氣湯加人參三錢服一月不泄。忽一日胸膈脹滿。腹響如雷。大瀉若傾。昏不知人。口氣手足俱冷。渾身冷汗如雨。用人參五錢、煎湯灌甦。如是者三。病者服久。自覺口中寒逆。醫者以爲汗出過多。元氣虛弱。於前湯內加入人參三錢。棗仁大附子薄桂各一錢。昏厥尤甚。肌膚如冰。夏暑亦不知熱。二年計服過人參念五觔。桂附各二觔。棗仁七十觔。至己巳冬。飯食入口。卽時瀉出。腹中卽飢。飢卽食。食卽瀉。日十數次。邪火不殺穀火性迫速愈盛而愈迫也。身不知寒。目畏燈。火熱明顯初診之六脉全無。久按來疾去緩。有力如石。聞其聲尙雄壯。此乃大鬱火證也。以黃連四錢。入平

胃散與之。蓋此病火勢甚烈，不可偏用苦寒。故以平胃之溫爲脾胃之引。飲下少頃，熟睡二時，不索食不泄瀉。飲五日方知藥味甘苦。旣用通元二八丹，與湯藥間服。一月飲食調和，其病遂愈。

吳孚先治俞用昭，秋間水瀉腹痛異常。右脉弦數洪實，知腸胃濕熱挾積。用枳殼、山楂、黃連、青皮、檳榔、木香一劑而帶見。病人慮藥尅伐，意欲用補。曰：有是病，服是藥，邪氣方張，非亟攻不退。邪退則正復。攻卽是補也。前方再服三劑愈矣。設不早攻，必致病癓，非一月不痊。

謝武功素患大便溏泄，兼病咳嗽。用涼藥則咳減而瀉增。用

執藥則瀉減而咳劇用補脾則咳瀉俱盛診之右尺軟如
爛綿兩寸實數搏指酌用附子肉菴以溫下焦之寒麥冬
川連以清心肺之火茯苓甘草一以降氣一以和中上實下虛
上熱下寒最爲棘手之症其用
莉規矩森然足爲後學程式甫四劑而證頓減不加人
參者緣肺有鬱熱耳

○
喻嘉言治胡太夫人病偶然肚腹不甯瀉下數行醫以痢疾
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引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九三
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狀如噤口診之六脉
皆沉而伏應指模糊曰此非痢病乃誤治之證也今但安
其胃不必治利而利自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除遂以

四君子湯爲主。少加薑蔻暖胃之藥。二劑利果不作。但苦
胃中脹痛不安。必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
得進食。固爭曰。甯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前因藥悞。引
動胃氣作楚。若再加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卽用橘皮和
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聽
之。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不見藥之功。其實
爲無功之功也。

陸養愚治許默菴素有腸風證。常服寒涼之藥。中年後腸風
幸愈。致傷脾胃。因成泄瀉之證。初時服胃苓湯一帖便愈。
久之不效。近來四肢浮腫而厥。肚腹膨脹而鳴。面色萎黃。

君臣佐使

而帶毒。身體苦冷而帶熱。診之。左脈沉緩而遲。右脈沉弱而弦。曰。諸緩爲濕。應煩而浮腫。諸遲爲寒。應厥而苦冷。右精爲木乘土位。應腹脹而面青。沉者陽氣不升也。弱者陰君以補其虛。炮薑附子爲臣。以溫其寒。升麻防風爲佐。以升其陽。茯苓澤瀉爲使。以勝其濕。十劑而諸證減。又合八味丸間服而愈。疑從薛案化出

沈少西女年二十。自小脾胃受傷。不時作泄作嘔。近則寒熱不時。手足厥冷。胸膈不舒。腸脹噯氣。左眠則氣不通暢。左脇胃脘時疼時止。渴而不欲飲。小便短。大便日二三行。腹

中雷鳴。彈之如鼓。揉之如水。大約氣上塞則脹而痛。氣下墜則泄而痛。幸飲食不甚減。常服胃苓白朮黃連及消導之藥。或調氣補血之品。不應。謂此證非參朮不能取效。但今微有表邪。先與小柴胡加桔梗二三帖。寒熱稍和。近時
庸師

耑得此訣。易以調中益氣湯去黃柏加青皮以伐肝。神麆以助脾。炮薑以溫中。四帖脹痛俱減。大便稍實。但微有寒熱。中宮不實不堅。且聚且散。無積可攻。法當補益臟氣。用參

黃芪白朮茯苓棗仁柴胡遠志炙草炮薑龍眼肉。大益元氣以退虛熱。數劑後夜來畧脹。更以六君子料加枳實元連神麆木香砂仁爲丸。與煎劑間服。月餘而安。

陸祖愚治潘古臣母患脾泄久多啖水果瀉更甚嘗因經行
腹痛服攻瘀去血之劑致淋瀝不止肌肉枯槁身體發熱
不能轉側不思飲食氣短口渴夜卧不安服養血健脾藥
內有麥冬生地棗仁等物而瀉不止渴益甚脉之兩寸關
虛數兩尺隱隱若無此下元不足中氣虛寒虛火上炎之
證乃用人參炮薑白朮陳皮山楂木香薏仁

山藥甘

草蔻仁服之頗覺相宜又用肉果人參白朮炮薑棗肉爲
丸日服兩次一月瀉止兩月肌肉漸長月事亦調

黃履素曰乙巳之夏余患中脘痛既而泄瀉偶遇姑蘇一名

醫令診之驚曰脾胃久傷不治將滯下予體素弱憚服攻

尅之圓。因此醫有盛名。一時惑之。遂服枳朮黃連厚樸山
楂木通等藥數劑。又服枳朮丸一月。以致脾胃大傷。是秋
遂溏泄不止。漸覺飲食難化。痞悶脹飽。深自悔恨。乃服參
耆等藥。及八味丸十餘年。始得愈。然中氣不能如故。苦不
耐饑。稍饑則中氣大虛。憊不可狀。凡山查消導之物。入口
卽虛。脾胃之不可妄攻如此。方書極言枳朮丸之妙。孰知
白朮雖多。不能勝枳實之迅利。予友胡孝轅刺史。亦誤服
枳朮丸而大病。可見此丸斷非健脾之藥。或飲食停滯。偶
一二服則可耳。

又曰。脾胃喜緩而惡寒。脾虛必宜溫緩之藥。或飲食停滯。偶

一二服。患嘔吐不止。服羃遡源五炁丹數丸。遂不復發。予近患脾不和。不時溏泄。服參术三日不效。服胡與辰金鉛一丸。脾氣頓佳。得兩三月安妥。家菴中一比邱尼。患脾疾甚殆。肛門不收。穢水任出。服金鉛一丸。肛門頓斂。漸調而愈。其神效有如此者。故知脾病之宜於溫煖也。

張路玉治陳總戎。泄瀉腹脹作痛。服黃芩白芍之類。脹急愈更甚。其脉洪盛。而數按之。則濡氣口大。三倍于人。迺此濕熱傷脾胃之氣也。與厚樸生薑半夏人參湯二劑。瀉痢止而飲食不思。與半夏瀉心湯二劑而安。

柴嶼青治學士于鶴泉。痢後久瀉。醫以人參川連爲末。日服

遂至飲食不思。每欲小便大便先出。求治其兩尺微細。欲絕。經曰：腎主二便。又曰：腎司啟閉。今腎氣不固。是以大便不能自主。況年逾六旬。不必診脈。已知其槩。而脈又如此。更無疑義。遂用補中益氣湯。更加熟附子二錢。煨肉果二錢。送入味二劑。彼頗思飲食。大便止瀉。勃有生機。乃暮時醫某以爲一劑立效。二劑而歿。惜哉。

馬次周令嗣于甲子場前身熱脾泄。醫以外感治之。屢藥不效。診其人迎左尺平弱。氣口微緩。此屬肝腎脾胃不足。用六君子湯加柴胡。數劑身涼去。柴胡再加歸芍。調理而安。

是科獲雋。

張三錫治一人泄瀉口乾舌燥脈洪數與六一散一服知二
服已又一人服不應用芩連四物散效

一老嫗久瀉服補劑不應以參苓白朮散加黃連肉豆蔻少
許作丸服未半觔永不發

立齋治橫金陳子復面帶赤色吐痰口乾或時作瀉或用二
陳黃連枳實之類不應脉之左關弦急右關弦大此乃腎
水挾肝木之勢而勝脾土也不信後夏果患痢而亡

婁全善治翁仲政久泄每早必泄二二行泄後便輕快脈濡
而少弱先與厚朴和中丸五十九大下之後以白朮爲君
枳殼茯苓半夏爲臣厚朴炙甘草芩連川芎滑石爲佐吳

茱萸十餘粒爲使生薑煎服十餘帖而愈

作食積
作脾治

羅謙甫曰丁巳予從軍至開州夏月有千戶高國用謂予曰
父親七十有三于去歲七月間因內傷飲食又值霖雨瀉
利暴下數行醫以藥止之不數日又傷又瀉止而復傷傷
而復瀉至十月間肢體瘦弱四肢倦怠飲食減少腹痛腸
鳴又易李醫治以養臟湯數日泄止復添嘔吐又易王醫
用丁香人參藿香橘紅甘草同爲細末生薑煎數服而嘔
吐止延至今正月間飲食不進扶而後起又數日不見大
便問何以治之醫曰老人年過七旬血氣俱衰弱又況瀉
利半載脾胃久虛津液耗少以麻仁丸潤之可也或謂馮

村牛山人見證不疑有果決遂諸治之診其脉問其病曰此是風結也以搜風丸百餘丸服之利數行而死悔恨不已敢以爲問予曰人以水穀爲本今高年老人久瀉胃中精液耗少又重瀉之神將何依靈樞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減少者不復矣又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絕氣危生牛山人之謂歟

秀按是證牛山人固無足論前李王二君唯知治嘔治瀉不知下多亡陰力進香燥至臟腑枯竭而上不納下不出其視牛亦魯衛之政也蓋當時此等證候卽羅公

生平亦未解用峻劑養營。別其他哉。予有治宋復華兄母夫人一案可參閱。

肝腎雙補丸

繆仲濬治梁溪一女人茹素患內熱。每食腸鳴。清晨水泄。數服脾腎雙補丸立愈。人參一斤。蓮肉一斤。兔絲一斤半。五味六兩半。萸肉一斤。山藥一斤。車前十二兩。橘紅六兩。砂仁六兩。巴戟天十二兩。補骨脂一斤。白芍十兩。扁豆十二兩。蜜丸。菉豆大。每五錢空心食時各一服。如虛而有火。火盛肺熱者去人參巴戟添補骨脂。一方有肉豆蔻無白芍。

扁豆廣筆記

開慶己未年七月間。裕齋馬觀文夫人費氏。病氣弱怠。四肢

見正精確

厥冷惡寒自汗不進飲食一醫作伏暑治之投暑藥一醫作虛寒治之投熱藥無效召僕診之六脉雖弱而關獨甚此中焦寒也中焦者脾也脾胃既寒非特但有是證必有腹痛吐瀉之證今四肢厥冷屬脾是脾胃虛冷無可疑者答云未見有腹痛吐瀉之證今用何藥治之僕答云宜用附子理中湯未服藥間旋卽腹痛而瀉莫不神之卽治此藥一投而瘥良方

陳良甫治趙府博與軒宜人病泄瀉不止如附子木香訶子肉豆蔻龍骨等藥及諸丹服之皆無效診之云是肝腎脈虛弱此肝腎虛也府博云其說見在何經曰諸方論泄瀉

止是言脾胃病。不過謂風冷濕毒之所侵入。及飲食傷滯。遇腸風則泄利。而不知肝腎氣虛。亦能爲泄利。古書所載甚明。不可不辨。經云泄瀉前後不止。腎虛也。又諸脈固泄。皆屬於下。下謂下焦肝腎之氣分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守司于下。腎之氣也。肝氣厥而上行。不能禁固而泄利。腎爲胃關。門戶不要。倉廩不藏也。若病泄利。其源或出于此。而專以脾胃藥治之。則謬固千里矣。遂服木香散。數服而愈。

舊傳有人年老而顏如童子者。蓋每歲以鼠糞灸臍中神闕穴一壯故也。子嘗患久溏利。一夕灸三七壯。則次日不如。

廁連數夕灸則數日不如廁足見經言主泄利不止之驗
也。又予年踰壯覺左手足無力偶灸此而愈。

薛立齋治僉憲高如齋飲食難化腹痛泄瀉用六君子加砂
仁木香治之而痊後復作完穀不化腹痛頭疼體重困倦
以爲脾虛受濕用芍藥防風湯而愈。

太僕楊舉元先爲飲食停滯小腹重墜用六君子加升麻柴
胡漸愈後飲食難化大便患泄瀉心腹作痛飲食不甘用
和中丸倍加益智仁而尋愈。

光祿楊立之元氣素弱飲食難化泄瀉不已小便短少酒淅
惡寒體重節痛以爲脾肺虛用升陽益胃湯而痊大凡泄

升陽益胃湯
葛根
白芍
半夏
桔梗
連翹
赤芍
甘草
大黃
桔梗
白芍
葛根
升陽益胃湯

瀉服分利調補等劑不應者。此肝木鬱于脾土。必用升陽益胃之劑。

一儒者季夏患泄瀉。腹中作痛。飲食無味。肢體倦怠。用補中益氣湯。八味地黃丸。月餘而痊。後彼云每秋間必患痢。今則無恙何也。曰此閉藏之月。不遠幃幙。妄泄真陽。而然。前藥善能補真火。火能生土。脾氣生旺而免患也。

憲副屠九峰先瀉而口渴。尺脉數而無力。恪用解酒毒利小便之劑不應。曰此腎陰虧損。虛火熾甚。宜急壯水之主。不然必發疽。而不能收斂也。不信別服降火化痰之劑。果發疽而歿。

繆仲淳治無錫秦公安患中氣虛不能食，食亦難化。時作泄、
胸膈不寬。一醫誤投枳殼青皮等破氣藥，下利完穀不化。
面色黯白，乃用人參四錢、白朮二錢、橘紅一錢、乾薑七分、
甘草炙一錢、大棗肉豆蔻四五劑漸加參至一兩而愈。三
年後病寒熱不思食，一醫欲用參，仲淳至曰此陰虛證也。
不宜參。乃用麥冬、五味牛膝、枸杞、白芍、茯苓、石斛、棗仁、鰲
甲十餘劑愈。廣筆記

從妹患泄後虛弱腹脹不食，季父延諸醫療之。予偶問疾，見
其用二陳湯及枳殼山楂等味，予曰：請一看病者，見其向
內眠臥，兩手置一處不復動，曰：元氣虛甚矣，法宜理中湯。

恐食積未盡。進以人參三錢。橘紅二錢。加薑汁竹瀝數匙。
夜半食粥。神思頓活。季父大喜。盡謝三醫。再以六君子湯
加山楂砂仁麥冬。調理之。數劑立起。全上

朱丹溪治一老人奉養太過。飲食傷脾。常常泄瀉。亦是脾泄。
白朮二兩。白芍神曲山楂半夏各一兩。黃芩五錢。石爲末。

荷葉包飯燒爲丸。

平治會萃

聶久吾治盧陵尹之岳。素以善醫名。患傷感泄利。自治不效。
脉之。知其原感風寒。未經發汗。久則入裏。鬱爲溫熱。又內
傷飲食。脾胃不和。是以下泄。乃先與清解。滌其入裡之邪。
前胡甘草麥冬。連翹赤芍赤茯苓花粉廣皮山楂厚樸黃

芩乾葛黃連枳殼生薑。次日再診。知其熱鬱已去。脾胃虛滑。用補脾藥一劑而安。

魏玉橫曰。宋復華兄尊堂年七十。體素肥長。夏病泄瀉。診之曰。此肝木乘脾也。惟按所云肝木乘脾實皆乘胃之症也。故潤藥相宜。如果乘脾則參朮又爲主藥矣。宜養肝腎。則愈。勿治脾。與數劑。病已畧減。會復華以事人。

都家人另延醫。投以蒼白朮補骨脂。肉豆蔻。丁桂香砂仁。建蓮扁豆之類。頻服至百餘日。肌肉枯削。動則忡惕眩暈。食入即嘔。而下利益頻。始謝去。再延余。但與重劑。杞子地黃沙參。麥冬。米仁山藥。初加黃連三分。四劑隨減去。加人參一錢。四五劑亦減去。後加肉蓯蓉四錢。四劑。凡服藥

一月而安。類皆甘寒潤滑之品。有泥景岳之說。謂吐瀉皆屬脾胃虛寒者。宜變通焉。

復華令正亦患脾泄。每五更黎明必行一二次。醫亦以香燥辛熱健脾之劑與之。治半年餘。泄瀉轉加。月事數月不至。寒熱無時。頭暈心忡。四肢厥冷。每下午則面赤口苦舌燥。食則欲嘔。寐則多驚。幸脉未數。亦與杞地沙參麥冬。間入酒連。諸證遞愈。經水亦行。再加山藥棗仁。食增瀉止。

褚某年二十四五。新婚數月。忽病泄瀉。日五六次。食後卽急欲如廁。腹脹甚。腰亦疼。脉之兩手俱弦。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米仁川棟。稍減。旋復乃加杞子至一兩。入酒連四分。

二劑而愈

8

項秋子尊堂年五十久患泄瀉。日常數行。凡飲食稍熱。卽欲泄。後食漸減。治數年無效。已聽之。偶昏暮于空房見黑影。疑外孫也。撫之無有。因大恐失跌。遂作寒熱。左脇如錐刺。徹夜不眠。口苦眩暈。或疑邪祟。或疑瘀滯。幸未服藥。診之脈弦數。與川連棟肉。米仁沙參麥冬。生地杞子。蔓仁。纔下咽。脣痛如火。再劑則累年之泄瀉亦愈矣。或問故曰。此肝經血燥。火旺乘脾之證。經曰。人虛則目瞓。瞓無所見。其見黑影者。乃眩暈時作。又因恐而失跌也。原夫向之泄瀉。屢治罔驗者。蓋時師見證治證。所用必香砂苓朮諸燥劑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此陰符經之秘旨也醫者能擴而充之則世無難治之病矣

瘧

8

竇材治一人病瘧月餘發熱未退一醫與白虎湯熱愈甚竇曰公病脾氣大虛而服寒涼恐傷脾胃病人曰不服涼藥病何時得退竇曰內經云瘧之始發其寒也烈火不能止其熱也冰水不能退當是時良工莫能措其手且扶元氣待其自衰公元氣大虛服涼藥退火吾恐熱未去而元氣脫矣因爲之灸命關纔五七壯胸中有氣下降三十壯全

愈

子和治陳下一人病瘧三年不愈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求張治張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之劑張公原自細心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令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駁其神

故息城一男子病瘧求治診之兩手脈皆沈伏而有力內有積也此是肥氣病者曰左脇下有肥氣腸中作痛積亦作痛形如覆杯間發間止今已三年祈禳避匿無所不至終不能瘳張曰此瘡瘧也以三花神祐丸五七十丸以冷水送過五六行次以冷水止之冷水主收斂故也濕水既盡一

二日煎白虎湯作頓啜之瘡猶不愈候五六日吐之以常
山散去冷癰涎水六七次若翻爛次紫胡湯和之間用妙
功丸磨之瘡悉除

吳中內翰致和丁酉居全椒縣歲瘡大作遇寒多熱少飲食
不思用高良薑麻油炒乾薑炮各一兩爲末每服五錢用
猪胆汁調成膏子臨發時熱酒調服或以胆汁和丸每服
四十丸酒下亦佳凡救人以百計張大亨病此甚欲致仕
亦服之而愈大抵寒熱發於膽用猪胆引二薑入胆去寒
而燥脾胃一寒一熱所以效也

朱氏集驗方
本草綱目

野史云盧絳中病瘡瘍發急忽夢白衣婦人念曰食蔗可愈

及旦買蔗數梃食之翌日疾愈

雄按此卽飲食消息之法

夔州譚遠病瘧半年故人竇藏叟授方用真阿魏好丹砂各一兩研勻米糊和丸皂子大每空心人參湯化服一丸卽愈世人治瘧惟用常山砒霜毒物多有所損此方平易人所不知草窗周密云此方治瘧以無根水下治痢以黃連木香湯下瘧病多起於積滯故耳

雄按此方甚妙惜阿魏殊罕真者但宜爲小丸

吞服調化恐臭烈難入於口矣

顧寶光善畫陸漑痛風瘧久不療寶光嘗詣漑遂命筆圖一獅子像於戶外云旦夕當有驗至夜聞呼噓之聲明日視

獅子口有血淋漓既病遂愈

姑蘇志

未免誣話

張守滄冬月患三瘡，骯骯一月，延王孝先診。王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矣。必用參附乃可小減。其父瞿然縮舌不敢應。王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瘡粗損六七。明年初夏始愈。

孫文垣族子應章，三陰瘡發於子午卯酉日。昔人謂少陰瘡已越四月矣。每發於夜，熱多寒少。左脈微弦，右關大以二陳加柴胡黃柏川芎當歸黃連，兩帖熱少輕，飲食不進，四肢懶倦，脾氣大虛，以白朮何首烏各三錢，鼈甲二錢，青皮七分，烏梅一個，一帖而止。

應章之弟，十月發三陰瘡，至次年仲春未止。每發於辰戌丑未。

未脉弦數有力用白芍當歸各一錢白术二錢柴胡川芎
甘草砂仁桂枝酒芩各三分生薑三片水煎服再以首烏
鼈甲白术各三錢柴胡一錢青皮酒芩甘草各五分烏梅
一個生薑三片臨發五更服兩帖而止後半月下身大發
瘡癧以東坡四神丹調理而痊伏暑未盡方中
久用黃連之故

江省吾暮秋患瘧三日一次發於夜次年仲春猶未止遍身
疼痛背脊疼灸之僅止一日後仍發面青肌瘦此邪在足
太陽經以遍身及
背脊疼也用麻黃一錢五分人參桂枝白芍甘草
知母各一錢陳皮貝母各七分薑棗煎服痛減半瘧未止
以首烏白术各五錢青蒿一錢烏梅一個陳皮二錢薑三

片水煎臨發之日五更服尋常以六君子加黃耆五味烏
梅草果調理而愈

姪孫二水年三十體肥夏月常浸溪中卧松陰下至八月大
發寒熱自己午至天明乃退飲食不進嘔吐黃胆汁胸膈
脹悶舌上乾燥生芒刺沉香色强硬以冷水頻漱乃能言
語惟啖西瓜生藕先發熱之日吐血一口今則大便下血
且咳嗽此溫瘧症也由醫未解散遽用黃耆以閉邪氣致
成大困用柴胡知母各三錢石膏七錢葛根三錢橘紅竹
茹各一錢五分酒芩枳實各二錢甘草貝母各五分三帖
吐止改用二陳湯加柴胡枳實黃芩黃連花粉鼈甲白朮

首烏調理而愈

8

喻嘉言治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
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脈之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
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爲元陽衰脫之候因謂來日瘧發
慮大汗不止難於救藥防危不以爲意次日五鼓時病人
精神更覺恍惚扣門請救及覓參至瘧已先發矣又恐人
參補住瘧邪雖急救無益也此語未善瘧未發時豈無邪
耶要之發時不當用藥耳

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大汗
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
大孔遺出乃喜曰白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

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
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
爲祟。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耳。今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
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
前藥二帖而安。

裕民坊民家淘井得一瓦枕。枕上有一符。符下有驅癰二篆
字。相傳爲諸葛武侯所製。病瘻者枕之即愈。彼此轉相借
用。遂爲鄰人所匿。因訟於官。亦不能得。續金陵瑣事

陸養愚治崔鹽院。八月間患瘻。日一發。治療十日不愈。崔曰。
此病或煎藥一二劑。或丸藥一服。未有不止者。今服藥一

二十劑而病發轉劇。何醫之無良也。醫者承風進診曰。前日內外之邪尙重。未敢卽截。今邪已去。可以截矣。因進丸。

藥一服。服之嘔惡移時。明日果愈。但飲食無味。口每乾苦。

甫三日而復作。陸診時正值寒戰。牀帷俱動。面赤戴陽。戴

二字
欠妥汗泄不止。身熱如火。其脈洪數無倫。沉按則駛。瘧發

亦難憑曰。此熱瘧也。與三黃石膏湯。乃謂瘧門不載。仍進前

丸。一眼嘔吐不止。至巳午時瘧發更甚。熱竟日不退。再召

診。因思兩番丸藥。胃氣重傷。且脈較前更弱。不可純作實

熱治矣。以白虎湯合建中生脈之半投之。一夜二劑。嘔噦

卽止。明日瘧不發矣。以清氣養榮湯調理而安。按面戴陽而脉無倫

次則似理中症矣。乃作實熱而與三黃石膏，其說不無可議。

戴陽症下虛上實，脈洪數無倫。沉之則虛微，或有少正陽明大熱之症，其面赤者乃胃熱薰蒸所致，非戴陽也。案中竟以戴陽爲面赤之稱，原屬稱名之誤。

魏

君又泥其說而以爲似理中症，亦未免拘文牽義矣。

朱遠齋醫名藉甚，與陸莫逆交歸安令聞其名，屢召不起。

借事繫之獄，欲斃之杖下，邑紳十餘輩爲請，竟不釋。其妻奔

診，陸喜曰：機在是矣。視其脈兩寸關浮數微弦，按之極弱，兩尺沈按緊小。其症不發時，亦倦怠，身常熱，有汗，飢而痞悶，不敢食。小腹脹急，大便欲行不行者已七八日，發時戰栗身極熱，煩渴躁擾，且喘急之甚。前醫初與發表，後以痞

栗身極熱，煩渴躁擾，且喘急之甚。前醫初與發表，後以痞

悶用二陳青皮草果燥熱之品。常山亦私用而不應。審其平日極喜厚味。病後禁絕。惟日啖乾糕數枚。夫滋潤不進。腸胃已乾。重以風熱燥削之劑。安得不痞滿燥結乎。因思此症乃腸實胃虛。若以丸劑通其下結。以煎劑補其中虛。可立曰。然必徐爲之。方可爲遠齋地。乃曰病無大害。第勢正猖獗。必數日方可衰其半。十日則全愈矣。促進藥。曰此時病將發。經云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爲其病逆。未可治也。旣定以清氣養榮湯進之。令以火肉進粥二碗。大便未行。以蜜導出燥矢數枚。次日瘧減十之三。再進前湯二劑。已減十之六七。因乘間曰。症雖減。

而脈似未減。此餘邪未盡。恐後時有變。某有師兄朱如玉。術高某百倍。若得此人商治。百無一失。奈渠得罪縣尊。現在監禁。按臺隨令捕官着歸安縣請朱。朱得免。及進視論病。如見。因用潤字丸三錢。先服。隨以前湯方加生脈散。是夜下宿垢極多。明日瘧止矣。上者宜湯。下者宜丸。虛者宜補。實者宜瀉。分類施治。斯兩不相妨。亦定法也。

陸肖愚治沈俊菴。年五十七。月間患瘧。日一發。或兩發。服藥不効。用丸藥截之。嘔吐竟日。次日瘧不作矣。然飲食日減。倦怠嗜卧。至八月中復發寒熱一二日。仍以藥丸截。遂嘔瀉數日不止。飲食不進。卽湯水亦盡吐出。身熱戴陽。語多

譖妄醫尙擬二陳五苓及診脈浮而微細如絲乃謂曰病亟矣兄藥寬緩恐無濟今當用附子理中以冀萬一耳彼醫心不然之又病家見用附子大駭陸遂辭去彼醫療治兩日而殂

○陸祖愚治朱明宇因暑月多飲水又煩勞過度飲食失節常徹夜不眠偶赴酌歸感寒頭疼身熱胸膈不快自用葱薑表汗轉成瘧疾間日一發醫用枳榔柴胡草果青皮乾葛羌活之類投之輒吐及瘧發呻吟煩燥益甚日久漸危脈之氣口沈實有力臍之上手下不可按六七日不大便口乾燥渴極欲西瓜冷水日可立起也因投其所喜用嫩蘇

葉嫩薄荷搗汁和勻入井水中與飲吐止而有微汗甚覺爽利隨以潤字丸四錢投之渴則以前水飲之薄暮沉睡至四鼓腹中響微微作痛下燥矢七八枚後又運行三次去稠膩甚多是日微發熱懈怠乃用歸芍茯苓知母貝母前胡花粉人參甘草等味調理數日而安

吳抑之少年稟弱多煩勞患瘧間一日一作醫以參朮大補家人又以參粥食之遂痞悶發狂煩躁不寐脈之左三部弦細而數右寸關浮弦按之有力右尺似有似無其氣血固虛而風寒積滯則實也用柴胡乾葛黃芩山楂厚樸青皮陳皮半夏一劑胸膈畧舒數劑譖妄煩躁悉除瘧發於

陽分矣。其鼻乾唇裂不眠。腹中梗塊作痛。皆陽明大腑未

清也。改用枳實熟大黃山楂甘草加鐵繡水。一服卽下宿垢十餘枚。諸症頓減。但真元衰弱。瘧猶未已。以當歸白芍人參白朮茯苓甘草柴芩麥冬二母數劑而愈。

李士材治楊太史瘧發。關脈見弦緊。兩發後苦不可支。且不能忌口。便求截之。曰：「邪未盡而強截之。未必獲効。即使截住。必變他症。不若治法得所。一二劑間。令其自止。升麻柴胡各二錢。提陽氣上升。使遠於陰而寒可止。黃芩知母各

一錢五分。引陰氣下降。使遠於陽而熱自己。以生薑三錢。劫邪歸正。甘草五分。和其陰陽。一劑而減半。再劑而竟止。

程武修患瘧，每日一發，自巳午時起，直至次日寅卯而熱退，不逾一時，則又發矣。已及一月，困頓哀苦，求速愈曰：頭痛惡寒，脈浮而大，表症方張，此非失汗，必悞截也。果服截瘧丸而增劇。此邪未解，而遽止之，邪不能出，教以八劑四日，服盡，決効矣。石膏黃芩各三錢，抑陽明之熱，使其退就陽明，脾胃爲夫妻，使之和合，則無陰陽舛亂之愆。半夏枳榔各一錢五分，去胸中之痰。蘇葉二錢，發越太陰之邪。葛根一錢，斷入陽明之路。甫三劑而瘧止。改用小柴胡倍入參，服四劑，補中益氣湯，服十劑而痊。

沈相國患瘧，吐衄悶不思食，六脈沉細。李曰：瘧傷太陰，中寒

動也。用理中湯加烏梅三個黃連五分。進四劑後。胸中豁然寒熱亦減。蛇亦不吐。去黃連加黃耆一錢。生薑五錢。五劑而瘧止。蓋病人素有寒中之疾。雖盛暑寒冷不敢沾唇。故瘧發而蛇動也。

陳眉公三日瘧。數歲未瘥。素畏藥餌。尤不喜人參。其脈浮之則濡。沈之弱。營衛俱衰。故遷延不已。因固請曰。素不服參。天界之豐也。今不可缺者。病魔之久也。先服人參錢許。日有津生。腹無煩滿。遂以人參一兩。何首烏一兩。煎成入薑汁。鍾許一劑。勢減七八。再劑瘧止。與景岳何人飲意同

一土人病瘧久不愈。有道士來。以棗一枚。按病人口上咒曰。

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水。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
喫甚麼。專喫瘧疾鬼。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連咒三遍。
將棗納入口中。令嚼食之。遂愈。

二酉餘談

○馮楚瞻治徐六御。患瘧不已。熱時惡心胸脹。倍甚。醫用柴胡
湯加草豆蔻。意其痰食爲患耳。乃徐素有鼻衄症。今當壯
熱之時。忽遇辛熱之藥。迫血妄行。潰涌數斗。昏暈不省。冷
汗如珠。四肢皆冷。脈微欲絕。令以獨參兩餘煎汁半鍾灌
之。始能吞嚥。再煎再灌。次日稍甦。但呃逆不止。乃以溫補
之劑。重用人參沖服。諸症漸平。但人參畧少。呃逆便甚。八
味十全。早晚服兩月全愈。

韓老夫人患瘧甚重。壯熱無汗。六脈洪大而空。馮曰。汗生於陰。腎主生液。今六脈有陽無陰。豈可更汗以促其孤陽。亡越乎。凡治傷寒、感症均宜達此。不惟瘧疾爲然。然必用於悞表之後。斯爲合法。以八味加牛膝五味子。每劑納熟地二兩煎。碗餘灌飲之。滋水卽所以發汗也。果大汗而愈。

趙某形甚肥壯。而中氣甚虛。下元不足。夏月患瘧。醫以發散和解不愈。復以補中益氣調之。亦不應。發時寒熱大作。喉如齁。鼻臉紅喘促。出多入少。脈之寸關豁大。兩尺甚微。勢甚危困。諺云少不可弱。老不可瘧。老年氣血衰微。大寒大熱。非所堪也。故氣多出少入。一時暴絕。理宜大補真陽。仍

佐下焦斂納封藏之劑如八味加五味牛膝爲穩若補中
益氣恐益令孤陽上浮陽食於上陰絕於下便有不測之
患觀此則知補中益氣不可漫用也況以陰虧陽損之軀而犯陰竭陽浮
之病復當陽浮陽耗之時升浮之藥斷非所宜奈病家醫
者均以熱天熱病畏投桂附補中益氣先哲良方必欲進
之果喘促愈加夜半而逝可以爲戒雄按今秋相簡哉室患
益氣延至匝月骨瘦如柴左乳震躍氣促心悸眩暈汗多
腹中如有聚氣時欲上衝綿惙已極其師趙菊齋拉余診
之脉來弦數而微細如絲投以西洋參龍齒牡蠣板鰲
甲冬虫夏草甘草小麥熟地歸身杞子麥冬紅棗蓮子心等藥出入爲

方浹旬而愈

徐氏婦七十餘患瘧上則咳嗽吐血下則泄瀉粒米不進人

事不省。胸膈脹悶。脹則兩寸細數。左關弦大。右關甚微。兩尺重按不起。勢甚危篤。知爲陰虛內熱外寒。肝無血養而強。脾無氣充而弱。血無所統而吐。穀無所運而瀉。氣無所納而脹。悉屬本源爲病。用重劑熟地、白朮、麥冬、五味、牛膝製附子參湯沖服。瘧止神清。既而病人自謂胸膈有停滯。不肯用補。乃詭以八味丸爲消食丸。參湯送下。遂諸症悉痊。

謝登之年七十餘偶途中遇雨。疾趨而歸。繼發瘧疾甚危。每發輒大便硬必昏暈欲絕。醫以疎散勢愈劇。嘯曰冒雨受寒。疏散宜矣。獨不思經曰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

汗出於腎。疾走丸憚。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皆傷臟也。凡入者爲實。出者爲虛。大便出而昏暈。元氣欲脫矣。尚可以旣散之微寒爲重。而垂絕之元氣爲輕耶。急以附子理中湯加五味投之而愈。

按黃履素引立齋云。凡久瘧乃屬元氣虛寒。蓋氣虛則寒。血虛則熱。胃虛則惡寒。脾虛則發熱。陰火下流。則寒熱交作。或吐涎不食。泄瀉。手足厥冷。寒戰如慄。若誤投以清脾截瘧二飲。多致不起。又三瘧久不止者。多成壞症。想不遵此治法。而醫藥亂投之故。予表兄沈鴻生孝廉。精神素旺。自閩游歸。患三瘧幾一載。元氣都耗。後瘧

雖止而面黑眼黃見者驚異如是又二載卒以鼓脹亡
先生指久瘧爲元氣虛寒信爲確論余少時曾患此雖
不敢服清脾截瘧等藥而所進皆柴胡黃芩之劑十四
五發方得止亦甚狼狽矣此病最忌生冷葷腥使滋味
淡泊邪氣自衰予病守戒甚嚴瘧止後茹素者半月饑
極乃薦是以脾胃頓開飲食較未病前倍增精神始旺
黃之姪倩孫培之得吳與辰金鉛丸有一比邱患山瘧久不
止與一丸服之減半蓋山瘧屬元氣虛寒金鉛丸能助陽
氣故兩丸竟愈

張路玉治張怡泉恒服參附鹿角膠等陽藥而真陰向耗年

七十五七月病瘧誤進常山截瘧一劑遂人事不省六服止駁按之則二至一止舉之則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際診之則不止熱退則如前此真氣衰微不能貫通於脈及寒熱時邪氣衝激經脈反得開通此虛中伏邪之象爲製方用常山一錢酒拌同人參五錢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參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仍用之爲嚮導耳晝夜連進二服遂得寢但寒熱不止脈止如前乃令日進人參一兩作二次服并與稀粥助其胃氣數日寒熱止脈微續而安

雄按談脈有理用藥可法

顧玉書瘧發卽昏睡譴語痞脹嘔逆切其氣口獨見短滑乃

有宿滯之象。與涼膈散易人中黃加草果仁一劑而霍然。
金氏子八月間患瘧，發於辰戌丑未，至春子午卯酉，每增小
寒熱，直至初夏。診其脈如絲，面青唇白，乃與六君子加桂
附四服不應。每服加人參至一兩，桂附各三錢。辰戌丑未
之寒熱頓止。子午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氣有權，而邪併
至陰也。仍與前藥四服。面色榮，食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
湯送八味丸調理而安。

顧文學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瘧，昏熱，讞語，喘乏，遺溺，或以爲
傷寒讞語，或以爲中風遺溺，危疑莫定。張曰：無慮。此三陽
合病，讞語，遺溺，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症原有是例，遂以

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同時顧文學夫人朔客祈連山皆患是症。一者兼風用白虎加桂枝。一者兼濕用白虎加蒼朮。俱隨手而瘥。或問今歲瘧脈不弦之故。曰瘧屬少陽經。證其脈當弦。而反不弦如平人都以邪氣與正氣渾合不分故也。金匱云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煩疼。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當知脈既不弦。便非風木之邪。卽不當用柴胡少陽經藥。豈可以常法施治乎。

○張飛疇治沈子嘉平昔夏間臍一著扇風則腹痛。且不時作瀉。六脈俱微數。此腎臟本寒。閉藏不密。易於招風也。下寒則虛火上僭。故脈數與六味去澤瀉加肉桂肉果五味白

蒺藜作丸服。由是臍不畏風。脾胃亦實。明秋患瘧。醫用白虎竹葉石膏等。瘧寒甚而不甚熱。面青足冷。六脈弦細而數。用八味丸二倍。桂附作湯。更以四君合保元。早暮間進。二日瘧退。調理而愈。

高鼓峰治曹獻辰室人。十一月病瘧。發則頭重腰痛。寒從背起。頃之壯熱烙手。汗出不止。曰此太陽經瘧也。用大毒龍湯。曹曰病來五六日。委頓甚矣。且病者稟素怯弱。又他醫言有汗要無汗。帶補爲全。今汗如此。而復用此藥。恐不能當。高笑曰第服此。其病自除。當晚汗猶未止。進一大劑。卽熟睡。次日不發。逾日以補中益氣調理而痊。全在認症明白。故能談笑

自若

○徐方虎病三陰瘧已四年矣。幸所治皆武林名醫。服藥得法。不致潰敗。刻薄而善占地步用大參幾十餘斤。然年久病深。至是

遂不能支。

刻薄而善占地步

形肉盡脫。飲食不進。每覺有氣從左脇上冲。卽

煩亂欲脫。奄奄幾殆。乃重用桂附白芍地黃。加以養榮逐

積之藥。冬至日正發期。是日遂不至。

予從姪藻明業醫患此。治不効。偶端午大

啖黃魚竟愈。又數人

患此。遇朔日亦痊。

△附方用何首烏五錢。陳皮二錢。青皮三錢。酒一椀。河水一椀。煎至一椀溫服。治瘧不論久近卽愈。

張三錫治翁氏婦久瘧。食少汗多。用六君子加黃連枳實月

餘不應。因悟連枳之過。純用補劑。又令粥多於藥而食進。
再加附子三分半。一服而痊。

張三錫云。準繩載一婦人。夏患瘧。用柴胡升麻葛根羌活防
風之甘辛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已。以知母石
膏黃芩之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已。以猪
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使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
和之一劑而止。

△ 有人患久瘧。諸藥不効。或教之以灸脾俞。卽愈。更一人亦久
患瘧。聞之亦灸此穴而愈。蓋瘧多因飲食得之。故灸脾俞。

卽效。

陸祖愚治朱襟湖六旬外肩上忽生癰毒因褪衣敷藥致感

冒成瘧

要知癰毒本由伏暑
又因遇寒遂發瘧耶

脈浮虛乃於補氣血藥中加

疎表之味

數劑後膿潰而精神愈憊遂加參者兩許

六七

日後瘧雖輕而未止有人謂斬鬼丹之妙不可勝言次早

水吞一服少頃寒熱愈熾嘔吐不止昏暈異常喘氣不定

乃用甘草爲君黃連爲臣佐以金銀花藿香開胃解毒暈

吐止乃用大劑人參何首烏數服瘧止再用養血補托收

斂生肌腫毒消而全愈

陳雅仲四月初過仙霞嶺陡遇狂風驟雨雨具徒施遍身俱
濕宿店又無火焙兼長途勞頓水土不服飲食失宜遂患

瘧間醫用藥與浙廻殊。卽柴胡一味，惟以前胡代之。名曰
香柴胡。陳君之療發散爲主，得汗而病轉甚。陸適在閩，診
之面色槁而黑。自汗神昏，懶於言語，疲憊已甚。此風去而
濕存之候其脈左手弦細而滑，氣口緩弱。知其勞頓之後，重加發散。
乃與養血健脾寬中和解之劑，去病猶反掌云。

嚴力菴著有柳洲遺稿，予之至友也。以在閩病瘧數月，
歸及兩旬而歿。因錄是案，不覺惘然。天耶人耶？時己丑
長至後一日。雜按沈再平云：今人治瘧，必用柴胡。若非
柴胡，則不足以爲治者，故致展轉淹滯，變
生不測，竟能殞命。則知瘧本非死證，惟概以柴胡治瘧
者，殺之也。夫柴胡爲少陽表藥，若其瘧果發于少陽而
以柴胡治之，無不立愈。若係他經，用之則必令他經之
邪，展轉而入少陽，遷延日久，正氣已虛，邪氣仍盛，而且

編名醫卷一
瀾漫諸經以致斃命所必然矣。奈醫家病家彼此昏迷率以柴胡爲治瘧要藥從無悔悟良可浩歎余謂不慨以柴胡治瘧惟繆葉兩家耳。

薛立齋治大尹曹時用患瘧寒熱用止截之劑反發熱惡寒飲食少思神思甚倦其脈或浮洪或微細此陽氣虛寒用補中益氣內參耆歸木各加三錢甘草一錢五分加炮薑附子各一錢一劑而寒熱止數劑而元氣復又治東洞庭馬志卿與此同但去附子加炮薑一錢。

一婦人勞役傷食患瘧或用消導止截飲食少思體瘦腹脹以補中益氣倍參耆歸木草當歸加茯苓半夏各一錢五分炮薑五分一劑頓安前藥炮薑用一錢不數劑全愈

同西日三度

朱丹溪治浦江洪宅一婦人病瘡間兩日而發飲食絕少經

脈不行已三月矣。診其脈兩手並無時正曠月極寒議作

虛寒治之遂以四物湯加吳茱萸附子神麴爲丸與之朱

自以處方未當次早再求診之見其梳粧無異平時言語

行步並無倦怠朱驚曰前藥誤矣。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爲

痰所礙而不行也。無脈者非血衰少而脈絕實乃積痰生

熱結伏而脈不見爾當作實熱治之遂以三花神祐丸與

之旬日後食稍進脈亦稍出一月後六脈俱出但帶微弦。

瘡尙未愈因謂胃氣既全春深經血自旺便自可愈不必

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瘡愈經自行矣。以

三光祥祐丸加
典生竹皮

丹

溪之才而如此虛心。如此細心真可爲後世法。

一男子患瘧久而腹脹。脈不數而微弦。重取則來不滑利。輕又皆無力。遂與三和湯合于方中。倍加白朮入薑汁服之。數服而小便利一二行。腹稍減。隨又小便短少。作血氣兩虛。於前藥中入人參、牛膝、歸身作大劑服。四十餘帖而愈。一人久瘧先間日後一日一來早晚不定。皆腎不納氣故也。用人參、茯苓、半夏各一錢。丁香五味子各五分。益智、甘草各三分。薑水煎服。

王宇泰治蔣先生牝瘧。家醫因身疼寒甚。欲用桂附。曰。溽暑未衰。明係邪熱。安可溫也。經曰。陽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

陽明虛則寒。慄鼓領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疼。三陽俱虛則陰氣勝。斯骨寒而痛。寒生於內則中外皆寒。此寒乃陰陽交爭非真寒也。遂以柴胡、羌活、防風、升麻、葛根以升接三陽。以桃仁、紅花引入陰分而取邪氣出還於陽分。以猪苓分隔之使邪不復下。一服而愈。

又治劉令君患瘧。而洞泄不止。以交加飲子一劑而愈。

一人患三日瘧。久而不愈。飲食不思。口不知味。熱多寒少。用人參、黃耆、柴胡、半夏、茯苓、當歸各一錢。黃芩七分。甘草青皮各五分。薑棗煎服。

又治一老嫗患瘧。因年高懼其再發。欲截曰。一劑而已亦甚。

易焉用截爲。遂以羌防、柴葛、升麻、升陽氣使離於陰。知母

石膏、黃芩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以猪芩之淡滲分利陰

陽勿使交併。以山甲引之。甘草和之一劑而愈。

此與李士材治楊太

史一案合轍其

方大同小異

治一老婦夜瘧。瘧作時大小便俱下血飲食不進危甚。此邪熱在於血分故夜作發血得熱而妄行故便血。以桂枝桃仁湯去血中之邪一劑而愈。

薛立齋治一婦人因怒舉發無期久而不已。胸腹不利飲食少思吞酸吐痰用六君子加柴胡山梔二十餘劑尋愈。但晡熱少食又用四君子加柴胡升麻爲主佐以逍遙散而

馮楚瞻治張子芳年將六旬無發熱頭疼等症但飲食日少大便甚細而難小便甚赤而澁凡間三日則夜必氣逆上壅欲死通夕不寐形容枯槁神氣漸衰六脈洪數惟右關尺稍緩無力此陰道虧極孤陽無根但三日一甚此兼脾主信而爲病也凡病之難名者悉由本氣但從根本治之自無可藏匿而外見矣此千古不傳之秘乃以熟地一兩六錢麥冬三錢炒白朮六錢牛膝三錢五味附子各一錢參湯冲服數劑後每至期則寒熱如三瘡狀此邪外達也照方再服十餘劑諸症全安凡上衝之症悉由厥陰小便赤澁者肝火熾盛也大便細而難者木來克

土耗其胃中之津液也。三日一發者木數主三也。得大劑滋潤則津液充而木自柔復發寒熱者厥陰之邪轉由少陽而出也。馮氏之論雖精似尙未切病機而方中泊尤五味附子亦均未妥善鄙見如此未知有當否耳。

立齋治洞庭馬志卿母瘧後形體骨立發熱惡寒自汗盜汗胸膈痞滿日飲米飲盞許服參朮藥益脹卧牀半年矣以爲陽氣虛寒用大劑補中益氣加附子一錢二劑諸症漸退飲食漸進又二劑而愈。

一婦人久瘧寒熱服清脾飲之類胸膈飽脹飲食減少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炮薑各一錢而痊。

朱丹溪治義一姪婦瘧疾初安因衝氣又發腰痛白濁已與參术梔榔半夏補方治瘧又教以煅牡蠣一錢木通五分。

炒柏三分治濁。入草薢杜仲枸杞根治暖。爲粗末同服。

治暖

爲粗末同服

○馬元儀治宋初臣年四十患瘧寒則戰慄熱則躁煩服之兩關尺空大按之豁然若在熱發時見此未可便斷爲參附症也所服不過汗下溫和之劑曰此症得之內虛所感其受傷在少陰腎之一經也與風暑痰熱發瘧者有天淵之別法宜大振陽氣以敵虛邪時一醫極力排阻言之不入因思此症一誤不堪再誤乃謂所親曰病勢甚危今晚可密煎人參一兩附子三錢卽與服庶可逆挽如言服之便得大睡寒熱頓止再劑而安一月後復見嘔吐徹夜不眠兩脈空大詢其故有穿窬者至因恐而得夫恐則傷脾火隨上逆況大病後元

氣初復。虛陽易於上越。遂投以真武湯。一劑而安。

母舅沈青城、自金陵歸途中忽染瘧疾。三發困甚。診之兩脈浮弦滑。嘗得之風暑痰滯。表裏俱實。陰陽俱病也。脈證有餘。可任攻達。以柴胡三錢。以祛少陽之邪。黃芩二錢。以清少陽之熱。乾葛二錢。白芷一錢。以越陽明之表。知母二錢。石膏五錢。以清陽明之裏。蘇葉三錢。生薑五錢。以散太陽之寒。白豆蔻厚朴橘紅半夏。枳榔各二錢。以疎太陰之滯。二劑寒熱大減。三日而安。

○黃氏姑患三日瘧。發陰分。用何首烏一兩。牛膝一兩。當歸五錢。鼈甲醋炙一兩。橘紅三錢。水三鍾煎一鍾。空心服立愈。

虛極者加參一兩

廣筆記

陽虛三症。

于中父病三日瘧。初服人參一兩。生薑皮五錢。水煎空心服。不肯服。仲湻堅持此方。加人參至三兩。生薑皮至一兩五錢。二服卽起。

8

繆仲湻年十七時爲瘧所苦。凡湯液丸飲巫祝靡不備嘗。終無捄於病。徧檢方書。迺知瘧之爲病。暑邪所至。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痃瘧。遂從暑治。不旬日瘳。後數以意消息。散邪之外。專養胃氣。痰多者消痰。氣虛者補氣。血虛者補血。又分藏府經絡。各從其類。以施向導。卽經年不愈者。竟霍然起矣。同上

勝庵要法

瘧

○

沈少卿中丞請告時苦瘧仲淳往診之憊甚曰再一發死矣

先生何方立止之仲淳曰何言之易也疏三方作五劑一

日夜飲之盡次早瘧止先二劑清暑用大劑竹葉石膏湯

加桂枝以其渴而多汗也次二劑健脾去滯用橘紅白豆

蔻白朮茯苓穀蘖烏梅扁豆山楂麥芽最後一劑人參一

兩生薑皮一兩水煎露一宿五更溫服盡劑而効同上

顧伯欽患瘧仲淳之門人疏方以白虎湯加人參一兩一庸
工云豈有用參至兩數者乎改用清脾飲二十餘劑而瘧
不止體虛弱仲淳至笑曰此虛甚非參不可吾徒不謬也
投以大劑參耆一劑而瘥人參一兩黃耆蜜炙一兩知母

蜜炙五錢、陳皮二錢、乾葛一錢、甘草八分、石膏五錢

上同

○莊歛之妾患瘧寒少熱甚。汗少頭痛不嗜飲食。余爲診脈洪數而實。用麥冬五錢、知母三錢五分、石膏一兩五錢、竹葉六十片、粳米一撮、橘紅二錢、牛膝一兩、乾葛茯苓扁豆各三錢。三劑不應。忽一日凡寒熱者再昏迷沉困。不省人事。勢甚危急。歛之曰。恐是虛瘧。前方石膏知母竹葉似近寒涼。非其治也。繆亦心疑。爲去石膏等而加入參二錢。已別矣。復追想前脈。的非屬虛。急令人往視。令其將參煎好。勿輕與服。待按脈加斟酌焉。次早往視。其脈洪數如初。急止人參勿服。惟仍用前方而加石膏至二兩。何首烏五錢。令

其日進二劑瘧遂止。

雄按袁子才云丙子九月余患瘧早飲呂醫藥至日昳嘔逆頭眩不止家

慈抱余起坐覺血氣自胸發起命在呼吸適同徵友南豐

趙藜村來訪診脉看方曰誤矣此陽明暑瘧也誤以升麻

羌活提之血乃逆流而上惟白虎湯可治甫投一勺如以

千鈞之石將腸胃壓下血氣全消未半孟卽睡去微汗而

醒趙問思食西瓜否曰想甚卽命盡量食之

食片許如醒翻灌項晚便進粥次日愈矣

莊歛之前患瘧妄越一載忽頭痛如裂心內襍亂不清喉作
痛失音舌破咳嗽有痰胸膈飽脹惡心不思飲食如此者
四日陡發寒熱如瘧狀寒少熱多。熱後頻出汗方解。平時
有心口痛症並作下元無力如脚氣狀歛之疑爲傷寒繆

曰此受暑之症卽前年所患瘧而勢加劇耳法當先去其
標令以石膏二兩麥冬牛膝各五錢知母貝母花粉各三

錢橘紅二錢半。鼈甲四錢。竹葉一百五十片。河水煎服。三四劑心內清。頭疼、喉痛、失音、舌破、飽脹寒熱俱愈。但惡心不思食如故。而心口痛。下元無力不減。爲去石膏知母竹葉鼈甲貝母花粉而加延胡索木瓜竹茹各二錢。五靈脂七分。生蒲黃錢半。苡仁八錢。石斛扁豆白芍各三錢。枳杷葉三片。炙草四分。幾十劑而愈。雄按暑瘧邪在氣分。必以氏獨知此法。不膠守于小柴胡一方。然牛膝、鼈甲之類。初起。豈宜驟用。若邪入營。分則無礙矣。今夏石芷卿室患此。因陰分素虛邪卽入營。余于白虎加犀角元參銀花石斛竹葉大劑而瘳。聞者無不駭異。實則見病治病。有何奇哉。新秋汪子與室寡居。患暑瘧。誤服柴胡蘆薈等藥。皆熱厥。兩尺皆空。勢瀕于危。乃祖朱椿年太史。浼余視之。亦兩投犀角地黃。如減而痊。

高存之甥女嫁後患胎瘧久不止仲淳云病在陰分以人參五錢牛膝一兩兼健脾清暑一劑而止同上

章衡陽子室患瘧後失音寒熱愈甚告急仲淳仲淳云此必瘧時不遇明眼人妄投半夏故也投以大劑麥冬茯苓炙甘草籠用知母貝母數劑而瘳同上

來天培治潘康侯季秋患瘧惡寒發熱頭疼身痛嘔吐無汗腰重腿痠間日而發脈之沈而弦此寒邪閉伏募原不能外解也以柴葛解肌羌芎止頭痛藿香廣半止嘔吐枳桔利肺氣白豆仁溫胃桂枝達募原領邪外出不使復入茯苓淡滲利竅加薑棗和營衛一劑諸已瘳

○

陽痿裏於陽
並無不因寒而

沈明生治丁又鉻食後動怒復受風邪惡寒發熱連日委頓咸謂停食感冒耳。曰寒以時而來。熱得汗而解。脈弦且數。雖素未患瘧。瘧從此開已而果然。與清脾飲加減。寒熱漸輕。但莖卵日縮。有類陽痿甚憂。曰無慮也。此非傷寒厥陰危症。亦非陽衰者比。乃陽明熱極不潤宗筋。所謂諸痿生於肺熱。若謂爲虛而補之悞矣。乃用荅梔等劑。久而莖卵如故。瘧亦止。惟便秘日久。然不脹不疼。此瘧時多汗。汗多則津液燥。而腸胃涸。俟飲食漸進。參术滋補。氣血充而便自行。勿亟也。或診之。謂邪氣方實。安得用補。及今下之。尙可爲也。與承氣湯服半日許。便不行而莖縮。再延診仍與。

調補數日進參二兩餘去宿垢甚多而全愈。鼐於是症得三益焉。於其初也。可驗瘧於受邪之始。於其中也。知瘧不盡由陽事之虛。王節齋言之詳矣。其末也。知便秘有服參术乃通不可遽然攻下。若下之不當。雖硝黃亦不能蕩滌。徒令真元耗損。在經固有明訓。而世但知堅者削之。未詳塞因塞用之法耳。

錢國賓治大同右營把總張道惠瘧七年奄奄一息。診之六脈弦長。尚有胃氣。乃足太陰脾經。痰血結於腹右。名爲瘧母也。且久病血凝經絡。不攻瘀血。病不愈也。內經曰。瘧之間日作者。邪氣深入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

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先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人參蒼白朮服十餘帖。經絡方活。瘧轉陽分。又以八珍湯加黃耆一錢。何首烏一兩。服十帖。補養正氣。瘧輕漸早。又以常山三錢酒炒七次。陳皮甘草各一錢五分。葱三段薑五片煎露空心熱服。瘧止。又以雞蛋上透一孔。用簪攪勻清黃。入番木鱉一個。真虧四厘。紙封頭飯上蒸熟。去殼去木鱉不用。熱酒喫雞蛋。日日空心一個。月餘瘧母消盡。凡遇久瘧。不知此法不起也。

魏玉橫曰。施渙之子之至交也。夏秋間自都至吳門就婚。橫塘初冬以彌月親戚會飲。飲散而病寒熱頭痛。自服芎蘇。

飲一劑不愈。卽進理中湯轉甚。蓋以新婚故。自疑爲陰症也。自是所延醫。咸以溫補。日益困亟。使詣杭招予。比至已十餘日矣。入門見煮藥未退。診之脈沈弦而數。且六七至。舌強胎黑而燥。自言服溫補後。寒熱已退。唯大便不行。小便頻數。夜間尤甚。幾五六十次。隔間時有冷氣上冲。日唯進粥甌許。奄奄危殆。未審何症。曰此伏氣爲瘧也。小便頻數者。內熱下迫也。其出必點滴。其色必赤濁。驗之果然。至冷氣上冲。乃熱鬱中宮。猶火燄之上。必有冷氣也。其大便不行。則內熱而燥結。不待言矣。夫邪伏既深。其發乃止。何得遽用溫補。幸壯年臟陰未竭。急投涼解。得寒熱再作。

乃可無虞。叩所煎藥。則人參白朮薑附桂萸棗仁五味等。
云。昨日服一劑。病勢不減。今用參三錢。桂附俱用錢半。乃
考前方皆二陳四君子桂薑萸之屬。曰。今日再進參朮桂
附。則不可爲矣。以小柴胡小陷胸合白虎作一劑與之。其
友惶惶惑無措。堅不肯從。蓋洞庭醫者主於其家。就中爲
難耳。曰。既不相信。請卽原舟告辭。雖誼屬至友。來爲治病。
非送殮也。渙之間。乃懇留治。乃令以藥具相付。親與調煎。
服後小便遂不頻數。次日粥加進。再與前方。則寒熱大作。
而舌黑漸退。神氣漸爽。又去白虎二劑。寒熱減。小便長。又
二日太便去黑燥甚多。改用甘露飲。加減數劑而安。雄按
今秋

湯振聲患瘧于嘉興。醫知爲暑，卽與清解，轉爲泄瀉，遂改溫燥，瀉益甚，而熱不退，因束手。令其返杭，所親張月卿，遲余視之，苦黑面紅，胸間拒按，便如膠膝。小溲全無，譖語耳聾，不眠善笑。脈則芤數，予黃連黃芩黃檗梔子銀花石斛，知母，龜仁，元參，綠豆，調服神犀丹，四劑而胸不拒按，畧進淖糜，黑矢漸稀，稍有小溲，乃去神犀，加地黃石膏，服三日，熱退，神清，脈形漸靜，始授甘涼養液，十餘帖而愈。又朱生甫，令郎，仲和，數年前患瘧，纏綿半載，大爲所苦。今夏患此形證，與前相若，亟延余診，且曰必受經年累月之困矣。余謂暑濕爲患，不服柴桂薑劑，旬日可瘳。彼不甚信，及投劑果八服而痊，始悟從前竟爲小柴胡湯所誤也。

8
許民懷年近三十，患胎瘧，適禾中名醫寓杭，延視見其舌胎

如爛鐵之剝蝕，有胎處淡黃，無胎處則深紫如猪腰，三四發卽困憊不堪，杖而後起，飲食驟減，日啜薄粥兩甌，遂不敢與藥，診之脈虛數而弦，左寸鼓而上溢，右尺微弱，曰此

手足兩少陰素虛且受暑邪入包絡。經云暑傷心。舌乃心之竅。故見症如是。初與黃連香薷飲一劑。卽思食。繼與導赤散合益元舌紫退。再與人參小柴胡寒熱愈。愈後乃告曰。其戚友同於是日發瘧者共三人。又皆胎瘧。其二人死矣。一葉姓。一周姓也。雄按此門治法于暑溼時瘧缺然未備。惟繆氏解用白虎以治暑證。而又初病卽雜以牛膝首烏等陰分之藥。皆未可爲軌則也。胎瘧之稱尤爲俗說。以魏君之賢而亦惑之陋矣。

裴兆期治一人瘧久不已。發時必燥渴恣飲。更嘔噦膨脹。面色黃痺。此濕盛爲瘧之候也。醫不審。日以補中湯加知母。麥冬。烏梅花粉等類治之益劇。裴以蒼朮三兩。半夏茯苓。澤瀉厚朴。陳皮砂仁。黃連各五錢作丸。每服二錢。日再進。

旬餘而安。夫服潤劑而渴增。服燥藥而渴反止何也。流溼以潤燥也。凡久瘧之人。必多黃涎。惡水聚於中宮。中宮溼甚。則生熱。熱甚。則生燥。所以作渴而多飲。流其溼。則熱不生。熱不生。而燥自潤矣。古人不我欺也。

○黃錦芳治羅姓婦人瘧疾。每於夜靜卽發。熱多寒少。飲食如故。口渴不嘔。熱退無汗。發則喃喃錯語。脈則枯濇已極。知是邪入血分。若不從陰提出。必致陰分耗竭。致成不救。用當歸二錢。川芎五分。熟地二錢。知母一錢。酒炒紅花五分。升麻三分。於未發時煎服。四五劑而愈。

○陸六息體偉神健。從來無病。因憂勞而病瘧。飲食減少。肌肉

削瘦形體困倦。時時噯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三月。
大爲所苦。此饑飽勞佚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飲食
減而大便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削瘦者。胃
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時時
噯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一日重
者。亦陽明胃經之候。經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聲則
惕然而驚。又曰陽明之病。喜見火。喜見日月光。此正更實
更虛之妙義。而與日輕日重之理。相逆者也。蓋得病之始
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惡其助邪也。及病久則
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甲丙戌

庚王天時之陽。乙丁己辛癸天時之陰。瘧久食減。胃中正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今吃緊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爲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能升清降濁者。全賴中脘爲之運化。病者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而傳入腸中。則難不當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以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干清道耳。故中脘之氣旺。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脈。水穀之濁氣下達大腸。從便溺而消。胸中何窒塞之有哉。所用六味丸。凝滯不行之藥。大爲胃。

病所不宜。今訥理中湯一方。升濁降濁爲合治耳。